

中國文藝

第四卷 · 第四期

散文	黎……李 烽
新雨……	冷 儀
小說	王經理……程 心 汾
絲陰下的日子(下部)……	麥 靜
詩 歌	季節之思……銘 莎
春風千行詩……	岳 崑
批評	王充的文學批評……
唐·吉訶德……	
附 載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第四期	

華北文化書局總局廣告!!!

本局爲應時代之要求，供社會之需要，發行武德報社出刊之各項雜誌，內容豐富，措詞簡明，無論何人讀之，無不感覺興趣百倍，愉快非常，久爲一般好讀者歡迎訂閱，刊物內容取材新穎豐美，舉凡各方政情，世界大勢，以及文獻，典故，名人軼事，各地風土人物，東方道德，暨文事武備，技藝美術，並最近歐洲戰況等，無不應有盡有，包羅萬象，誠爲現代文化進化中不可少讀之刊物也。凡不堪爲時代之落伍者，應各手執一冊，非但可以增廣見聞，抑且可以輔助學識之增進，本局爲普遍週知起見，特印發此項廣告俾讀者易於訂閱，茲將書目，價值，暨總局，分局地點分別列後。

計開

- 一、國民雜誌 每册五角 時事畫報 每册五角
- 一、婦女雜誌 每册三角 兒童畫報 每册二角
- 一、北京漫畫 每册二角

華北文化書局各分局地址一覽表

局處	住在地	局處	住在地
天津分局	天津河北三馬路居易里三號	張家口分局	張家口明德南大街二三一號
冀東分局	唐山市福星中街十七號	徐州分局	徐州市公園前卷二號
保定分局	保定國公街十三號	燕京分局	通州城內西大街五七號
石門分局	石門市至善街一五〇號	邯鄲分局	邯鄲車站新民大馬路中間路南
濟南分局	濟南城內石家門街十七號	順德分局	順德城內中山西街十一號
青島分局	青島濟寧支路二號	滄州分局	滄縣文昌街筱蓬來飯店
烟台分局	烟台市南鴻街九一號	秦皇島分局	秦皇島西前街西頭
臨汾分局	臨汾城內東大街六九號	厚和分局	厚和民市南街五號
太原分局	太原市成方街康寧巷三號	豐鎮分銷處	豐鎮城內曹碾灣路十八號

中 國 文 藝

第 四 卷 · 第 四 期

• 中 華 民 國 卅 六 年 六 月 五 日 出 版 •



本期內容

中國文藝第二十二期

民國三十年六月五日出版

散文

絮

逝去的笛聲

籠鳥

重圓

新雨

寂寞之歌

懷念

小說

王經理

王小五傳

春子

終陰下的日子(下部)

復活節(續)

烟(續)

李 烽 (二)

吳 甫 (五)

芒 艾 (六)

雪 茵 (一〇)

冷 鏡 (一二)

茄 衣 (一二)

王 岑 (一四)

程 心 汾 (二六)

亦 我 (二四)

矢 眞 (三三)

麥 靜 (三五)

古舟子譯 (四七)

蕭 菱 (五〇)





論 文

文學與想像

批評之嘗試

詩 歌

寬

季節之思

靈魂的獻禮

自己的寫照

物及其他

思 念

歸期呢

春風千行詩

批評與介紹

王充的文學批評

唐·吉訶德

讀母女後

拉·方丹

附載：（華北文藝協會會刊第四期）

（一）筆的座談：曹原·蘇茜·青白劉銘春·艸分

（二）世界文學往來：詩容

後 亭 (五四)

塔揚譯 (五七)

露 莎 (六五)

露 莎 (六五)

令狐氏 (六六)

藍 沙 (六七)

錫純譯 (六八)

蘇 丹 (六九)

播 生 (六九)

岳 崙 (七〇)

哲 西 (七七)

蕭憲廣譯 (七九)

威 立 (八五)

聞 青 (八六)



散

文

黎

——紀念我一個亡友

季 烽

生活倉惶匆促，連一個清晰的脚印也沒留下，春又暮了——陌上，堤邊，綠葉漸成蔭，滿地堆輕絮。

四年前的此時，班上來了一個新同學，就是沅淑，她的性格活潑明朗，所以很快的與大家熟識了。不過，在她待人誠懇中又潛伏著一種高傲，這點高傲使人很難與她接近，或者是我的呆態正吻合了她那光明磊落的心地吧？我們在半年裏竟成極相投契的好友。

淑沅高高的微胖的身子，明亮的大眼，很有一般人所謂的富貴像，若不是深密的友誼締結了我倆，我絕猜不到隱藏在高傲的沅淑身後的，是那麼一個憂戚的家庭；——母親早死了，有殘疾的父親，稚齡的弟弟妹妹，一個沒受過一點教育的姨娘。這些人的生活都靠了父親來強為支撐，沅淑每天下課也去給一個朋友的孩子補課，借以分去父親一點焦急；那時大家正準備升入高中三年的功課，都是把全副精神，時間放在書本上尚不敷用，更何況她每天還要東奔西跑？她自己為前程打算，又一向是好勝心重，不甘落後的，於是便開始推殘她自己，夜夜喝極濃的咖啡，讀英文，作數學，寫物理參考書的筆記！學業末的成績報告表上，姑淑占了第一位。

有時我住在她家，勤儉一歇。

：「你看我的臉紅紅的，比你還健康，熬夜，算什麼？」她總是這樣強悍的回答我。

一年友誼的深厚超過了一年的時間，我敬重她誠懇的態度，犧牲為人，刻苦努力的精神，尤其是她強烈保持着的自尊心，更使我欣羨。我覺得人們在她面前，不敢隱藏他們的罪惡，她的天真赤誠能感化他們，諷誡他們，使他們覺得在她面前若有一分欺詐都是永無難恕的慚愧。我們常偷閒到圖書館去，東岸，碧蔭裡，憑着白玉般的石欄，望着海波，小船，水鴨，山上的樹叢，盤旋的灰鷹，遠翔的鷺鷥；本預備去讀書的，坐在海邊岩上就讀不下去了。

：「沅淑！你這些日子爲什麼總在發呆？」

：「沒有，……」她勉强的笑。

：「是，想什麼？」

：「常想起恒來。……」

恒是她一個童年的朋友，他們因有一點遠親的連繫，常在一起玩，通信；沅淑告訴我她入中學後，便因爲學校約束極嚴，對於異性又沒了羞澀感，便與恒斷了消息。

：「他現在在那兒？」

：「不知道，聽姑父說在××大學，快畢業了吧？」

：「你怎麼不去找他？」

：「那那好意思？去找也無聊，並且在回憶與夢想中的事比實現出來美多了。」

：「別那麼詩意吧！你想的是美的，可是，你心後後可得的痛苦却太深了啊！」

：「不要緊，想想就過去了！」

這以後，沉淑在教室裡發呆的時候也有過，花謝，花開，春風，秋雨，都使她生起無限愁恨，我也無從勸起。

砲火在古城西邊響了！我在那個暑假到青島去看舅舅，住了兩個月才回來，一進家門，正見沉淑睡在我床上，削瘦得尖了的臉，眼睛深陷下去，眼邊一團青色，流露出她內心悲苦，疲乏，我幾乎不能相信這就是健康活潑的沉淑，她這脆弱的身軀上，一點堅強的餘痕也找不到了。

：「葉小姐甚麼時候來的？」我問王媽。

：「來了會兒了，我說你今天就回來，她就說等您。一杯茶泡上也沒喝就睡着了。」

「我想，叫她可是看她那脆弱的身子像是再耐不住疲乏重壓的分量了，我又不忍叫她，獨自管理衣簾，時刻回頭望望床上的沉淑，心裏一陣陣淒酸。」

：「未央，你回來了？……」沉淑驚喜的坐起，睜大了眼睛，抱住我的肩，哭起來。那雙深陷的眼，兩頰，更加倍使我淒酸，也落下淚來。

：「沉淑！你怎麼變成這個樣子？」

：「我來跟你辭行，你晚回來半個月就看不見我了！」她抽噎着，這後半句話，及今思之，不寒而慄。

：「爹爹那兒，裁員減薪，爹年老了，又有殘疾，已閒下來兩個月了。」

：「那怎麼辦呢？」

：「借吧，那有那麼地方好借？爹說回南去，託叔叔給我找事，升學的夢反正碎了。」聲音黯淡下來，淚又在眼眶裡轉着了。

：「沉淑！想開些吧，爲伯母撫養弟妹妹，也只好犧牲自己一點，好在你年紀又不大，一二年後升學不晚。」沉默半天，我只好拿這幾句飄浮的話勸她。

：「噫，也就只好這麼說吧！」沉淑無可奈何的調子，鉛般重，垂落在黃昏的陰暗的光影中。

：「多年沒回家鄉，去看看洞庭湖的帆影……」

：「我那有那閒情逸緻，家鄉不還是貧窮的家鄉？這一去，背上的現子，誰知今生還能不能卸下來自己念點書？」

我沒話可安慰她，她心上重重疊疊的刺激，想念書又想叫殘疾的父親得到精神的安寧，想作事，又怕正日日向上，幼年的蓬弟的心受環境的阻折。她的煩怨太多了，我即使能揭去一層，下面還重重的，有着許多。

：「聽說恒也隨他們學校搬到衡陽去了，我倒希望回家能與他再聚。」待了很久，沉淑凝望着窗外，喃喃出這句話，聲音裡充滿了歡欣，憧憬，對自己的鼓舞，有着極濃厚的覺悟，啊！沉淑心中仍無一日志恆明！

：「回去吧！太晚了，姨娘又抑你的慙性！」我催促她。

天陰得極沉，黑夜裏，四面如包了多量雨水的濃雲似乎就要墜下來，我拿了一把傘……

沅淑走出屋門，望着天空，怔怔立了一會兒，長嘆了一聲，這聲嘆息的餘音如一條帶子，繫了多少悲涼，綁上我心頭。我知道她看見陰霾的天空有一點恐怖，悲愁，連想起未來她要背負這破碎的家，連想起她的陰森的，沒有光明的艱辛的日子……

我一手執傘，一手攙扶了她的右臂，雨，狂暴的下起來，剎那，街巷泥濘不堪，水濺到衣角上，腿上：路燈熄了，我們不能辯視道路，一脚深一脚淺的踏過去，鞋襪都濕透了，一個閃，照亮了眼前一片，沅淑突然用手抓住我。

：「未央！你回去吧！」

：「不，我送你到家，街上沒有車，你害怕。」

：「我仰希望你送我，我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呢，可是，也不知怎麼說好。」

：「別想得太多，努力往好處作吧！身體更要緊，你看你把自己糟踏成什麼樣子了？……。」

雨大起來，急劇的聲音打斷了我們的話語，這樣我送她到家門口。

：「未央！別回去了，雨這麼大，住我這兒吧！」

：「不，住在你那兒，姨娘又不高興！」

：「我還有好多話要對你說呢，你非要回去，怕將來沒日子說了，……。」她緊握住我的手，手在抖。

一聲大雷，像要劈開門口幾顆老槐，我驚悸的推開她，一個人默默走回來，仍然是深一脚淺一脚，不過，我覺得她的哀愁却壓到我心

上來，我的心愈來愈重了；「我還有好多話要對你說呢，怕將來沒日子說了。」這嗚咽般的語音隔著雨聲傳給我的遂成謔語。沅淑！早知那夜就是我們永別，雨再大些，即使淋雨在你門前佇立一夜，亦所甘願啊！

一年間，音訊往還：知道她執教鞭於衡陽一個小學，來信也是字字抑鬱，沒有舒展的筆道，「……我剛到此，恒已又隨校南下了，未央！我命運真够乖蹇了！……」「……心真空洞，寂寞得很，日子過得如飲一杯白水，……。」「……最近父親更急燥，發脾氣，姨娘夾在一塊吵，我每天和孩子們操够了心，回家去一點安閒也得不到，……。」盡是向我訴怨的句子，空叫我掛心，只能給她一點紙面上的安慰。

「……快過五月節了，這兒熱得要死，家家忙着包粽子，我只是愁無法捱債，我遭遇的苦病，實在不是二十三歲的女孩子所該受的，近來頭暈，胃疼，背，半夜醒了，酸得連身也翻不過，我想拋下家不管，遠走高飛，低頭看看剛剛十六歲的稚弱的孺弟和妹妹，唉！走也走不了，那就不如死去吧！未央！我實在忍受不下去了……。」去年夏天她來了這樣一封信，我反復看了幾次，我的新淚混淆了紙上的舊淚。

秋天，又是一個陰霾的夜，見沅淑踏着林中疏疎的燈影歸來，立在窗外對我微笑，兩隻眼水濼濼的閃動着潔美的光輝，我驚喜非常，走過去，伸出我的手，走近了才見她滿臉狼藉着淚痕，那麼蒼白，那麼淒慘，微張着口，像要對我吐露一腔傾訴不盡的悲哀，乞憐般的注視着我，我忽然有點怕，縮回手來，她一轉身，繞過花叢，漸走漸遠，輕飄飄的步子，輕飄飄的白衣角，穿過小徑，圓月的月亮門裡漆

黑黑的香沒了已經變成那麼窈窕的她的影子，我急急喊着：「沅淑！別走！」就哭醒了。窗外秋風秋雨，敲成最悲涼的秋韻，雨打在青竹上，蕙葉千變，向非訴恨不盡，我把臉一轉側，才知世上已被我哭濕了一大片，冰冰冷冷，再回昧夢中沅淑那幽靈般的踪影，心中愈加不安，愈難成寐，天剛破曉時，一陣緊急的門鈴，我驚坐起來，拉開了窗簾，那時就覺得晨風吹進的兩星，也要帶給我不幸的消息；玉媽進來了，「寒弟的電報！」我的心無聲的喊出來，僅僅這一張粗糙的紙就是沅淑給我友誼的末頁，一本終難支大廈，沅淑死去了！

我的手顫抖着拿了這張電報，茫然步上樓欄，遙望迷濛細雨的大空，流下兩行清淚，隨教堂的鐘聲，合掌為她祈禱。「沅淑！你去了，你去了，剩下我一人，還要在無情的歲月之流中作苦渡舟子，安心吧！年邁的老伯，稚齡的弟妹，我却甘願胼手胝足，助他們渡艱苦航程的。」

蓬弟今春來信已把她下葬湖邊，因她生前極愛那點綠水。想起她泉湧般的淚，伏在我肩上嗚咽不斷的情景，就還勸她勿徒作愛傷，沅淑！孰知你那向人間賄出的血淚，尤未能滿足上天的妬心，終竟「壯志未酬身先死」？如今靜眠湖畔，聽蕭瑟瑟瑟伴你寂寞，子規啼月之夕，你的心回到家園，又要為家牽掛吧！可知北國故友，今後在風雪嚴冬，漫漫長夜，更有誰與她圍爐話終宵呢？

團團的，捲捲的，夢一樣隨風飄飛的柳絮，繫繞着我心底的愁思，繫繞着我的戀念，恨不能送到你墓前。淑姊！你的命如蝴蝶般薄，如絮般輕，輕輕到世間來，又無言飄然去了，等着我！何日到江南，泊孤舟煙霞深處，斟一杯共契的友愛，與你同飲吧！

逝 去 的 笛 聲

吳 甫

蕭索似的繁亂的心弦，怎能彈出幽美和諧的調子？然而近來我竟憶起了，那已經被時光埋葬了的笛聲。

黃昏暮暮中，笛聲響了，一束淒清的孤伶的聲音，緩緩的繞過了小巷，從我的住屋前走過去。是誰的管吹出來的呢？每次每次我在那個時候，靜坐著期待著這笛聲，每次每次在我的腦中響大了許多的間諜。但是我畢竟由那淒清的笛聲中，獲得了些安慰，流浪者的心胸本似一片沙漠呵！而每在這寂靜的黃昏，竟有滴滴潮水滋潤著。

但是這笛聲會引起我多少的愁思呀！那如怨如泣的聲音中，像是向誰訴著滿腹中說不盡的話語，而將點點的淚痕融在裡面，流浪在外的遊子聽了，怎能不悽愴呢！笛聲近了，懷著一顆熱心在靜聽，笛聲遠了，惆悵的霧瀾漫在眼前，清瘦的臉頰上嵌了幾滴晶瑩的淚珠。我自知我並不是一個知音的人，但是笛聲却深深的吹入了心湖上的波紋，深深的索回在自己的聽覺裡。

——祝福你，吹笛的人！

是的，就是那一天的傍晚，我輕輕的掀開了小樓上的窗簾，看見了一個穿黑色長衫的盲目者，拖著遲緩地脚步，隨著！淒涼的笛聲走過了我的屋角，昏黃的路燈，映着他的瘦長的影子，在地上，跟著他歸去。

——一個淪落天涯的樂者。

從他的口中，定能訴說出他的悲涼的身世來吧？可是我不曾問過他一次。

可是以後，我竟再聽不見這由一個不幸的孤獨的盲目者的唇邊所吹出的笛音，而我也不能得到一滴清水，滴在我的枯燥的心原上。

每到黃昏，我只有怔怔的望著樓窗默著。

——同是不幸的人，然而我們竟像闊海中的兩個巨浪，相遇見，又匆匆的流過去了。

再不讓往事從記憶中墳墓中掘起，只讓它深埋葬下去，永恆的；

籠鳥

芒 斐

一隻羽毛美麗，歌喉婉轉的雀兒，如果，牠是不幸地被暴力迫入了彫飾精緻的金絲籠中，而意志，却朝夕消墜在自由的爭取中，時時在窺伺着脫逃的機會；那麼，祇要主人一時的疏忽，牠便可以擠出了樊籠，飛回林野，讓清風瓊露潤養牠的歌喉，讓朝霞夕輝濡染牠的羽毛。在領受着自由的恩惠里，牠將生長得更愉快，更美好。

如果，牠祇向往於那些奢靡的生活，自矜於身畔捨棄了自由兌取的美華，甘願屈降了自己靈魂的尊嚴，以「玩物」的姿態，取媚於牠的營養者；那麼，一旦牠底羽毛蒼老，粗糙並且褪色了；一旦牠的歌喉澀板而且沙啞了；一旦，牠失去了身體上的每一個美點；或者，一旦營養者玩得厭倦了；薄倖的主有牠的人，會立即絕情地棄擲了牠，不再顧念。囚禁慣了的孱弱的羽翼，長期營養後，覓食能力的退減，以及習以為常的「依靠」的意念，……這樣一個不健全的個體，渺茫的前路，不堪預想了；何況處處都有侵害的網在張撒着！——籠鳥的生活，畢竟使牠得着了些什麼呢？

那時，我們都還年青呢。

從童年起，便做了鄰居；我們，差不多是呼吸着同一片空氣，踐踏着同一片土地，在同一種遊嬉和同一種喜怒中，長大起來的；她比我兩歲，我們無邪地稱喚着「姐姐」，「弟弟」。——她底名字叫「瑾」。

時光像春日的一陣風，一陣雨；它拂洒在我們身上，漸漸地，我

們不再是幼小的嫩芽兒了。——「青春」，它在瑾姐身上開起花兒來了呢；那末嬌艷地。而我，當我立在鏡前看看自己身上穿着的又瘦又短了的衣服，會不禁偷偷地微笑起來；我已經長得高她半個頭了，這，是當我們併肩立着的時候，偷偷地比較出來的。

我驕傲着我已長成一個像樣的男孩子了；並且我自誇我懂得了許多從前不曾聽過，或想過的事。有時我從抽屜里摸出了瑾姐的照片，儘在默默地，凝神地端詳；我是在戀愛呢！這，美麗的青春呵！

然而，瑾姐却在這美麗的青春里變了。

「你看」，她說。當我們緩步在霓虹燈等裝飾着的百貨店的街窗外時：「要是你有錢，我必得買那末一隻串着珠兒的手提袋」。她底纖纖可愛的一手指向窗內。

我將視線投進窗里。錢袋上紅的白的珠兒，在彩虹下，炯炯地閃着誘惑的光。

「要這個幹什麼呢！」我說：「把大褂上縫個口袋，多少錢袋不了呢？」

「你小孩子家知道什麼！女人——體面女人，無論在什麼情形下，總是拿着她的手提袋的；你看那個人的手里——」

我順着她的手望去，一個漂亮闊綽的女人映入我眼底，她手里捧着一隻大紅的錢袋。

「但凡你留心看看」，她瞥了我一眼，得意地說：「體面的女人那有的」。

「但，我們窮，我們何必學那些人？」

「呀——」
她祇從鼻腔里哼了一聲，便不再說話。她將身體遠離了我一步，或快或慢地，總不和我走在一起，她口里悠然地唱着流行着的電影歌曲，眼睛在忙亂地接受從每一個簾幕上散露出來的炫耀和引誘。

幾次地，我走近她，和她說話，她却祇淡淡地還給我一個冷漠的冷笑，顯然，她是不高興了。

不高興了，就爲我說的那句：「我們窮，我們何必學那些人了！」嗎？——是我第一次驚覺瑾姐在變了；以前她從不這麼愛生氣的，更不會爲這麼一句話而惱恨，我們窮，窮有什麼可恥呢？用一些無謂的奢麗，來裝飾它，有什麼意義呢？然而她竟是那末易怒地在使我難堪着了。

我賭氣也沈默不語，我故意地把脚步放緩，走在她的背後。但，她那披在肩上的軟潤舒適的黑髮，她底裏在簡樸的大褂里輕俏的身段，她偶一轉身投射過來的一個美的面部的側面輪廓，以及她微唱的聲音，她動人的步履，都向我投送過來一種引擎的力量，使我忍不住這僵持的空氣，終於我委屈着自己，我說：

「瑾姐，還怎麼？咱們回去罷。」

她稍微地偷偷地笑了，我們正走在一家理髮店的門口，她猛然地停住了，細細地觀察鏡框內嵌鑲着的幾個電燙的髮樣。

「這個樣子真好——頂時興了！」她用手扯住了我，指給我一堆堆面着失去了天然美麗的髮束。

「……」我沒有回答。

「纔一回才兩三塊錢，能保八個月哪，如今不光女人，講究的男人也都把頭髮弄得彎彎曲曲的。」

我覺得她是有意地在我挑戰，我覺得感受了一種自尊心被蹂躪了的恥辱，於是我盛氣地自語着：——

「兩三塊錢——省下這兩三塊錢來，就可以少拖兩三塊錢的賬

呢！」

「誰也不能那麼小算計，哼——」
她底聲音趨向尖銳了，如果我再說下去我想像得出，也許我們會在路上爭吵起來，於是我沈默着。

兩人無言地走回家去，平日分別時照例是要說一聲「再見」的，然而這一晚上的分別，她却用了：「人家小立的男朋友今天送給她兩件衣料，兩雙絲襪，還有一盒小手絹。」的話代替了那聲熱情的「再見」。

我怔忡地走進燈光淡弱的屋裡，想起了小立那張幼小但遠遜於瑾姐的臉龐，想起了她那怪招人恨憎的有硬鬚鬚的男朋友，也想起了瑾姐說這句話的用意。

我從抽屜中摸出那張被我偷偷地注視過一千次的瑾姐的照片，我怨憤地望著她微笑的臉，我對她說：「你去交有鬚鬚的男朋友去罷！」於是我氣惱地把它又塞進抽屜。

情感，十多年用了兩人無邪的真摯纏纏出來的情感，彷彿，就從這一次開始，在分化着了。

是的，我們還照舊的見面，也照舊有在一起的時間，然而昔時的那些快樂却不知失落到哪里了；甚至，我們常常爲一件小事，一個小問題，爭辯得兩人都氣惱着，各自分開；不過，在我底心上，瑾姐的影子却釘得那末深，那末牢；縱然有些時候，會怒視着照片上的她，憤懣地說：——

「離開我好了——不要再理我。我窮，我不配和你談愛情，可是，我也不歡喜你這樣虛榮的女人！」

但，一個誠實的心靈要求，却坦白地昭示着：我需要瑾姐。

因爲，如果我有一整天沒有看見瑾姐那美麗的外形，沒有聽見她在灶下拉風箱的聲音，心裡便怔忡地，空虛地，像丟失了什麼一樣。然而，到底我未能彌補起那橫在我們感情之間日漸深裂的鴻溝，

到底未能拆去那隔閡在我們思想之間日漸堅厚的壁障：瑾姐漸漸地遠我，漸漸地不理會我，漸漸地，彷彿不認識我了。

這期間，她做燙了髮，穿起了漂亮的衣服，鞋襪，再用一些人們所爲美麗的化粧品，遮染了她天然的美色，她受了，明顯地變了。看了她的外表，不會使人想到她的敗落的家，和她一家人難以維持的艱苦生活；然而，我們是鄰居，我詳察她，我熟知她的一切，她，她居然能够爲了一點浮面的光麗，給家庭加重債負，我底心在酸痛，甚而我唾罵她的靈性是墮落了。

她底異常的行動，引起了同院們紛紛的談論，一些什麼經理，什麼心緒的性氏，常以她底名字連在一處被人們品評着，我留心她的變化，她是每天傍晚打扮得美艷動人地離開了家，直到夜深才從外面回來，並且日漸地，她有了新的首飾，新的衣料，新的外套，更有了新的得意的姿容，她，的確是都會中一個體面的女人了。

有人說，曾在酒樓上看見過她，她的身邊有兩三個闊綽的有鬚鬚的男人；有人說：曾在劇院中看見過她，她的身邊有兩三個闊綽的有鬚鬚的男人；也有人說：曾在綢緞店，在夜的街道上，看見過她，她的身邊也有兩三個有鬚鬚的闊綽男人，更有人說：每天夜深都看見有一個禿頭頂，有鬚鬚，然而異常闊綽的男人，坐汽車，送她到離家不遠的路口，然後她已下來步行到家中……

後來，在一天的黃昏，她被一輛汽車接去，許久許久沒有回來。她底母親喜悅地告訴我們說：

「瑾，她結婚了。——X銀行的經理娶了她去。」

我的情感僵凝着，沒有一些兒激動，不喜，也不悲。我靜靜地觀察她家中的每一個，她的父母依然窮困着，祇是那個流氓哥哥的服飾

却漂亮起來了。一個鄰人說：

「哼，她家里一千塊錢，賣了姑娘；姑娘出去享福去了，她的爹媽，人家可不叫上門兒！」

「瑾姐像隻鳥兒，她被裝入籠裡去了。」——我在自己的日記上寫了這樣的話。

瑾姐到底如願了，她擁有一切女人們所愛慕着的那些榮華，但是，她却付了勝過十倍的代價——她底自由，她底青春，她底靈魂，她可貴的一切……

偶或地，她也回來看望她的家，每次都是乘了汽車；然而，她沒有自己的意志，當汽車夫在外面按響了汽車的喇叭時，她必須趕快離開家，乘車子回去。

不久我們搬家了，——爲我結婚。於是，我用我的理智，掩埋了過去那些可悲可喜的事，另外一個女人，一個村野里長大起來的姑娘，併來到家里，作了我的妻子；我擔起了家庭的背負，開始爲生活奔忙了，沒有工夫再想到過去，也沒有心情再想到瑾姐。

當我的第一個孩子會走了時，那正是春天，在一個明媚的早晨，我閑步在路上，手裡領着孩子，一輛汽車在我們面前停下了，汽車裡走出一個婦人，她向我招着手在說：

「X，不認識我嗎？這是——」她用手指着依在我身邊的孩子。「是瑾姐麼？」我凝視了半晌，才從記憶裡清醒：「這個，是我的大兒子，」

她似乎相信，又似乎不相信，用了夢樣的聲音太息着：

「真快呢，孩子都這樣大了！」

「這樣大了！」我附和着說。

這天，她領我去參觀了她的「金絲籠」，那籠靠近海濱的西式小樓，一切都是美好的，感是，有那那麼一種不可見的欄杆約束着她，她什麼事都不能自主。

「你還記得咱們小時候的事嗎？你還記得我穿着做小褂，赤着腳，抹得滿臉灰的事？那時誰也想不到今天！」

顯然地，她是在拿「現在」藐視她的「過去」了，我祇苦笑地望著她。

坐了片刻，我便走了，原因是不願意看見她丈夫那張陰險的臉。走的時候，一個僕役走來對她說：

「五太太，經理說今天不來家吃飯了，叫你別出去，他晚上回來睡覺。」

她笑着送我出來，嘴裡輕輕地在說：

「經理真是，就離不開我，怕我出去……」

以後，我再沒有見過，關心她的人，她隨着夫君到北邊一個古老的灰城去了。

我又漸漸地將她忘記，生活壓傷了我，我的力量祇能用來背負這些重担，而無力去顧及身旁的物了。

做了第五個孩子的父親時，我的唇邊，也滋生着一些奇懶的黑硬的鬍鬚了，孩子的父親已在額際顯示了深刻的皺痕，而大兒子在伸着手跟爸爸考中學了。

再沒有綺麗的思想去織溫柔的夢了，從鏡裡望見自己在走向老年容顏，日月無情，韶華真是不待人呢！

想不到，今天在下班後，有一個藍領的婦人來見我，她散亂着髮，穿着被油膩染污了的衣服，破舊的鞋襪，我茫然地望着她，記不

起在哪裡曾見過。

「我是誰，×，不認識我了麼？」

「是瑾姐？」我在疑惑我的眼睛了，她黃瘦多皺的臉，乾枯的髮，無神的眼睛……：沒有一處是像瑾姐從前所有的那樣，但我却不自覺地又叫了一聲「瑾姐」。

我介紹給我底妻和我的孩子，她環視着這屬於我的一群人，感傷地噓了一口氣，她說：

「這麼一羣人了！」

我注視她，我看見她底眼眶裡流出淚珠來，她哭了。

她哭泣着告訴了我一段傷心的故事：她被帶到古城，被遺棄了，沒有得到贖資的款項；如今，她早孤獨的一人，沒有父母，也沒有兒女，她漂流着，沒有住處，也沒有衣食，末後，她說：

「誰想到這一天呢？」——那時候。你要是還想着咱們小時候的恩情，借幾塊錢給我吧！要是你有烟，給我枝抽抽，那東西，抽上了，就戒不掉。」

看着她那沒有血色的臉，她底發青的唇，我知道她是有着吸食毒品的嗜習了，我跑出去買了一盒紙烟給她。

留她吃了飯，臨行時，我把僅餘的五塊錢給了她，我說：

「對不起你，就祇這些，太少了！一直到今天還是窮，窮……」她接過錢，默默地走了，我不忍逼視那刻畫在她臉上的痛苦表情，她像一隻影子似地走到街上，混入入羣裏了。

「茫茫的來日，她將怎樣生活下去呢？」我翻開了十幾年前的那個日記冊，在上面寫着，「一隻籠鳥被主人遺棄了，一度的榮華富貴，畢竟落了什麼呢？」

重 圓

雪 茵

太陽從東邊升出來的時候，正是農人開始工作的時候，這時，在竹村中，唐爺從坑上爬下來，臉生現出一種喜悅的微笑，當然，這是有好幾個原因，今年的收成非常好，唐嫂又是今天的生日，唐爺走到窗前去見遠遠的走來了一羣人，知道這是村人來道喜，他想起了從前落魄的情景，那時不要說生日了，就是生崽兒的時候，只聽見嚶嚶

的哭聲，連一個賀喜的人也沒有，自從崽兒出世以來，我們連飯都快沒有的吃，崽兒的命也真不好，到了五歲時又鬧旱災，那時更糟了，從早上餓到了夜裡，也找不出吃的來，後來我們看看實在沒有法子，要逃到別的地方，但是，沒有錢，後來我很了心把崽兒，背地裡賣了，後來婆娘——指唐嫂——哭的死去活來，要我賠，我也真是沒法子，後來經我和婆娘拚着命幹活，慢慢的有了房產，田地，居然現在也是紳士了，有多少人來奉承我，如果現在崽兒還在，也有十七八歲，可憐的孩子，唐爺現在想起了他的女兒心裡就是一陣一陣的悲哀，他洗了洗臉就出來看那些鄉人，鄉人來道喜，他堆着笑臉謝了他們，並且請到天棚聯坐，把唐嫂叫了出來，鄉人又搶着拜壽唐嫂滿面的笑容，這時太陽也漸漸的走到正中了，大概是十一點的時候，於是擺桌吃面，鄉人就唐嫂和唐爺談天，面也吃完了，又來了一羣絡繹不絕，把唐嫂和唐爺累得汗珠直流，小孩子們大喊大鬧說有女人玩把

戲，這小唐爺特地請的戲說是中國出名的馬戲，剛到這裏，唐爺給請了來，預備開演，於是大家跑到場裡去看鑼鼓，喇叭，吹吹打打好像嫁新娘似的一回兒，有十幾個小姑娘騎着馬，跑不出來，在馬上翻跟斗，跳舞，看的人提心吊膽都贊歎不已，自是不久有一個極美麗的姑娘走了出來，流氓們都不禁心神飄忽尤其是唐爺更是不得勁了，因為村人覺得唐嫂沒有兒子，大家都要替唐爺說個小，聽說就是這個馬戲團裏最紅的姑娘，年紀又青，又好看，她叫做菊花，唐嫂一見了這個姑娘，就愛得要命，她的意思是要菊花做他的乾女兒，她並不知道唐爺要她做小，嚙嚙嚙這位小姑娘拉着一條繩子，一用力就上到高的地方，一個秋千掛高的地方，她一手抓住秋千，像一隻雪白的海鷗，蕩來，蕩去，一回兒她玩了一個花招兒，兩隻手抓住秋千，用兩隻腳鈎住秋千的細棒上，飄來蕩去但是過了一回兒，她把兩隻腳一倒，挺住身子，眼前一道白光，她已像一隻鳥兒，似的飛了下來。胆小的女人們尖聲的叫起來，就是誰趕趕的農人也叫起來，但是她並沒有跌下來在空中的時候，她便抓住了一根繩子。……戲散了之後唐嫂往家裡走路，村人也都回家了，唐嫂到家的時候，她想起了菊花，但是當她連想到她自己的女兒，崽兒的時候她的淚就流了下來，她想起菊花跟崽兒有點像，但是菊花比崽兒要差點，但是菊花也不難看，比鄉下平常的女孩子可要好看得多了，要是崽兒要在恐怕現在我已經抱外孫子了，唐嫂想起又是一陣的難過，她想仔細看看菊花，於是她告訴唐爺讓菊花明天下午到這裏來，唐爺微笑着答應了，他心裡想到化五百元

把菊花買到手，那時生米煮成熟飯婆娘也沒法子，他想到今天村長要跟菊花做媒只要五六百塊就成，他試探試探唐嫂的意思，於是他對唐嫂說「今天那個從天橋上跳下來的那個姑娘，叫做菊花，你也知道吧，我昨天還見過她呢好看極了，真嚇死我了，我也沒仔細看，你明天把她帶來，讓我看看我想化點錢把她買來坐乾女兒」她並沒有想到唐爺的那一着「好罷你要願意就把她留下好了」唐爺慷慨的說其實他心裡正想着——第二天下午唐爺果然把菊花叫到家裏去但是他自己卻到人家裏去吃喜酒，其實他是吃自己的喜酒，唐嫂親熱的把菊花叫到她屋裡去，把送來的人安置在草房裡，唐嫂親切的拉着菊花的手，坐在炕上看看她的髮辮，感動着說「可憐的孩子聽說你們的班主挺虐待你是不？」這句話惹起了她的傷心，撲簌簌的淚珠兒落了下來，「你有那麼好的武藝一大把一大把的洋錢給他們拿去還不夠嗎？」老太太慫恿那兒知道我們的苦處啊，我們從小賣給人家，便跟騾子馬兒一樣，甚麼罪都得受着，不幹就拿鞭子抽，晚上不准睡，要是睡就得跪着頂香，餓着也不讓吃，怕長得肥，；老太太，天底下什麼人也沒有我們苦嗎？這怨誰呢作爸爸媽媽的不是貪幾個錢，賣了我們，何至于受這一個折磨呢，老太太，您的樣兒真溫和又和善，我若有像您這樣的老太太在一起，心裡也痛快許多，您看我在班子裏活了十幾年，今年也十九歲啦，一年三百六十天，那一宵是平平安安的過去呢，我記在十五歲那年晚上，偷着跑才爬出牆他們知道了，把我追回來，網在柱上，用涼水蘸皮鞭，把兩隻腿打了一頓，還不解恨，用燒紅的火筷子烙我的腳心，啊，那時我真痛的要死，到如今想起來心裡就跳，您不信

就挨一挨，……這樣整受了四年罪，想走走不了，想死死不了，白天要武藝，晚上還要陪酒，幹下賤的事，捱了一大把一大把的洋錢叫班主拿去……」菊花很興奮的把數年的來的痛苦在唐嫂的面前發洩出來，唐嫂被感動得垂了紅眼圈，「可憐的孩子你若是我的女兒我怎捨得叫你受這麼大的罪」由同情的傷感，她又想起了自己的惹兒來了「你不知道我的女兒，若在家也有你那麼大了，可甚麼都沒有你這樣好看」
「您的女兒是幾歲死的呢，——得了什麼病？」唉要是病死的也用不着難受啦提起來話長了，於是唐嫂畧畧的把過去提提「不賣她那有今天，可是，賣了她，現在却永也見不着了，我還認識她的，身量可一定高了，她那屁股蛋上一顆紫跡怕是一輩子不會消滅的……」唐嫂她回憶到從前她的淚像連珠一樣的流了下來，「老太太您說什麼……」
紫跡……紫跡……菊花甩開了唐嫂的手一騰身站了起來——我就是您的女兒……您的女兒是叫惹兒嗎是……嗎……她像中了電擊一般倒在唐嫂的懷中，這給唐嫂心靈內一個彷彿天崩地裂似的變化，她摸着菊花的纖腰，從她胖胖的臍管伸進一隻手，去試探着，撫摩着，嘴裡吃吃地發出嚶語的話「你……你可憐的小寶貝，……你真是惹兒嗎你真的回家了」——我記不清媽媽的模樣兒了只是心裡覺得自己的小名是叫惹兒惹兒——說紫跡我便……哈哈，這一輩子老天爺還能夠見得着媽媽……」菊花興奮的像瘋子一般，摹仿舞劍的姿勢，在地上跳着，叫着，十年的幽恨憤一下子就洩淨了，窗紙上灑下一道如水的月光照着屋裡兩個擁抱着的重圓的雙影子而同時準備做新郎的唐爺，卻還在村公所裡的喜筵上這個滋味一盞，那個陪他一盞，自己醉醺醺地做未來的桃色夢！

新 雨

冷 儀

我獨自徜徉在一條崎嶇的山路中；這裡沒有行人，沒有香草，只有幾叢籠罩着一座座的濃鬱樹林。路旁堅立着突兀的怪石，似是迎候着孤行客。偶爾有幾處險惡的山澗，上面佈滿了荊棘。從山澗流下來的清泉，沿着山凹處，蜿蜒的流向山脚，去灌溉那一片片的碧草原。

天色忽然陰沉起來，斜日隱藏在烏雲後面，大地上顯得那麽淒涼，從遠處送來的輕雷聲，在天邊現出一道一道折疊的閃電紋，于這灰暗的宇宙，以一剎那間的光明。這無疑是雨的前奏曲，飛鳥似有知的回到巢中，而我仍慢步的向山嶺那崖茅亭走去。

天色更陰沉了，點點滴滴的雨珠由空中灑落下來，打在樹上，打在山石上，打在亭前那顆碧綠的芭蕉葉上，應和着潺潺泉水，是誰替我預備的這種美妙的音樂？雨珠漸漸的被串貫起來，斜織成一捲天然的珠簾，垂掛在亭外，隨着輕風飄飄蕩蕩的，像是詩人的醉態。

我跑到亭外，雙手撥開珠簾，迅速的衝過去，身後的珠簾便也迅速的垂下來，而前面的珠簾又隨着手式掀開了。我是來回的徘徊着，這天然的珠簾是一起一合的垂着。透明的雨絲纏住了我的全身，似披上了一件薄紗，老樹梢頭襲來了陣陣的風，不由我打了一個冷戰，寒意傳到了心底，我悵然的退縮到亭中。雨是蕭蕭的淋着，我是癡呆的立着。我希望我將趁着細雨，走向歸途，有純潔的青山翠林陪伴着我。

忽然天邊吹來一陣猛烈的狂風，把身纏繞在亭柱後，偷眼望着烏雲漸漸的淡薄，又露出了慘淡蔚藍色的天空。雨絲止住了，我的希望帶着最後的一滴雨，落在了時間的後面。我失望的凝視着被風雨侵蝕的落葉，若有人在偷看我，一定以為這是新塑的一座石膏像。

風息了，我吐出了一口氣。當我回過頭時，不知是幾時又來了一位避雨的白髮老人，他垂頭閉目的席地而坐，喘喘的似是飽受了奔波，雨景，引不起他的興趣來。
「伯伯，你辛苦了！」我敬意的問；

「只冷然的點了點頭，我理會他並不大喜歡談話，於是我們靜悄悄的坐着，聽着屋簷下的滴水聲。

墨一般的飛雲，因為沒有風的阻力，又漸漸的台擁，大地上又復灰暗起來。

「走吧，孩子，雨又來了！」老人關心的說；

「不，不會，雨剛下過去。」我不在意的答；

寂寞之歌

蕭 衣

古紅色的傍晚的陽光懶懶的斜照着古老荒僻的市鎮，散漫着一羣蒙受風塵的旅人們灰沉的臉色，野風捲起地上的塵沙迷濛。

在寥闊的街心走着的，是一起緊歌的行列一個蓬髮的老樂師撥弄着他的四弦琴，一個育了目的青年，在茫然的跟從着一個衰弱的孩子，最後一個羞怯的，蘇門答臘風的褐色的少女，這是一個嚴肅的，沉默的行列，像朝調那路撒冷的聖徒，他們的眼睛單純而又黯澀的注視前面的路，昏黃的陽光投射下四條影子，談談的拖在街心，默然的悠悠地進行，像四個無聲的幽靈。

從我憩住的旅店前，四個疲乏寂寞的影子漸漸遠去，消逝在街盡頭的轉角，只在浮積塵土的路上，留下那褐色娘姑的一列展印。

在旅舍的門前街的轉灣處，他們停駐了，濃密的旅館主人，馬車夫，脫下他們的帽子，靜靜地坐在長棹前，在等待一隻歌，解一解長途倦旅的疲勞和沉悶。

四弦琴哀怨的奏起了，顫抖着異樣的旋律，青年育者在用竹節打着拍子，從褐色歌女的唇裏迸流了青春之音——一個吉卜賽的序曲，遶開清涼的草原上，青年男女的樂聲的讚歌，五月微香的風吹乾了你額上的淚痕……「但在那暗紫的昏黃邊頹廢的，不是熱情的歌，也非殉情的詩，而是一種漠

「傻孩子，那早舊雨，舊雨已淋濕了你的衣，新雨就來了，你還等待着嗎？當心吧，孩子，再使新雨濕透了你的衣，濕透了你的心，你是擊受不住的！」

我像是被赦的囚徒，脫離了監獄生活，又恢復自由了？我望了望死沉沉的天，我望了望未乾的衣襟，我想到了方才的雨，方才的風，方才的落葉，撲簌簌的兩行熱淚，掛在了憔悴的瘦頰上，我跌跪在老人的面前，嚶嚶的哭訴着：

「慈愛的伯伯，你是在黑暗裡的燈光，你揭開了我的悲哀之網，舊雨只給了我一些詩意的環境，我卻盲目的放縱着濃厚的情緒，使脆弱的心房沒有一刻的安息，我忘記了我的歸途我忘記了人世間的一切！因為我留戀着舊雨，所以我希望新雨再帶來一個詩意的環境，使我重溫舊雨的情景，但是，我錯了，伯伯！感謝你喚醒我，我不再作這無聊的夢了，我要追回過去的天真與活潑！不過，伯伯，你能允許我把舊雨的痕跡，永遠刻在我的心版上嗎？」

「孩子，你不覺得苦嗎？」

「不，不，伯伯，我願着把這痛愛與恨的苦酒喝盡了，不留一些兒殘滴，我要看清杯底所隱藏的，是什麼？伯伯，可憐我吧，允許我吧，我乞求你！」我口裡和老人對答，眼却回顧着山林樹木，在尋思舊雨。

「傻孩子，我看你怎麼好！古今的雨景那有異樣的，看你的心情了，總之，雨的作弄人，永沒改變過！」

沉雷從山後發出來，閃電的光芒比剛才更刺人眼目。

「怯弱的孩子，快走，新雨來了！」老人扯着我的右臂，曳着我的身軀，奔向歸途。

「哦！新雨。請原諒我，不是我無情的捨棄了你，是舊雨的牽扯，是白髮老人的攔阻。哦！舊雨，請不要忘記了茅亭中人，她已經將你刻在心版上了，在夢裡，你來會這廢人兒吧，你來安慰她的孤岑吧，她在期待着你呢！唉！新雨，可惜你來遲了一步！」我喃喃的叨念：

「孩子，你知道陷在這無邊際的苦海中，都是些不能擺脫愛的人嗎？你希望你像落葉般的，被無情的風雨捲入淤泥裏嗎？看你的希望之光，距離你還有多遠，為什麼只是徘徊在這偏僻的山林中呢！可憐的孩子，清醒吧！大賦的才能，儘够你利用的了，只要你抓住了寶貴的青春，努力的發展去，有一天，你非到了人類的極峯，在那裡撒下些幸福的種子，盡了人生的職責，那時你舊地重遊，可以恣意的欣賞這清幽景色，請不要貪戀這片刻的佳境，誤了你的歸期。孩子，鼓起勇氣來，我來扶持你越過巖峻的山嶺。」老人慈祥的訓詞，我深深的領受了！

當老人離開我的時候，我已然臥在溫暖的被中，靜聽着窗外新雨的嗚咽，更使我不能忘情舊雨的美麗，我不禁淒然嘆了一聲：

「哦，悲慘的人生！」

然的，絕望的調子，却是用了靈魂的歌喉以生命之力歌着的，那是多麼的絕望和寂寞呵！怎樣遠昔無數人心的寂寞和絕望無限深長的絕望和寂寞！這裡面正蘊紆着人生旅路的悲哀和幾許的身世之悲諒呵！

——初春的原野散佈着寂靜，天際消逝了征雁的蹤跡，陌頭楊柳在春風中醉了；得意的曲罷——

溪水吟在碎碎的冰裡。

忘吧「春」的多情季節，過往的年華像一聲太息！

旅人，印着時光的傷痕，而今又載來了春的憂鬱。

遙想曠野上無邊的黃風，也會印着故鄉剝落的家門！
白髮雙親在淚光裡心碎了，
關山難越飄泊無歸期。

南國迎春花已經零盡，
異樣地開放着鮮紅的花，
塵砂打着寂靜的古城，
沉悶的是憐人的春風。

隨了這蒼涼的歌聲，我彷彿窺見了一個清澹幽靈的姑娘之絕望深遠的心。

褐色的顏面，深棕的眸子，那麼魅惑深奧不可解的姑娘，從那包含熱情的熱帶型的口唇築弧裡滑出來的歌聲，繼續波盪着，我的心跳動了。

懷念

王 岑

常常這樣說：生活像一條鞭子，到處支配驅使着人們前進，人生就受着鞭笞而忍耐循行，這樣的到老——到死，但是，棒！生活像一條鞭子嗎？她簡直就是一條殘絕人間無情的鞭子。你願意知道麼？我將要告訴你一個受鞭笞的人兒並且和他一樣受盡命運支離磨難的人們沉遠的故事。

十年前深秋傍晚，一個幼稚的孩子佇立在街頭，也許她也是哲學史記載中所言朱熹的，生而穎悟一樣吧！她幼小，可是她什麼都懂，知道人間悲苦流離的慘痛，也更知道淪亡顛沛的孤恨，雖然她才僅僅活了不到有個年頭。而她知道悲傷，同時也須求拿「希望」來彌補，努力追求於「事實」的呈現。每天在放學歸家之後趕快整理了她素所重視的課業而就更勤快的跑出門外，像工作一樣安祥靜穆的站立於牆角，凝視着通臨大街的東方，就這樣等待着她的「希望」。每天，她像極有理智的忍耐着等候，雖然這孩子的熱烈超乎一切人們情感之上，可是她表面永遠像罩了一層濃厚的理性的光芒。算來，她每天這樣站崗似的期望着有十次了，而且每次不是被那無情的冷風裡吹進家門；她是任憑乳母的催促也是不肯回去的。

然而，她期待什麼呢？她等候什麼呢？她等候那離鄉背井被一陣風搖去了的哥哥嗎？事情是這樣的；在一向受着磨難的生活裡，她的雲霧籠不到二十歲就遠離了「家」，爲了滿足他學工的志向，就到極東北地帶，去入學，當初父親是多麼堅強的担心啊，可是他終於離去了父母，離去了姊妹，在大家的熱烈與焦灼的心情下，似踏上征途的一般的走了，父母的心永遠是願意兒女們上進的，知道他有爲學的堅強毅力和志向，眼望着兒子的背影，嚥下了幾滴老年傷心的淚珠，也這樣忍受了幾個年頭，雖是心情永繫於他們這獨子身上，然不時的得到些片紙的安慰也就泰然了。

忽然，一陣風，捲起了理想的朝霞，失蹤的消息，付予父母心頭的時候，父親昂然像失去了靈魂的高叫起來，母親痛傷得昏了過去，姊妹們呢？就是活了才不滿十個年頭的她也伴着父親的叫喊，母親的昏迷而嗷嗷起來，天知道這是多麼悲慘的一幕。

這樣的情緒之下，天天地，這幕劇同樣的延遲着，每天的消息罩上心際，只不過形成了更深一層的陰影，希望也像石一般的佇立於最高峰，父母們切望着能有一天他的兒子豁然啟門而入，可再彼時如是的懷想誰又能不承認那僅只是一個理想和願望呢？

是深秋傍晚，在愁痕滿跡的大地上，更蓋滿了落葉，牆角的一堆雜草中隱約現出紅的爬

歌聲在琴聲暫停之後，又撒漫在空中，像水一樣，無限的少女之柔情和心願，傾流出來，在死寂的凝住的空間，圓轉的活躍的，像珍珠般的轟動在澄澈的冰面上。

彈性的聲音融激着一顆在旅途上疲倦彷徨的心，那正是一顆不輕易呈現的，鹿一般胆怯而又應一般驚遠的心，一顆感傷憂鬱蓄集了回憶和夢想的心呵！

我惘然的注視着伊隨了野風飄舞的裙袂，輕拂伊的暗黑的柔髮。

我願以靈魂奏無音之曲，繪無色之畫，爲這四個烈歌者的詩的行列

棕色眸子的長睫毛下已蓋着晶瑩的明亮的眼淚了，曲終時伊黯然低俯了頭，如同在虔敬的頌讚聖詩的末尾，緘唱那句「阿們」那樣的感動。

人們從那空靈的聲音之幻夢裡覺醒了過來，空間似乎還盪漾着輕脆的歌聲與嫵媚的四弦琴語。

幽靈，又悄然而去了，默默地。

懷念着過往的異樣的戀情，歌詠了永恆的心底深奧之曲，我忘不了那褐色的女郎。

今夕，倦旅的異鄉的黃昏，從這綿綿的歌裡，讓我了解而且認識，萬物之不可改變的命運，我瞥見了閃逝於過往記憶的星光！

我似乎又聽見了那哀怨的四弦琴和那低沉柔緩的聲調歌出的悵寐寂寞的歌聲，輕輕的滑出那富於熱情的，熱帶型的口唇紫弧。

山虎，黃的楊柳葉子的無生機狀態，一羣孩子在上面跑來跑去，偶然彎下腰去，俯首看見裡面乾枯了的紅葉，像發現了什麼似的，立刻將手插進了草叢間隙處，又像獲得了什麼似的，努力的抽出，那幾乎被亂蓬草堆中的荊棘刺傷了的白嫩小手，「一片葉子，紅色的，……」帶着不連貫的語聲驚奇的喊出幾乎不連貫的幾個字，孩子們爲這聲音振盪了持着不固的意志都跑了過去，然而，呼喊的那孩子怎樣呢？他張了雙手，站起來，點點的紅色碎片由空中的飛舞又復落到草堆上，「紅的碎片，什麼葉子啊！」一個孩子失望的，像受了哄騙，埋怨似的嘴裡嘟囔着，走開了。那可愛想抓取紅葉的孩子呆立着，更像失去了什麼，突地腳下不穩，倒了下來，順着草堆滾下去了。她沒有哭，他跌倒在一個孩子的腳旁，一個痴立着在期望着而且目視東方的孩子，這孩子許久未被人注意，因爲她只是默默的在祈禱似的呆立着，這時突然一個小孩跌倒，人們的注意也就移到她的身上，然而，她自己更沒有注意，她瞪了雙目，她凝視着東方，希望能把眼再睜大些，而且努力的邁過跌倒的孩子身上，更驚愕的前行了幾大步，於是停住了不自然的表情，皺着眉，臉際浮着苦笑，像有什麼極高興的事而不能立刻証實的懷疑眼光，心裡似有所感。剛待轉身向一個門際跑回，却又反復更往前跑了幾步，衆人們的眼光注意那跌倒孩子的身上，幾乎沒有人看到她如此表情，更沒有人懷疑或猜測爲什麼她會不動聲色的向東方直視？她驚恐極了，在目力剛能達及的地方一個人影給她帶來了這樣表情吧，似乎是下了決心了，她突的向回轉了幾步，邁進家門，一聲不響的直衝進屋門，擁抱了媽媽的身軀，驚惶興奮的歡快面容，氣喘的喊出了幾個字。

「媽媽，是雲哥，……雲哥——回來啦！」

由離到合的年頭裡，真是演奏了這麼僅有一段喜悅情緒的交響曲但是又復轉迴到離的情緒裏，誰又能說那不又是一部消沉的悲劇的開始呢？

十年前那十歲的孩子已竟長成了。烽！讓她告訴你生活怎麼就是一條鞭子吧！

由雲哥回家不久以後，經過了一個大變動的時期，「家」就破產了，幾個兄妹像迷失的羔羊一樣，自奔了她們的出路，爲了倫常，他

們須要負担，就是那十年前十歲的孩子，被趕上了生活之路，就是雲哥，他已在數年來的生活艱苦下担着擔子奔天涯海角去了，「生」活的鞭子抽趕他到東到西，計算起來，他已整整被摧殘了七個年頭。

如今，雲哥被拖到更遠的地方，只有「家」更遠了，但是鞭子更不會離去一刻，永遠督促他奔波，一處，兩處，三處……的促他走到了力竭的境地，奔跑，顛波，七年來他沒有安定過一刻，而父母們的心情也沒有減少一分的牽掛與切望他的平安。

烽！昨天我恍惚憶懷着有三個人，一個是雲哥，一個是未曾面識過的雲嫂，又一個是週歲的小侄，進了我們胡同口，又彷彿看見了雲哥在彳亍而行着迎向我而來，征然使我不能再動彈一步，我驚愕，又持着像有什麼極高興的事而不能立刻証實的懷疑眼光，凝視着，但剛待轉身向一個門際邊追過，却消失了……這倏忽的夢啊，牠造成了我的懷念！我永生的懷念，但我竟不知何時會使這懷念消失？也許要持那生活的鞭子放鬆了他的臂膀的時候吧！然而，生活的鞭子會放鬆了他麼？烽，請告訴我！

生活像一條鞭子啊！生活簡直就是一條艱辛的鞭子啊！……一九四一，五，十，晨。

平補鎮心丹

失眠聖藥

思慮過度 夜不成眠 耳鳴眼花 腎虧遺精 四肢倦怠 戒煙後服 此藥補氣 強身精神 煥發每盒 兩元五角 加倍郵票 恕不代價

胃病聖藥

(方秘藏珍院醫太)

寬中進食丸

男婦老幼 飲食不香 吞酸嘔吐 胸膈刺痛 肝鬱不舒 經血不調 面黃肌瘦 每盒兩元 加倍郵票 恕不代價

默中實藥社

北京外埠 隆福寺街 十六號 函購另加 郵費五角 號二

小說

王經理

程心汾

(一)

按王經理王三福的過去光榮履歷來說，似乎不應當經營這小飯店的生涯，他是二十年前×省優級師範畢業的高材生，曾擔任省立中學的教員，私立德義中學的校長，縣政府建設局局長，禁煙局的科長，以及街長，村長，區長等要職，就是現在，下野歸田，掛冠爲買以後，他的名刺仍是寬大的，密密的排着幾行字：

第一屆高等考試資格審查合格

×省優級師範畢業生

五華火險人壽保險公司交際員

字字廣告社聯絡員

滿生大律師事務所照應員

旅業公會職員

第九百三十八甲甲長

這名片上。雖然陳列着松林樣的頭銜，而陷於他自東自掌，親自經營的三福飯店並未提及，他的朋友六合公寓的趙掌櫃會認爲是件遺憾：

「三福，您的名片上爲什麼不印上三福飯店的經理？」

王經理搖搖頭。

「幹這小買賣不光榮！——不露臉」，他怕趙掌櫃不懂「光榮的深奧，所以易言之爲「不露臉」，可是趙掌櫃仍然不了解不露臉的道理。

「正當生意，有什麼丟人的」

「……………」

王經理只是頻頻搖頭，不再解釋，他知道趙掌櫃不明白「商人」居於士農工商的尾巴上，而這旅店生意更列於不倫不類，非商非工的「車，船，店，脚，牙」之內，他覺得與這趙掌櫃稱兄喚弟交朋友，實在是種汗辱，他猜想，「高貴無比的詩人能與污垢褻褻的蕪夫交朋友嗎？……………」然而如果蕪夫們一致對詩人們罷工，不拘詩人們的茅房的時候，說不定詩人們也許向蕪夫們稱聲大哥，「勞駕，給拘拘吧」。由此看來，可以得一結論：「誰對我有用，有利的時候，就是朋友，就是大哥，不論你是帝王，你是詩人，你是小松，你是蕪夫」。

那麼趙掌櫃一定是他的朋友，是他大哥，因爲趙掌櫃對他時常幫忙，時常對他的經濟來源有所協助。

第一：常常的給他介紹住店的客人——當趙掌櫃公寓無空房的時候。

第二：趙掌櫃是某一層人中的交際家，能代他放印子錢，尤其是趙掌櫃的同鄉們常爲一棵秧稻也喜歡打官司到第三審，很可以使王經理得些滿生大律師處的照應費。

自然他與趙掌櫃是朋友。

他這座三福飯店，實在不大光榮，可以說對於飯店這個名詞都點個擦冒味，要是將它的全景與北京飯店的照片同印在北京指南上；則如同太平洋上噴湧激丈水柱的鯨魚與淺渠裡的泥鰍之比了！

大門洞兒雖然不小，足能並行兩輛汽車，可是現在大門洞兒連輛洋車也不通融着進去，原來歷史上的大門早被光陰慢慢的携着離開她的母親，後來不知那代的房主換上這一扇黑，一扇朱配不上門洞的小門；門與牆壁之間是用舊箱子板聯結着，這些箱子板也如同兩扇大門，都是異母子娘，絕非一地來源，有「亞細亞」字樣者，有南洋兄弟公司字樣者，有NSA等字樣者……總之它的門口雖不鮮艷，而尚華麗。

房屋都隨着太陽向西傾斜，彷彿這所房子自古就受東風的欺凌，在夏日霖雨的時候，屋子裡，滴滴點點的落些泥水，那是應得的恩惠，據王經理說：這不能叫作「漏」。

「那是風吹進去的，暴雨狂風的時候，甚麼好的房子也難免吹進點雨水，就是北京圖書館書庫裡而還常用油布呢」。

這是當客人提出質問時的答覆。

院子裡的一角雖然沒備着一個泔水桶，可是他的胃囊永遠消化不了他的食糧，無辦法的時候，便施放給它四周的土地上，汪洋洋的成個製造蚊蚋小池糖，院子正中有一座人工的假山，那是景山的模型，也是用爐灶裡產出的灰燼構成的，假山的四圍，點綴着，煤球爐子，鳥籠，洗衣盆，劈柴，小孩尿……等。

這與大雜院不同者，就是每月交納着飯店營業稅，以及門口那塊

招牌，老實說，連拉洋車的都看不起這飯店，不但從未見過嶄新的洋車放在這門口，而且往往三四天不見車輪的軌跡，因爲它位於這一「死牛犄角」胡同的底兒上，是很少有人來往的。

在歷史上這飯店是由公寓蛻變而來——因爲王經理覺得公寓二字不能振人的耳鼓，所以他接辦之後，應由名詞上增些聲勢。

別看飯店的規模不大，可是他的組織則非常的周詳，規矩則異常的嚴密，王經理自兼司理，他的內姪張三膺任司廚；茶房有兩個，一個是他的堂兄弟，王九，所以有資格代客人購買零食，紙煙，等物，那一個，非親非故，一年至少更換三個人名稱的，自然只能打雜端飯而已。

在原則上，客人必需吃飯店中「飯」，否則，須另加茶水費若干，經理常常發表聲明：

「顧名思意，飯店中當然要買飯」。

這裡沒有俄國大菜，英國小吃，而且不買零的至少以半月起碼，來個朋友，臨時加頓「客飯」，是以包飯五日的價值論。就是說一頓客飯的代價等於十頓包飯的價錢，經理常說：

「客飯自然要多算點錢，不但臨時預備來得費事，而且說不定吃客飯的朋友三五天前，就餓着肚皮呢，——我的客飯要管飽啊」，

「管飽」雖是一點不含糊，沒有一天，廚房裡不剩穀首，米飯，他永遠想不到客人肚囊的容量如此的小，小到不符他的預算——這是因爲他管理得法，指導有方，以及內姪司廚克盡厥職的原故：

饅首蒸好後，不能打扇，仍要悶在籠屉內，使它膨脹得彷彿河裡的浮屍的時候，才能送到客人的唇緣。

米飯要多加水，它的形體是飯與粥之間的一種食料，彷彿八寶飯那麼軟，可是沒有那麼粘，這不只是因米的品質粗劣的關係，是因爲米已經變成飯之後，才又加上三分之一的水分——所以他的米飯是外軟而內硬。

「買東西要賺錢；不可要露出馬蹄，比方，叫你買盒大前門，這種有明價兒的東西，我們得認個認，祇能賺四五分，要是叫你買五毛的栗子，倒不妨賺他二毛，價如要買一塊錢的栗子，你買上五毛錢的也可以交代過去」。

他頗懂得累進稅法的精粹。

萬一有人發生疑問！

「五毛錢的粟，就這一點兒嗎」；

經理便會陪着笑臉：

「您聖明，這是由胡同口小攤上買來的，當然不如大街上給的多，他是由大街上躉來的，不賺點鞋底錢嗎，您自己要到大街去趨，不也要四毛五毛的車錢嗎？」「賺點鞋底錢」這五個字的發音特加重，雙音疊韻，包括着他自己與小灘雙重鞋底錢。

冬天，經理代銷劈柴；夥計替客人生火爐，假如你自備劈柴，那就要遇到彷彿「巴爾幹」那麼複雜的風雲。

夥計用你的自備劈柴生不着火，因為你的劈柴太濕。

假如你委自己生呢，你的劈柴常常不翼而飛如果你是個明白人，把劈柴當作一根一根的金條，牢牢的鎖在箱籠裡，不出三日，經理便會對你提出：

「您的煤火，黑了屋頂，毀損了房簷，煙雨滴下的黑水澀了台階，請您每月給點損失費」。

總之，王經理是精明的而不是刻薄的，一切合手理而近人情。

(二)

陽春四月裡的風，軟綿綿的，彷彿美人的玉手，拂到人們的臉上，可以消去幾縷愁紋，不幸的，王經理却沒有感到這惠風的撫摸，

他那冷板板的面孔，很像嚴冬裡凍結着的豆腐，蒼白，青黃，兩隻大眼晴永遠直射着一道光芒，有時搔頭，有時抓鬚……

他近日心坎上纏結着一件事，一件以王經理的精明強幹都不能解決的事：

「二十四號已經拖欠房租三個月，飯賬一個月」他插着手指，凝視着賬本。

「二三得六，唔！房租是六十，飯賬四十五」，共一百〇五，月賞尚不在內。

「財神跑了」「財神還欠賬」！

他搖搖頭，拍拍桌子：「無辦法」，喟然歎了口氣，想由這歎息中找出辦法來。

二十四號的客人，在這三福飯店賬本上，是有悠久歷史的，在三年前剛剛開張的一個月裏，搬進這座一對老夫婦，一個精神矍鑠，滿面紅光，白鬚子老頭兒，偕着他的雞皮鶴髮，嫺淑恬靜的老伴侶，在店簿子上寫的是「楊仁典，年六十歲，河北，清豐人，賦閑」。

別看他的職業是「賦閑」，又是手頭上，比職業欄裡填着光榮的科長，科員老爺們還來得大方；搬進去不到三天，便賞小費十元，他不大愛出門，又喜歡吃零食，差不多，夥計每天要為他上兩回大街，買栗子，花生，醬肘子，白乾，香蕉什麼的。偶爾也買過幾回「煙泡兒」，對數目字，向不計較。有時候找回塊兒八毛的零錢，便送了人情：

「拿去，打點酒喝」！

這自然是王經理整齊祈禱，最歡迎的客人，尊之為楊老先生，有時候也稱爲楊翁，他們常常在櫃房裡談天，噴吐着楊翁的大前門；低啜着楊翁的三角一包的「黃山銀芽」，自從楊翁請經理去過一次大酒缸之後，他們成爲莫逆之交，結爲金蘭之好，楊翁變成「老哥」，經

理屈居「小弟」，楊老太太，自然也變成大嫂，經理的內侄——司廚張三呼爲大伯，大娘，只是經理的堂兄弟王九的稱爲楊老先生，楊老太太，不過有的時候，把個楊楊交去了，稱爲老先生，老太太而已。

住在這飯店中的人，誰都知道楊翁有錢，真有錢，大家稱爲楊財主據經辦傳出來的消息：

「我大哥，是清豐的首戶，有幾百傾地，從前他在天津「倒把」十萬八萬的賺，現在，不做了，來北京隱啦」。

「我大哥就是命苦，六十啦，膝下無兒，連個遠門侄子都沒有；我沒錢，兒子倒有四個唉！」在醉醺醺的當兒，經理會懇切的無條件的要送給楊翁兩個兒子。

「大哥，恁隨便挑，那兩好，你要那兩個」。

可惜兒子在很遠遠的故鄉，一時不能晉京實行父親的割讓。

他們哥倆，相處三年，真是肺腑相交，肝胆相照，比一母同胞的親哥哥還親熱呢，王經理借他大哥五百六百，那是常事，不過今晚借明早還，最大限期沒有超過半個月，那是爲保持「信用昭著」四個字，否則，他大哥怎能與他計劃出資二十萬開個比三福飯店大一千倍的現代化的大飯店呢。

這個消息宣揚出來，飯店中的人更知道楊翁真有錢楊財主的外號，似乎已不相符，隱隱爲「楊財神」，「財神」兩字的發音，比任何字都響亮，他能够振蕩人們的心弦，改換人們的面部表情：產生意料之外的作用。

楊財神對面，二十三號裡，住着一位女客，阿娜的身條，嫵媚的眼睛，活潑的談吐，二十來歲的年齡，店簿子上寫的是：「來京攻學」，她常是黃昏化妝，笑咪咪的出去，翌日清早，蓬鬆着頭髮，很疲倦的歸來，她看不起這小飯店，更看不起小飯店裡住的人，從未對鄰居說過一句話，連萬人膜拜的楊財主都未招呼過，飯店裡的人對於她

的身世都很模糊，王經理才僅知道她是廣東人名子叫作唐一笑而已。

這是楊財主變成楊財神的第二天——也是他哥倆籌備大飯店的第二天楊財神吃過午飯在院子裡啣着香烟，徘徊着。

「你給不了錢，又不聽我的主意，你打算怎麼辦，頭頂着，脚踩着，中間還喂着肚子，良心」他知道這是他盟弟，由那唐女士房裡發生的聲音。

「您說話客氣點，我看不起那個土財主，在鄉下，有三四十畝地，就稱財主，那點財產放在北京，還不够一件大衣料子呢」。

這是唐女士的聲音。

「呸！人家又不是那種財主——不，我們都叫他財神呢，他要拿出二十萬來開大飯店，你還不知道呢？」

「……」唐女士沒有答覆，王經理的繼續着「況且是作乾女兒，並不是什麼……您明白」。

「……」唐女士小聲兒咕咕着，楊財神可聽不出什麼字眼來。他根本不知道那屋子裡的問葫蘆，他想不出要賬何必提他的道理，不過準知道，他盟弟的一切的行爲對他都是有利的，那就不便深究了，他仍是逍遙的徘徊着。

春天的太陽，離開人寰，雖然嫵媚其遲，可是晚飯以下，屋子裏面都已籠罩上一層沉重的暗影，十字街頭，早已花燈初上，而在這飯店中的是黑暗的，彷彿小電影院中的早場，那麼朦朧，那麼慘淡，楊財神啣着大前門，斜臥床頭，閉着眼睛，他的太太，坐在窗前椅子上，也閉着眼睛，他們老夫婦，閉着眼睛的時候比睜着眼睛的時候多二倍要不然怎麼對於一切的事都有點朦朧，模糊呢。

「大哥，大嫂，恭喜，恭喜」，經理進來對於大哥大嫂深深一揖，等他倆睜開惺忪的眼，經理又找補一揖，惟恐那一揖人家沒有接進瞳孔。

「有人出個舖底？大洋樓的飯店嗎？」楊財神作着大洋樓式的大飯店的夢。

「不是，你叫我找乾女兒……她答應了，沒有兒子有個女兒也好呀」，看這語聲，他是受人之託。

「我不記的託你找過乾女，那的」？他真的想不起有過這麼回事。

「貴人多忘事！那天咱哥倆喝完酒，我不是告訴你，設法給你找個乾女兒嗎？爲你的侄子一時來不了，記的吧！」看這語聲經理又是主動。

「……」他真不記的。

「幾歲啦？什麼樣兒」，一天不準說一句話的楊太太，對這件事頗感興趣，居然發言。

「就是對過那位唐小姐，大學生多聰明，多伶俐，她的父親還作官的呢！他滔滔不絕背誦了一篇黃小姐方才自作的小傳，說得他兒嫂心花怒放「請過來見見」。

「好：開燈，開燈」，經理吩咐夥計提前開燈半小時，喜事，不得不犧牲。

唐小姐今晚穿的特別樸素，一件竹布大褂，薄薄的粉脂，携來淡淡的清香。

「乾爹，乾媽」，很安詳的彎了彎腰，彷彿初婚的新婦朝見公婆那樣羞怯，靦腆。

「您坐在這來」乾媽請她坐在床頭。

「您今年幾歲」？乾爹。

「二十三」，她仍然垂着頭兒，弄着衣角。

「唐小姐，您是在那個大學」？經理怕他們無話可說。

「幹麼，您還叫唐小姐，您是盟叔呢？我是在油泥灣以撕腿大學

」，顯得親熱。

「唔！我忘了改口，以後我就叫你的名子了，一笑」，經理嘴裡吐出來的「一笑」非常生硬，彷彿念了兩個生字。

「乾媽！你願意要個女兒服侍您嗎」？她靠近了乾媽。

有個人陪着我說話兒就好了」。

「我給你說笑話」。

「黃小！不！一笑記得不少的典故呢！」經理增些粉飾。

「我就愛聽笑話」，乾爹笑迷迷的。

「祇給乾媽說，不許乾爹聽」女兒的嬌嗔說到乾爹兩字時用手帕遮住了臉，由手帕的罅隙處瞟了乾爹一眼。

屋裏的氣候由嚴冬轉到初春，爹笑，媽笑，女兒笑，叔叔陪着笑，和諧，融洽，像初嫁的女兒回到娘家，談了一晚的家常，決定明天正午在三和堂飯莊舉行拜父儀式，快要到熄燈的時候：經理打了個呵欠：

「該睡覺了，我今天真高興，唐小！不，一笑的房租，盟叔送啦」他已經站起來

「不，老弟，我女兒的賬，全寫在我的名下」，乾爹義不容辭，慷慨出於內心。

「我不，乾爹」，她扭過脖子，向着牆，看着牆上的蒼蠅糞。

「花乾爹的錢還不應該嗎」乾媽。

「謝謝」：她回頭來，又彎了彎腰

經理躺在床上，尚以爲是作夢，他想不到這麼容易，這麼迅速，明天告訴六公公寓的趙掌櫃：

教給他這種要賬的方法。

……

乾女兒是解語的花兒，是動人的音樂，他使乾爹笑，笑得成日連嘴唇都合不上，那種親密，體貼比親女兒還熱烈呢？她陪着乾爹聽

戲，看電影，吃筍子，溜公園，無一次不抱着衣料，化粧品回來；

「乾媽！你看這件衣料好不？這叫……」

「好！乾媽仍是閉着眼睛。」

「好，可又叫乾爹化錢了，我不買，他偏買」

「買了還不知情嗎」乾爹又笑了，女兒確是知情，不過她不願用語言來表示，祇用眼睛傳達出她，得到嬌寵後的感激。

頭兩天，她呼爲乾爹，一個星期後，稱爲「爸爸」，自從她替乾媽給乾爹捧過一回背又減少了一個字，祇叫作「爸」了出意料之外的是：「爸」字歷程的經過十分倉促，不到三天「爸」字變成「您」了

「您來呀！上我屋裡來。」

「您配嗎？您不配。」

「您缺德，缺死啦！」

這嬌氣的喉頭，使王經理詫異，奇怪，心裡怦怦的志忑下意識的感到這是不祥的朕兆，他的心緒不安，並不是要想維持三千年來的「良善風俗」也未必想到介紹者的「道德責任」，只恐財神在這裡住着不大方便了，那不是對生意上的一個大損失嗎？假如他們搬了家——那二十萬洋樓大飯店不是也飄渺了嗎？他曾經給同好友趙掌櫃推測過：

「我大哥自認了乾女兒，不提大飯店？」

「你不會催嗎？先讓他拿出十萬八萬的來作籌，……」趙掌櫃尙未想出籌備費的名詞來，王經理用手打斷話頭：

「不行！存摺全在唐——我侄女手裡，不許動。」

「想不到，三天半的女兒……」

「哈：哈：不只是乾女兒了」，王經理報告事實之後，便預計着不祥的推測，不過他們總認爲唐小姐不至於過河折橋，對王經理的事業有所阻礙，祇担愛他們的遷移而已。

……
彷彿人類的思想不如行爲迅速敏捷，腦海中約滯澀，那能趕得上

腿腳的馳，要不然，那纔會有這所謂出乎意外的驚人事件呢。

這是楊財神收乾女後的圓月紀念日的清晨：

「乾叔！我同爸爸旅行去，你照顧着乾媽」，他們父女將要登車——登那門口放着的汽車。

「大哥！您們上那」？經理的心跳着，彷彿炸油條的鍋。

「我那知道，聽女兒的」楊翁仍是笑

「幾天候回來」？

「我那知道」。

「怎麼不早告訴我，我給你們買點東西」；

「哼！我又是今兒才知道的」

「汽車是昨兒囑咐好的吧」！

「我那知道」。

「一笑！我問你，你們上那玩去」。

「天涯海角，你不用管，大概不欠你的賬吧，開車」。

經理睜着眼睛，射着開走的汽車，他爲證明不是作夢起見，又去盤問遺留下的楊老太太，結果自是徒然，她的答覆全是：

「我那知道」。

……

自然，二十四號要欠賬了。

(三)

彷彿光陰對他故意擲檢，這三個月比那三個月都跑得快，王經理隨着世界上的一切都不順眼，連趙掌櫃對他也不如從前那麼親暱，不使他感到人情的澆薄，態的淒涼。

「我姓王的够朋友，自從你老頭子走後，我沒見過他一個紙條兒，你三個月沒交一個子兒，我還白白的管了你一個月的飯，那個飯店能倒貼呀！你想想，姓王的够朋友不」？

他情感上的怒流，唯一的宣洩處，就是痛罵楊老太太，這種話，也不知道重複了多遍，得到的反應也只是千篇一律：

「大哥，您修好，我一個老婆子有什麼辦法呢！等着那個沒良心的回來，好好的報答你」，

她含着滿腔的淚，她在幽暗的屋角獨自低啜的時候也會罵過幾聲：

「都是那個小老婆壞的事」，可是當着經理的面，從未敢提過那小老婆一個字，王經理也未敢提那小老婆一個字，彷彿是楊老頭兒獨自走的呢。

楊老太太衷心感激王經理，飯店裡的人也大都承認他的寬大，厚道：

「這個年頭誰能白白的管一個月的月飯，還有房租呢，也欠人家三個月了」她常常對人們這麼說，真的王經理够厚道，雖然僅僅欠了一個月的賬的時候，他便停止了二十四號的火食，可是這已經破壞了「先交後吃」的神聖規則，在這飯店上的賬本上還是一個新紀元，況且欠租三月，在民法租賃條文中已經够得上強迫遷移的客觀條件，他還沒有搬家，那不是看着金蘭之誼嗎？那不是厚道寬宏嗎？雖然他自己在這兩月裡並沒有給過她一個饅頭，可是王經理很明白她是用什麼食糧來維持這兩月的生命：

「她吃的還不是我的！別看這屋裡給她半碗飯，那個客人給她個饅頭，全是「包飯」剩下的，你看，是我慈善呢，還是他們慷慨，他頗不高興那些借花獻佛的偽君子們，不過他沒有積極的設法禁止，因為經理的內心裡並不希望飯店拾出一個死尸，更不願街頭添個飄泊的餓殍，

「照規矩，我可以把她轟出走，……可是不好意思，萬一那老頭子回來」，有一天與趙掌櫃探討這個問題

「他回來也不能怪你，賣買生意」。

「不過……不過我們還要開大飯店呢」，他尚未忘了那偉大的事業，——這是楊老太太所以能够苟且一時的原因，也是他丈夫遺留給他的唯財產，

「您不用作夢！他三月不來信，不知……」

「難道他不愛他老婆了」經理拍一下桌子，有點憤憤，憤恨人情的炎涼

這年頭，有了小老婆，誰還想到老婆」

趙掌櫃這年頭上的解釋很能使王經理信服，使他方才的憤憤變成悲哀的沉默。

「我看，給他捐點錢，叫她回家吧」。

經理聽到「捐錢」，條的靈機一動，彷彿一縷春風吹開了他的心花。

「寫封信給報紙上，貧寒求助，有辦法了」經理又拍了一下桌子，不過這回拍法與前回不同輕輕的有點像音樂家打的拍子。

您聰明，說不定有幾百的捐款呢」。

「說不定有幾千呢？我是他的盟弟，不知能不能作監護人」，他想到他們不只主客的關係，還有一種親誼的聯繫。

「那你就叫她回家了」？

「那就看數目的多少了過千，一定叫她可住些日子」。

不幸的是；事實多不符理想，慈善家們知道楊老太太是楊財神的太太，祇給她買了一張車票，二十塊錢的零用，送她回原籍了，王經理除了落得「真厚道」「好人」等的名詞外，一無所獲，他現在唯一的安慰是希望楊財神回來，仍然開辦數十百元的大飯店。

五月十一日於北京

王小五傳

亦我

(11) 王小五姓王，沒有學名，乳名叫小五——照實說，他的名應當乾脆的就叫五！

可是一般人們，似乎覺得他不配那五字，不，似乎更要尊崇他一層，所以在五字上，替他添一個小字，去贊頌他——去形容他——王是姓，五是名，小是形容詞——真給小五增光不少！

他——小五——的家世，很簡單，多少輩子以前，就是農人，小五還是農人！

小五大概也念過幾天書，起過官名，叫「王發財」不過小五自己也覺得名不符實，並沒發過財，別人更沒有輕易叫他一聲的！久而久之，發財和小五，在人們的腦海；口頭，似乎不是一個人的名了！

他的故鄉，叫王家屯，是個僻陋的農村，住戶多半姓王，小五生在長在那未開化的村落，他的性格，也極富有農村氣！

他家裡有兩三間茅草小屋，幾畝山坡薄地，一時他的老父親，也幫他耕種耕種——家裡還有一位老母，和一妻——一子，年才四五歲！

他——小五為人最忠實，不，最頑固——就算最頑固！還帶了幾分呆氣！

他不但頑固，遇事還好批評，好猜疑，好不量力——打硬漢！常受人欺哄！

(112) 小五年近五十了——可是他這一回沒有進過城，終朝在憶懷着城內的買賣和火車——因為他在多少年前，便立志要離開王家屯——他的故鄉——上城裡，一邊坐火車，一邊買東西開闊眼界——此心蓄已多年了！

小五的故鄉——王家屯，本來多是農家，大家純樸厚厚的，倒也很好——只是近年來，猶其是二十來歲的人，都沾染些城市的人味，這在小五眼中，是最看不慣的！

可是——由這些有城市味的鄉民的身上，口裡，是不時的要發出；或者說出城市來，小五也有心進城——但是，看這些人們，一味的讚美城市，毀謗農村，也老實的生過氣，並且和他們打過嘴架——賺個老骨董的綽號！

時代的波動——人們的腦筋，也隨時代進展了！小五本來是鄉村的誠樸農人，而且，他還反對過虛榮浮華的城市人，只是；時代的進展，象徵着人們生活的實象——也一天天在前進着！

一般鄉民的身上，口上，一天天深深的漸染着現世彩色，小五的本身，也在無形中，反對中，薰得幾分城市氣了！

城市生活——現代生活，是最複雜而奇妙的，小五自己覺得；在不死以前，不遷進城，真算白活——而且城市的美妙，竟是耳聞，如何

的好，也不如實地觀察觀察！小五心中，打定進城的注意了！

(三)

小五被鄉下王家屯內，一位鄉親，叫甚麼李老紅，在城裡住英國人開的公司，有時坐火車辦事——這在小五眼中，是羨慕極了！

李老紅衣飾還舊了，衣服裝飾，大不相同，小五都起不出名來，他所認得的，是金牙，文明棍，口中洋煙捲，腰裡洋錢而已！其餘的小五都莫明其名！

李老紅也是農人，和小五在一起割過牧草——現在，人家出息了，不但穿戴的好，說話也改了土腔味，一半有城市味，一半還有洋人氣——據老紅自己說，他會很多英國鬼子話，作過多少來錢，靈驗的好事！

小五抱着希望，和愧惡，問過老紅——現在的城市，倒怎樣好，老紅說得很明白，是：「現在城市一切，大不相同，買賣叫洋行，好人當洋通事，出門坐洋車，抽洋烟，劃洋火，住著西洋式的樓……都念洋書的書，總而言之，城市的生活及用品，完全成了西洋化——洋化——，那一件東西，不都是西洋造，像城市的人……鄉村人洋學真太不足了！……」

這一大篇子話，給小五一個很大的教訓，覺得自己的洋學，是一點沒有——不過洋學也很容易，只是各處都加一個洋字而已！

他回到家裡，應用了洋字，進洋門，坐在洋炕，抱起自己的洋孩，吃兩口洋高粱米飯，……小五的心中，是每一事一物，都先以洋字冠頂，才能說話——這樣想着！

炕頭上——小五的父親和母親在坐着，抽的不是洋烟，是烟袋，沒穿洋襪，他父親穿的是靴鞋——小五想到，這樣的人，不，這樣的父母，太不該加上洋字。

別的一切，小五都先說洋字，再說其他，惟有炕頭的雙親，他還是父母的稱呼，沒加過洋字——不是不敢，就是覺得不配！

(四)

小五自從得到洋學真傳以來，每天高興，自是不消說，學而時習之，也真實地在過——他曾經買過洋烟，擱在嘴裡，每一抽洋烟，也像真有洋氣似的，還把胸脯挺起來，見人不行揖禮了——幾回想把手舉到肩膀，學洋人禮，怕別人不明白，加上自己歲數也大了，見人就來一個深深的大鞠躬！嘴裡說一句：「早吃飯啦！」的本地客氣話！不但別人覺得小五近來似乎改變了常態，小五自己也覺得和先前的判若二人，在家裡也會和他的妻子發表過——自己的龍幹，和潮流的趨勢，新知識，洋學……。

話音也改了，完全脫離了土味，滿口南北腔調，處處聽到洋字來。可惜他的頭髮白了——他也有心留洋頭，不是大辮，也不是光頭，小五很有心也學學人家，只是斑白了，他不知道白了的頭髮，與不與梳洋頭——他也不剃，也不留洋頭，幾莖白髮，在頭上披散着，他預算等聖人李老紅再回來的時候，問問底細，白髮也准留洋頭呢！後來他聽別人說過——現在把老頭的頭辮，官都給剃去了，說不與留辮！小五很心傷的，說官們腦筋一點不洋化，老頭怎就叫辮，不也是洋頭嗎？辮和洋頭，怎混同視之呢？

洋髮本是門面，別人一看，有洋髮就知有洋學，一定欽佩——小五曾經為自家不准留洋髮，掉過幾滴老淚，但也沒辦法，自家的洋學，也只好擱積腹內了！

(五)

小五在官號「王發財」的時候，也念過幾天私塾館，三字經也會背誦過——現在是全忘了！「學而時習之，」他知道有這一句話，不過忘了是那本書上的了！

王家屯新來一位教書先生，聽說念過洋學堂，見過洋人，洋學一定不錯。穿的戴的，處處和李老聖人紅先生差不多！

小五自己還覺得自己的洋學不足。

他——小五——挺着老身，懷着求洋學的熱望，來拜訪這位念過洋書的鄭先生——新派到的教書先生！

鄭先生劈頭就說——「洋學不叫洋學，叫新學，就是新的學問，傳自外洋，其理最深，義最遠，研究起來，特別有趣！」

新學是對於舊學說的，舊學就是我們的原有學問——已經陳腐不堪了，空有虛理，毫無實用，朽敗墮落得和泥土一樣！

像孔子孟子——這個小五知道——他們的學問，在舊學上說，是聖人！可是新學的——洋學的——有一點新學的，不，洋學的小孩，學問也比孔子孟子深！」小五聽迷了！

鄭先生又接着說：「我們國人，尊崇那不如小兒的孔孟，無怪文化落伍，道在喪亡啊……看看西洋大學問家——聖人，那些聖人，有拿破侖，有華盛頓……。」

「舊學就有仁義，新洋學有火車，電燈，新舊之學，真天地之差啊！」小五一邊往家走，一邊讚嘆着鄭先生的鴻詞偉論。

(六)

小五是一心傾慕西洋了——不，他不明自怎叫西洋，只是新學洋學而已！

他還聽鄭先生說過——致謝過——洋學家主張自由；平等，國裡沒有君王。家庭沒有父子，都是兄弟相稱，真乃人間樂境……。

小五總還是洋學不足——他覺得：「君主是天子，天生的，怎可沒有？」又想到：「父子兄弟相稱，倒也不錯！」「我在家就覺得炕頭上那兩個廢物碍事，假如兄弟相論，我可以一天申斥他們八遍，解解恨！……。」

「但是：沒有真君主，天下就大亂了；」「炕頭上那兩個廢物，眼看偌大年紀，也入得土了，不久，炕頭上自在翁，就得是我了，我可萬萬別主張父子即兄弟，小心後半輩……。」

小五總然醉心歐化，只是——可惜這一點——

(七)

王家屯自從鄭先生任教以來，小學生沒有念四書五經的了，聽他那鄰兒說：「念新文學，」小五更驚嘆新學之廣，連文學都有新的！

不！他不明自文學，他只覺得：「秀才舉人，四品大官，都是念經書出身，鄭先生教的學生，念新文學，能考功名嗎？」他懷着狐疑，去和鄭先生研討研討文學到底是甚麼！

還是鄭先生有學問，不但提倡新文學，對於新文學真有獨特的見地！也真够上一位新文學家！

鄭先生對小五說了：「新舊文學，都是文學，四書五經，便是舊文學，新詩新詞，就是新文學，舊文學請屈膝，不但沒用，而且難學，新文學是今世紀的社會產物！……。」

「孔孟是舊文學家，魯迅是新文學家，看看魯迅的作品，真比四書五經流行的廣，是見新文學流傳的一般了。……。」

「新文學有文壇，文壇有主將，他將！詩有詩客，詩有「啦」「嗎」「了」「叻」「唉」……的韻語！」

「況且時代新人物，再去研究四書五經，簡直够不上今世的人，是瘋狂！……。」

「孔孟是愚人，他的文章是廢話，所以不易理解，他的學說是鴉片，……。」

「孔孟配不上文學家，只是些密實麻痺劑的犯人而已！」

「現在若再有口談孔孟的人，心離孔孟的人，不但他是愚人，滿可以用「禁談孔孟型」的大汽車，送他到精神病治療所，「無期」住院，好比無期徒刑，那才能……因為他還是精神病患者。」

關於新舊文學的宗派，源源出處，鄭夫子是——的剖示給小五了，小五聽得——天花亂墜只有唯唯而已！

鄭先生誨人不倦，又繼續向小五說：新文學的作法，只把「的，嗎，了，啦，叻，啊，呢，也，呀，喂，哩，它，才得地……等等的字

用好了便妥，別的功夫不用，不亦樂乎，改作不亦樂嗎，便是新文學，可惜孔孟，怎配聖人二字？」

小五深深致謝，謝謝先生的教誨後，告辭回家了！

他很高興，不但明白了新文學，還學會了詩文學，自然高興萬分！不過，他有點懷疑——「新文學的文壇，築在何處？高厚各幾尺？主將使用那宗法寶，那件兵器，綽號甚麼……。」「孔子孟子真太愚了，他們怎不研究新文學……。」小五在受教以後，還有這種疑惑，預備有暇，再去請教請教那位新文學家！

(八)

小五和鄭先生很要好，幾乎成了忘年之交，一天，小五又有所質疑，到鄭先生公館去，小五這還是第一次到新時代人物的家庭！

一進鄭先生家門裡——是兩間屋，東頭一間，灶台，廚房，缸，一條小炕，炕上有個破炕席，一位老頭，坐在地下編筐，老太太拿個小烟袋，腰繫圍裙，炕簷上竟些高粱米飯粒子。——小五很心疑，新文學家那能住這樣屋子？老者何人……

西頭一間屋——鄭先生穿着洋服，揭開門簾，來迎小五，立刻把小五讓到裡屋——西屋——兩人還客氣一陣，小五一進西屋，才明白新文學家的住宅，是鮮明！美麗！華堂！裝璜！東西兩屋，一壁之隔，雲泥之差！

鄭先生很客氣，把家人給小五介紹了——炕頭坐的，觀飾華好，衣裳美麗的是文學家太太！滿炕吃糖豆，花生的是新文學家兒子，才七八歲！

外屋的兩個——僕役是新文學家父親，僕婦是他母親！

鄭先生抱着小兒，告訴僕人給燒點水，好供小五喝！

小五很贊佩新時代的合乎倫理的家庭，真是長幼有別，上下有序啊！

他回想到自己的家庭，似乎也應當改爲新式，只是——父母年歲

太大了，似乎不能再作勞力僕役，而且自己的妻子也不美，自己的新學也不足，只好暫時仍舊……。

(九)

小五自從學得新學以後，地是不願再種了，一心也要上城裡，找點工作！

李老紅自城內來信了，說英國公司要用一個人，叫小五快快的去！

小五高興得萬分，立刻回到家裡，換上大布衫，把繫腰帶子和小烟袋都拋在炕上，不拿進城，怕叫人說是土匪味！

胸脯更挺起來了，見人便告訴說：「我小五，要進城當通事了！……。」更把自己的親朋，也給了他們一個安心——是進公司後，也給他們介紹當大通事！

小五是第一次進城，城裡的一切，在在都覺得新奇，幸好，有李老紅給當嚮導，自己也裝幾分明白，所以沒十分露出土匪味！

晚間，小五就在老紅家住的，老紅問小五說：「我給你介紹的事，就是給英國人拉專用的洋車，這是上好的角色，多少人爭搶，因爲不但來錢，還硬氣，一時有事，英國人給作主，英國人抽烟烟頭，很長就扔……。」

小五雖然沒拉過洋車，可是覺得似乎不是很好的角色，一天竟跑大街，別看是拉洋人，也不算美！後來老紅又說：「拉三兩個月車，就能昇爲擦皮鞋的，再昇可以當「ボイ」小五不明白「ボイ」是甚麼官，一問才知道是夫役！

小五一想：「拉車也行，給洋人拉車，強似坐車，比坐人家拉的車還美！……。」有問我的我就說洋人求我拉一回，不能常幹……。」

「遇着不熟識的人，把洋車故意碰在他身上，再罵他一句，或打他兩下！他看有洋人在車，一定得哀憐我……。」

「回家呢！回家別說拉車，就說坐洋車辦事，過幾個月就坐火車

了！』回家得穿洋服，和英國人借舊的穿也行！別說拉車……：……：……幾句洋話……：……不離不答理他……：……：……

「來的時候，東街李小二，沒送送我，等回家時，打他兩下，罵他幾聲『混蛋！』再拿洋鬼子恨他的語氣哄他！……：……：……」

小五的野望，終日的奔放着，幾乎不可遏止了！

(十)

小五自己想——給洋人拉洋車，回家一定有人說是大爺了！

小五給洋人拉洋車也快到三個月了，離開和樂的家庭，作那馬路的征人，風霜；雨雪；飽飽的受了苦楚，但他還不後悔，實指望最近即可給洋人當波——了。

白天拉着洋車滿街走，晚夜便住在放置洋車的小屋內！小五漸漸和洋人熟識了，一時兩個的也會說兩句英國話，有時英國人把腳放在小五的面前，小五便很誠懇的用衣襟給擦一擦皮鞋，洋人有時對他笑笑！

他有時走在街上，也能遇見同行的人——拉車的——他自己覺得總比他們強，別看一樣拉車，他常對別的拉車人，斜眼看看，還「哼」的一聲，似乎高出他們一頭！

洋人吃的罐頭，抽的烟，都是上等品，有時到些罐頭底，洋烟頭，小五檢回小屋，抽抽吃吃，也很高興！

只是拉了五個月車了，不但波——才官沒當上，連擦皮鞋官，還沒有正式任命，有時他還要想起故鄉的一切來，給洋人拉車，也一樣費力，自己覺得沒甚美的，總然別人高看，也並白扯，況其未必！

他在公司內，或大街上，看一些人，穿的都比自己強，自己想拿拿身份，擺擺架子，只是覺得自家身分不足——旁人似乎還瞧不起他，他微弱的感覺出來了！

小五漸漸厭煩拉車了——因為自家的名兒本來就不好，又添上「拉『洋車』的」四字，成了一堆洋車的王小五了，似乎不怎麼美！

而且風天雨地，馬路風塵，又不論黑天白晝，也沒有休息日子……：……：……真不如在家爲農了！

他很後悔，不當爲一時虛榮，來到城市，作這種職業……：……：……他下了決心——一定得回家去了，因爲：拉車既沒有昇進，又不可自負，更仗他欺人不得……：……：……

(十一)

他——小五——雖然厭煩了拉車，可是還捨不得城市，因爲城市的一切，真令他開眼界不少！

他在公司內拉了半年來的洋車，還不知道李老紅是作甚的人，問他自己，就說是大通事，大通事就是大翻譯，和洋人辦事，非他不可，有時通事比洋人還橫強！

小五在公司內日久了，上上下下，也認識幾個人，多半是坐車熟識的，他還拉過李老紅，李老紅答應給他說好話，在英國人面前！小五每月的薪金，都由老紅手領！

老紅有時特別橫，罵過小五——小五有一回，拉着英國人，車幾乎翻了，把英國人差點掀下車來，英人並沒說怎的！

後來，小五漸漸的打聽出李老紅的身世和官職了！在自己沒來以前，他便是拉車的——可是他回家說他是坐火車辦事，小五起初還不信，事後多人講述，他才信以爲實！

「英國人的波——，回家了，老紅補上了缺，把拉車位，讓給小五的！老紅是波——，不是大通事！他不明白英國話，有一回他被英人罵了，他還笑，因爲不明白！出來還和別人說英國人誇他了！」

這是小五聽通事說的，因爲通事坐過他的車，順便和他說的！

李老紅不但在公司內，對於一般人橫強，有時上街給英國人買東西，還假借是英國通事哄哄買賣人，有時還罵人！打車夫！……：……：……這是小五幾次目睹的！

真正通事姓于，不但人和氣，而且英國話特別好，小五見過幾

次，還問過小五，拉車累不？——于通事爲人特別和藹，最通事都是好人，就這些借氣嚇唬人的假通事，特別該殺！這是小五的心裡話。

老紅告訴過小五，說洋人特別利害，有時能打人——打死人！可是據小五的經驗說來，洋人說話，沒一回不先笑的，打過人，特別和氣，于通事也是好人！只有李老紅，打車罵西，仗勢欺人，連自家鄉親，還罵過混蛋！

(十二)

李老紅的身世，漸漸被小五知道了！小五對他也漸漸的失去了尊敬——不怕老紅了！

有一回——小五每月都發二十個現銀圓，花不了，寄存在老紅處——又發了，據老紅說，這月英國人才給小五八元錢，一月伙食，膠皮鞋……都出這裡去，欠資三四元，老紅說從存款扣除，一連兩三個月。

小五有些心疑——這天，又拉于通事上街，小五順便的問問自己一月幾何薪金？才知道從一來就算，每月都是二十八元，在老紅手，……老紅每月賭博……

老紅是靠不得信不得的人了！小五也厭煩了拉車，於是勸念辭職回家！

小五共拉了十個月洋車，按理應當掙二百八十元錢，只是老紅說，頭六個月，是一百二十元，後四個月四十八元，一共還存三十三元，在老紅手。

小五當夜打好了主意，第二天，在公司裡和老紅說明了去意，並且想把存錢取出，老紅似乎很替小五可惜似的說：「再過三兩個月，就能當車手了，我在洋人面前已經替你說了不少好話……」小五心裏明白，又當場謝過了，最後老紅說：「明晚到家拿錢！」老紅很不滿意！

小五又見過通事，又求通事向英國人說明了，都挽留他一陣，小

五一一謝過！

通事和洋人，看小五素日很誠懇，一朝要走了，英人給他一件舊洋服，通事給他一雙舊皮鞋，另外還賞他十個銀圓，小五高興，只是不用提了！

(十三)

第二天晚上——小五換了洋服，穿上皮鞋，把行李捲送在一間小店內，十個大洋，揣在懷裏，走向老紅家來。

小五頭一回到大通事老紅家，進到屋裡，看老紅正在炕上繡着，老紅的兒子，騎在老紅身上，手拿小柳枝，拿老紅當馬騎，紅太太才用過晚餐，在對鏡晚妝着。

老紅本是鄉下人，他太太小五也認得，是鄉村姑娘，不知近來怎的，晚間還捲起粉來了，老紅的父親，在外面挑着水，母親，收拾飯桌，一家老小，各有其事。

小五說明了來意，老紅很客氣的說：「等個三五天吧，現在街上銀行都放假了，等辦公的時候……」忽而很自傲的說：「小五！你放心，別說你這三二十元，我老紅辦事，你打聽去……」又似乎生氣的說：「你明天等一天，後天來看看吧！後天不給，大後天准給你！」

小五覺得很奇怪，當初存款的時候，老紅甘心樂意，又似乎特別歡迎似的！怎麼？今天來提款，便怒臉橫人呢？

小五信不着老紅了，因爲他整日賭博，而且公司的通事，恨他給公司丟名譽，最近就興許不用老紅，他一身飢荒……

小五告辭回到店裡，心想老紅的家，真合乎倫理，老紅是有父母，下有妻子，老紅的母親，老臉橫秋，如泥如土了，老紅的妻子，縱然是鄉村姑娘，可打扮的漂亮，自是遭人愛老紅的父親，縱然老點，還能擔動水，自然應當擔水，省子說是白吃飯的閒員，老紅的兒子，年紀小，沒騎過馬，老紅年華正富，給小孩當馬正好……

小五又想：「妻子是客，父母是奴，一點不假啊！……有好兒子不如有好爹……。」

(十四)

小五在店裡淨住着，很覺寂寞的慌，而且——自家進城以來，每天是奔波着，從沒得閒空，逛逛大街，眼看歸里了，而且腰裡還有十個銀圓，得上街逛逛去！

他——小五——用很慢的腳步，在馬路上踱來踱去，平常日子，拉車在街上，今天閒遊在街上，景況不同，心地也就分出勞開了。

街上的一切，小五素日也看過，只是沒有十分靜細的品評過，够不上走馬看花，也是跑騾看熱鬧。

小五仔細的品評；觀看；看出有些驚奇的地方，是生平未睹的！不，沒注意的！

城市人都有病，猶其是衣飾強一點的，他們的身體，沒有一個十全的！——他們的胸脯，都往前長得突起一大塊，這真正是病態！——在小五眼中！

城市人的口味，多半和鄉下人不一樣，鄉下人有土味；菜味！城市人有銅臭氣；胭脂氣；間或有些洋服料子味！

城市人的眼睛，都往上看，他們的臉，都有厚皮，他們的口唇，都薄，不是吃飯磨的，就是說話磨的！小五覺得很奇怪！

城市人竟愛戴高帽子，這禮也多送大帽高帽！他們的腦袋都有尖腿，人形，頭髮亂蓬蓬的，脚底上有高跟！小五後來才知道那是洋化的女人，早先也和普通人一樣過！

小五很替這些冬天露大腿的人們表同情，覺得她們必是窮，做不起長衣服，再不，就是她們的腿，失掉了人的靈感，若不然怎能不知道冷？——城裡醫院很多，小五也知道！

怪物不遭人怕，有時狗在後邊一群群的跟着。

(十五)

小五當天晚上，回在店裡，合計了街頭上的怪物，和老紅的偷理家庭——他聽人說過，國家有法律，人民有主權，他想：「我小五有權之日，一定要制幾條法律。」——

(一) 父母年逾五十者，如奴僕，逾六十者，如牛馬，供子女使用！

(二) 妻與子，爲吾人一世愛物理麼，奉父母之甘旨，敬以養妻

子。

(三) 有不孝妻子，不役使父母者，罪以親其不當親，用其不當用論，處五年以下之徒刑以上三條或科二萬以上之罰金，用於民法！

(一) 各街村市長，須於各該管下之街村市內，每於冬日，燃燄氣或洋爐子於大街上——馬路兩旁，以免女人腿受凍！

(二) 販賣梳髮具者，即時停業，因已不需要矣！

(三) 各處多設狂犬治療所

(十六)

小五高興了，要去看戲——這回因爲不知道劇場，所以坐洋車去的，可憐拉了一年來洋車，頭一回坐着！

劇場內有案內的人，各處安排客人，小五等案內等了半天，可是案內必是眼力不佳，沒看着小五——小五只好自己找個坐！

劇開了——唱的是「呼延慶打搗」，有黑臉的包公，好管閒事，好打不平，費力不討好！有白臉的龐文，又好又滑，專取奉迎態度，能甜言，會密語，不吃虧！——劇的大意，在小五眼中，看到如此的梗概！

小五坐在椅上，一邊看戲，一邊想：「從古至今，都是黑白臉，兩心眼啊！……李老紅的父母，臉就黑，妻子臉就白，老紅愛黑不

愛白丁街頭上的——穿洋服的；騎馬坐車的，和怪約都是白臉，趕車，拉車，掛煤的……臉都黑，他們的心呢？……。」

小五又看見了，看見了戲台的作「給客人送擦臉手巾」的人，很有趣：——

台前一個，投入送手巾，叫擦擦臉，手裡有個十來條毛巾，熱氣騰騰的，送一回，把手巾收在一起，擰在一塊——嗖的扔向後台，像一個白大蝴蝶，白鷗，在空中飛着！

台後有人，接住洗洗又扔到台前！小五就坐在台後披毛巾人的附近，毛巾嗖嗖，直從頭上飛，有時還帶一兩滴水，落在小五衣裳，或手，面上！

他們的手藝特別准，並沒接空過一回——小五聽說書的說過：「黃三才能打頭金鏢，能接梅花連珠箭……。」看你家老爺，金鏢取你……。」「少要逞能，看法寶……。」小五一面想，一面看送手巾人的手段，不禁嘩然笑了！

急的台前大將，一鏢打來，看看要落在小五前面那位身着洋服先生身上，先生一歪頭，鏢個鈴裡藏身，叭的一聲，打在小五頭上，幸是巾鏢，若金鏢還打死小五了！鏢落在小五懷裡，台後大將，夾小五懷裡，拿出巾鏢，走到洋服先生面前，深深的賠了不是，看看小五，走過去了！

(十七)

第二天一早，李老紅來了，敲着小五的店門，小五還沒起來！

老紅一臉和氣，一面笑着，一面說話，想要請小五吃早飯，因為是窮單，而且小五要回家了，算錢饒行！

老紅吃館子是行家，菜名爛熟，順口要了四五個菜，和波羅密酒——小五過年也沒喝過！老紅必是常吃，還拉了賬，館子經理拖着一本賬，向老紅要錢，說老紅虧八十多元了！老紅很脆快，從腰裡掏錢包，遞給經理先生，說：「一文不稱，裡頭有兩張當票！」

酒滿菜齊了，老紅對小五說：「五兄！」小五大為奇怪，我怎敢把五字加在兄字上？……。」「五兄：你那錢，久後給你積家去吧！現在我手頭少看緊細，銀行也細沒開辦！你信着為弟嗎？……。」

老紅的嘴，一面吃菜，一面還能說話，把小五說得也是沒法，只得默許他久後把錢積到家去！

吃飽喝得了共吃了四五元錢，堂倌說過，今天絕不賒賬，老紅腰裡，當票兩張！

小客廳內三個人，老紅，小五，堂倌，堂倌站着拿錢，老紅衣帽穿敞好了，小五也收拾整齊了！——給錢就走！

許久，小五明白了……從腰內掏出五個銀圓——還剩三個了，還給飯錢！老紅，一看小五動錢，似乎特別著急，喝了一口漱口水，碗在左手拿着，右手掏錢……嘴裡水，華拉拉拉作響，還傳呼的阻止小五……似乎不讓小五給錢……。」

堂倌錢拿走了，老紅水吐在地下，右手拿了出來，老實的埋怨小五，說：「我老紅今天請五兄，怎叫五兄拿錢？……。」

小五似乎心裡也明白一點，別看他有呆氣。

(十八)

小五——住店也住四五天了，摸摸自己的錢包，一共十個銀圓，老紅請客請去五個，又看戲，又買洋烟……只剩三兩個了！再住一天，尙够店錢！

眼看行囊空蕩了，只好速速歸里吧！小五心裡不大痛快，在店裡也坐不住，還是街頭走走！

在街上，小五聽一般人哄傳，說：「××名士，在××演說！」小五從來沒看見過名士，名士說話，更是天外鳴音，小五一次沒聽過，他本著好奇的心理，打聽了聽講處！去開開眼界。看看名士……。」

……。」看見了……。」

名士特別漂亮，穿的極美！說話還有個架子，講的是「女子解放

！」女子聽衆特別多，鼓掌聲，笑喧聲，不一而足！

名士說話特別有理：——女子也是人，男人不當牛馬視之，女子是國民之母，吾人當尊敬之……虐待不許……自由平等……男女平權……社交公開……

名士說：話哭起來了，眼淚長淌！聽的女子也很多哭了，還有抽抽肩背的，似乎很悲感，小五覺得太奇怪了！——女子開放，名士和小姐，怎都哭呢？……女子解放，街頭的怪物，其足已駭，其髮已蓬，還得怎解放？……一天洗三遍臉，役使公婆……不愛生養子女，不愛育子女，再解放就得上天作神仙了……小五這樣想着！

名士說完話了，在掌聲雷動裡，下台了！小五很贊成他，够個名士。
名士坐上了洋車，走了——小五拉過洋車，跟在後面跑，他想着看名士那裡去？看看名士，在私邸怎樣尊重女權！

名士下車了——街頭已是黑暗得十分，燈光遠近的閃爍着！
名士進門了，門口有個招牌，不是住家的住宅，像個買賣，門口掛「巧美班」牌子，裡面麻語聲，淫笑聲，傳達戶外，隱隱聽到名士似乎在說：「近來忙！所以……」小五心裏不大明白，罵聲：「甚娘養的！」……

(十九)

看完名士的行踪，他——小五——氣憤憤的走向店裏！

途中，在小五前面，一位女郎，挽着一位男人的手，在踏着馬路，得意洋洋的走着！這在小五眼中，也是奇遇——也跟子看看他們的究竟！

一群乞丐——不，馬路天使，似乎是無賴，在女郎和男人的後面跟上了……阻害他們談情，打擾他們談愛……女郎說：「給他們點吧！太討人嫌了……」男人從兜裡，拿出一把銅元，嘩的撒在道上——天使們分頭拾去了！

一個老者。瞎了眼，雙手捧着布袋，坐在馬路邊，向行人乞討……很可憐的述着，老運的坎坷……女郎和男人走來了，老者又念述道：「可憐可憐我吧！可憐我是瞎子！」
男人，心裡不大高興，拿文明棍，照着瞎子頭上便是一下，可憐瞎子，並未會躲，他還罵道：「討厭的老混蛋！」
小五也一一的看到了！

(二十)

夜色越發深沉了！小五回到店裡——早先聽說過那些跳舞場，咖啡館……也想去走走，只是行囊羞澀了，及早回去吧！當夜他打定了回家的主意！

他躺在店家的床上，忽而往事和春波般的湧蕩在心頭上了！

春子

矢 眞

在丁市僻野角落裡，貧苦的人家爲了避風躲雨不得不砌壘的幾列土房裡的一間低矮的茅屋裡，除了一隻豆光大的油燈孤單的矗立在破桌上，拚命的燃燒着；縷縷的黑烟還不慌不忙的在牆裡冒出來；一切全是死氣沉沉的沒有一點聲動。

「奶……奶……媽媽又在……」

春娟——一個才滿十一歲的女孩子，一邊向着盤坐在炕上的奶奶低叫，一邊翹起頭注視媽媽，最後很不自然的又低下頭，眼裏滿含着淚珠，早已衝出眼簾，雙雙滴落到潮濕的土地上，手裡還不住的撫弄正在吃奶小弟弟的小手。

「春子！怎麼又傷心呢？」

一位沒有牙齒，頭髮蒼白，受盡風霜浸蝕，流離的痛苦，畢形衰老個個坐着老太太，——春娟的奶奶——，低沉的說出。

「沒有，媽：娟……又在……多舌……」

爲了免去老人家的感傷，春娟的媽媽，不得不違着自己衷心，這樣的回答；可是湧定在眼眶裡已經涼了的熱淚，再也不能制止住，立刻順着兩頰流了出來。

「要不，趁着還沒有大涼，我們回家吧！……」

「回家，不成吧？唉！沒有路子了，也只有這一着了！」

還沒有等這位老人家把話說完，春子——春娟的媽媽——含混答着。

「奶奶，我們趕快回家吧！到了家，妳看着小弟弟，如果水脫了，我同媽拾點柴火什麼的；」

智慧的春娟，馬上走到奶奶面前，顯出很快活的樣子。

「傻孩子！奶奶早就盼望着回家呢？這幾年的罪算受够了，誰叫妳爹死這麼早呢？我才再活幾年啊！最苦的還是你們娘倆呀！……」

這位老人用袖襟拭去那乾枯的幾顆眼淚，嘴脣嚙不住的哆嗦。

「媽！不要再難受了！以後還是少提這些事吧！過去的算過去了，說來全是我的命薄，怨不上旁人。」

「命！落到這一步，虧了我一向還整日燒香呢！……還是那句話，老天爺睜眼，總會有我們的飯吃，妳說是不是？」

春娟的奶奶先是有些怨意，可是接着又轉了話頭：「再說，如果，安定了，水再脫了，我們不是還有幾個……」

「老天爺睜眼！唉！果真會睜眼，怎麼老趕盡殺絕呢？那些作惡的人，怎的還不報應呢？回家就回家吧，這樣的地方實在沒有苦命人的活路啊！」

春子忽了變了一向寡言的態度。

「行惡的終究不會好的，妳的身子要緊，着急，光兒吃了奶，會生病的。」

娟的奶奶還在作夢，不明白自己兒媳內心的悲哀。

「……」

春子沒有回聲。

「媽！奶奶不是說回家嗎？怎麼還……」

娟兒把話說了一半，又停住了。引起春子一口抑鬱無極的長嘆。

「春子，倒是怎麼回事，不要瞞着我吧？怎的今天晚上這樣難受呢……」

「唉！爺爺爹爹有礙的話，該保佑咱們啊！」

整個的屋子充滿了低沉啞啞聲，這時只有不懂事故的光兒，已經入了睡鄉。

「不會瞞着媽的……唉！他們太欺辱人了，太可惡了！」

「不是那一輩子造了孽，輪到我們頭上受苦，受窮，去丟人。」

娟的奶奶：呼吸已經失了勻和，臉上湧起一片悽慘。

「媽！說不上受苦受窮，更說不上是丟人，到了絕路的時候這也是生活的路子……只是那些不要臉的東西們，太叫人過不去了……」

不是看在你老人家身上要不是爲了，這兩個無依無靠的孤兒孤女，我早就……我實在不願說這些絕話，招你傷心啊！不過……」

容易感傷的春子的眼睛裡又熱灼灼濕漉漉了。

「……」

「是三個月以前的事了，那時是七月光天，在一個下午，媽，大概妳還記得，就是我說不舒服沒吃飯的那一天的下午，由工廠回家的時候，在路上忽然走出了一個男人，看樣子也是作工的，不過我並不認識他，竟向我碎笑着說些不三不四的話，我走快了他也走快了，我走慢些他也走慢些，當時我真不知道是氣是怕，後來路上又走過一個人，同我走着一個方向，他才離開去……媽，我的性子妳是知道的，唉！當時我的心真碎了，可是事後想到了一切，我的心才算解開，這些我始終沒有提過，想不到今天那個東西，不，不但他自己，還有幾個，在我回家的道上，尾隨在我的身後，一直跟到咱們胡同口，嘻嘻笑笑的才算走開，他們還異口同聲的說：「好，認得門口就好辦了」，媽！我們還能在這裏住下去嗎？」

春子不停息的訴說出這比悶鬱在心裏的憂怨，胸襟馬上寬鬆

些，好像大病方愈，神經說不清起了一種什麼作用，全身的任何一部分全覺得輕便舒暢，可是再沒有力氣接下去，最後鼻息哽咽了。

「說什麼我們也不再多住一天了，眼看天也冷了，這裏那是我們親人呀！一天沒錢便要挨餓，粽子麵也賣到三毛錢一斤了，再說死我們也要死在家裡啊！叫那些野小子行去吧！他們也是父母養的，一樣也有姊妹，遲早會報應的，該報不報時辰不到，當世不報來世還報呢！聽見了沒有，好心眼，結果總有打救，你不要傷心了！你傷心我更……」

「媽！別哭了……」

春娟仰着臉向着媽媽說：

屋裡的空氣，又重新沉寂了下去，像墳墓一般的空寂；只是那淺藍立着的油燈，還在搖曳地發着不明不暗的紅光，比剛才更慘淡更淒涼。

× × × 莊的風景，真算得上幽雅美麗，那裏有明鏡般的清河，灣灣的由村西繞過村東，河的兩岸遙遠着蛇形的蜿蜒長堤，堤的兩坡平鋪着碧綠無垠的小草，又有無數的垂柳，行列在堤左堤右。淺灘上叢生的蘆葦，把河流恰恰夾在中央，每當夕陽的時候，微風之下，佇立堤頭，那裡的景緻正是一「好風吹碧水，雲如絮江上輕舟。」

這裏雖說有幾百家住戶，可是除了姓王的以外，別姓的人家，倒沒有多少，在××莊姓算是頂頭大戶，莊裡的人們，見了面全是大爺長大叔短或是老兄老弟的稱呼，十足表現出鄉村裡一種敦樸純直的古風氣，村的街心，有一片帶有埠口磚房，門前還有兩顆很大的古槐，那便是春子的婆家，祖上就是出名的人家，幾十里方圓，誰不曉得××莊王家富戶，自從王大伯當了村長，更是名稱其實了。

鄉間的時代，總覺落到城市後邊，在城市裏已經鬧得不可開交的

大小家庭問題的時候，在鄉村好像漫不經心似的，家家還是靠靠奶奶孫孫子女大嫂子女四妹子的團團過着，春子的婆家，當然也不會例外；可是春子婆家的人口，並不很多，原因是王大伯家裏到春子丈夫這一輩，聽說已是七世單傳，所以除了儲蓄的幾個長短活外，不過只是六口之家，除了麥秋忙個不休，平常的日子，倒很清閒，生活也確實豐裕，再加上春子的丈夫，在外邊有個小事，更顯得錢通，當家什戶的全很羨慕她家，她們自己也很知足滿意過活着。

「這孩子，總好多嘴，說着說不着的也要說，打吧！礙着咱們什麼事，反正誰來了也得拿糧。」

一天的上午，接到了春子的丈夫——卓人——一封信，王大伯正一面吧嗒着烟袋，一面拿着信，很用力的瞪着大眼去着信上的字，像對誰說話，可是並沒有抬頭，忽然王七——××莊的鄉地，呼聲喘氣的跑來說：「大伯，縣裏來了緊急公事，叫你趕快到公所去。」

王大伯立刻停了話頭，於是大家四眼睛，不約而同的，全注視着王七，雖然每個人臉色全不相同，可是都現露出驚訝的神氣。

「什麼事，值得這樣慌忙？」

王大伯拿出村長的派頭。

「反正去到了就知道了，我也說不清，聽說是軍隊快來了，走着抽，快去吧！」

王七因此還去催王三叔——村副，沒有把事情報告清楚，已經離出屋子，高聲的喊着，一到村裡有點應酬，鄉地們多少要找些便宜，所以每逢有了事，王七的精神，顯着分外十足，比誰也跑得佔先。

「左不是那麼回事，來就來吧，白麵大餅有了，還有什麼話說。」王大伯把剛才那種緊急的表情，又收斂了起來，×××的在磚地上磕烟斗裡已經再也吧嗒不出烟的殘燃着的灰爐，隨着又用右手把烟袋插到那補了又補，據說使了足有十年左右的烟荷包裏，左手很使

勁的揉捻着，去裝第二袋烟。

「這小子一有事就歡了他，窮光蛋一個，當了不到二年的鄉地，吃的他肥胖大臉的，你就別癩了，趕快去吧！候候過去就完了。」

王大媽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娟她爹信裡說，這回打起來，說不定要多少年呢？」

春子無意的語訓着。

「小孩子可知道什麼，見的也比他聽過的多呀！八國聯軍圍洋人；吳大帥打老段，……那是多麼厲害，也沒開多少日子就散了烟，小孩子們就這麼多嘴！」

王大伯說的話子像是經驗之談，除了春子心裡不以爲然外，王大媽把老伴說的話，很認爲是天經地義。

從那天起××莊就忙了起來，接二連三的老是過着軍隊，先是整齊大隊，向一方開往，後來方向便沒有一定，秩序也不像以前那般齊整，慢慢的大隊也不見了。不過只有零星小隊，有時還可以看見，兵士全現着頹廢疲憊；不知爲了什麼，他們走的道路，倒很一律，方向同以往的大隊，恰恰相反了。

涼秋逼走了炎夏，寒冬又替代了涼秋，青草的綠裝，也被冷風颳掉了，漸漸的披上了同黃土色一般行將入墓的長眠之衣，隨風盪漾碧綠的柳絲，也不知道那刻那變成惹人煩惱裸裸的枯條，受着北風的執使，不住的吐出一種颯颯的嗶嗶，尤其一入了晝夜的時光，再加雜着粒粒黃沙隨着寒風敲打窗紙的響響，聽了更會令人淒涼生畏，長流不息。河水，也結成了沒有詩意平淡寡味的冷冰，只剩下較深的中央，河水仍在緩緩的流動，好像要同嚴冬故意爭抗，可是無論怎樣掙扎，寬闊的大河，也縮小了而枯，形成長帶一樣的寒流，蘆葦早已穿上了寒霜，天空上又重複聽到雁聲；總之，一切全充滿了蕭殺的景象，使人

感到愁人的季節，不容商量的又到了人間。

氣候是無情的變換着，人間的一切，也是無情的變化着，變化的使人淒涼可怕。

更凝剛已啼過天空，滿天的星光，還在閃爍，東方仍同西方一樣的深黑。

寒，有如暴風雨前的天氣，很緊張的山河的北岸，傳來一陣雜亂混沓的響音，遠遠的能够辨出那是車輪的輾轉，人馬的奔走，無疑的在指示給人們這是大隊的行進聲。

××莊整個的充滿了女人的嗚咽，和孩子們尖銳的號喊，車夫的嗚嗚，和汪汪犬吠，有時還夾雜着怕人聽見的細語。

「快點吧！車早套齊了！」

這是卓人的口音。

「春子，箱子全鎖齊了嗎？」春子的婆娘不放心的追問。

「走吧！我在家還怕什麼？」

王大伯很不耐煩催着。

「爹！你不走嗎？」

春子奇怪的問。

「我麼？」王大伯臉上起了幾條苦意的皺紋，頹然的說：「先不走

看：再說吧！」

不過王伯的表情上，已經顯得很是淒涼。

「好：看着光兒，他太小，卓人聽見了沒有，處處要小心，無論走到那裏，總至少說話，不要離開你媽她們。……」

王大伯不放心的叮囑自己的兒子。

「來了，你也得躲躲，聽見了沒有！」

「唉！走吧！」

「喂！喂！喂！喂！」車夫搖起鞭子跟着馬蹄，車子也開始蠕動起來。

車子隨着大羣出了××莊，在一條荒蕪的小徑上，軋轆的行着，前面展開無涯的曠野。××莊又慢慢的回到沉寂，只有車夫的鞭聲，劈劈地從遙遠的原野斷續的傳來。

「那全是廢話，打開鼻子說亮話，你不要撒謊了，你沒有軌外行動那誰能信」。王七一——一年以前還是土鄉地光棍一條，沒老沒少，平常就楞楞楞的，天不怕地不怕，再加上時勢造英雄的機會，先是三一羣兩一夥聚合一起，沒有多少日子，居然帶領了幾百號人，作了××長，據地爲王了，——耀武揚威的問着卓人，目不識丁的一個大粗人，現在也會審起案子。

「王……七……」

「混帳，這裡不准胡說。」

護衛們把卓人的話給嚇斷了。

「我也是受長官的命令，才這樣辦，你要明白，我替你已經背了

黑鍋！」

王七的話緩和了不少。

「家裡有錢，就是那三缸！」

「三缸洋錢已經見到，」王七很坦白的承認，然而不待卓人把話說完，他又接着說，「現在頂要緊也是頂不好辦的，還是你這軌外行動，不要以爲財產充公就算了事，實在的情形，你要明白，要知大權並沒操在我手裏。」

「聽天由命吧！俗語說得好，欲測之罪，何患無辭，軌外行動我就是死了，也不承認有的。」

卓人面頰肌將表現出很慘黯的青色，兩鬢的筋肉在勻稱的顫動好像大禍就要臨頭。

「好！」王七又猙獰的說：「下去吧！反正我姓王的總算對起×莊人們。」

自從卓人失音以後，×莊沒有不担心這樁事的，其實像這樣的事，已是司空見慣也並不怎樣新奇，只是莊裡的人，覺得卓人年歲不大，平常對待鄉老，很是和藹親切，少年老成，沒有上洋學堂的那股子雄糾糾高傲得連自己的父親都不睬的洋氣所以他們很担心他的失音，春子在全村裡早已博得賢慧之名，他們更同情於年青青的沒有了丈夫，的春子想老天爺實在太不淨眼睛。

時光真像閃電一般的迅速飛過，大地上的一切，也隨時光一同過去的永遠的過去了，消失的也永遠的消失了，×莊的人們，漸已把卓人這樁事的記憶被時老淋得退色了，很少再有人去談說。只有他年近古稀的老爹老母，他那已經失拉靈魂的妻子，和他早已曉得事故的女兒，——春娟的腦中時時泛出卓人的面龐。

金錢的損失，流離的痛苦，王大伯的心身已够疲憊勞傷了，忽然又遭逢這樣重大的打激，生活更感覺乏味，精神氣力一天的頹廢着一天，慢慢的飲食也不能下嚥，終於一個動亂的清晨，含着滿懷的悲哀，與這個人開作了永遠訣別。

× × ×
是一個夏日黃昏的時候，天空漸已着上了朦朧的夜色除了還有幾家的竈突，在冒出縷，炊烟外，四週都已歸到寂靜。

「……嗎……吃飯吧？……」
春子溫柔的說！

「唉！吃飯呀？我不……」
「奶奶！你喝吧！」

春娟捧着粥碗一步一步的走到奶奶面前，細嫩的小手，已經變成黑枯豐潤的面龐，也顯着黃黃消瘦了。

春子把失神的眼睛瞪得溜圓，注視粥鍋和麵團，她的肚子咕嚕咕嚕的響起，心房忽然振盪起來，胸膛裡說不清是膨滿，或是空虛，很沒有力氣的向着春娟說：「娟！你同奶奶一起喝吧！」

「春子，你們吃吧！我今天好像心裡有事，心口總覺有點堵塞，不知道餓！」

春娟的奶奶湊到炕桌，捧起碗喝了幾口稀粥，就又重複的把碗放下。

「媽：還是勉強喝點吧！聽三爺說，水不至於再漲了，放開整吧！到那節說那節，竟愁是沒有用的，」

「唉！——水火無情啊！」
悠悠一聲長嘆，無限的琛沉，引起了無盡的悲哀恐怖。

× × ×
「汪，汪，……」
街狗叫的聲音，有異差異，聽了很是刺耳。

「嗷！嗷！……」
顯然是銅鑼的聲音，這聲音比平常敲得格外急燥，接着全村全響動起來。

「聽！街裡怎的忽然嚷成一團，鑼也響了起來？」
春子的聲音有點顫動了。

「……」
「……」
「……」

「水要漫槽了！老鄉們，插塊去把！」
打鑼的人，一面用力去打鑼，一面隨着街心氣喘急奔的，扯着嗓子大喊。

「拍！拍！噠噠！」咳嗽的聲音同打門的聲音一合成一片。

「媽！有人打門呢？」
春娟整個的身子湊到奶奶的懷裡神色十分恐懼。

春娟整個的身子湊到奶奶的懷裡神色十分恐懼。

「春子！怎麼還關着門呀？街裡的人已濟滿了。」

接着門外又是一陣咳嗽的聲音，這是一位六十多歲老頭，——在××莊王姓裡佔個大輩，又因為排行老三，所以王家的人們，差不多都叫他三爺，生來就是一位慈善心腸的人，遇事沒有不幫忙人的，自從春子的公爹死去以後，春子家裡的事，他爲力的地方實在不少。

「三爺：這：怎麼好呀？」

春子把門打開，聲調已經失掉勻和。

「告訴妳媽，把要緊的東西放到手底下吧！看樣子，這個莊是保不住了，走不開就先上房吧！這年頭：唉！……」

三爺左手提着一個紙燈籠，右手扶着一根木棍，個個着身子，由村東走到村中，特意來囑咐春子。

「三爺進來說話啊？……沒許個願嗎？……」

「願早許過了，有人扒口子，龍王爺也救不了人啊！」

「還不扒堤嗎？三爺？」

「可不是嗎？五里稱王，誰敢管誰呀，回去吧！告訴妳媽，我也不進去了，妳聽！村北這片聲音，那正是一溜十八村的人們搶堤呢？說來也是人們的孽數，在難的難逃，耳朵靈着點，」

三爺個個的腰更成一團渾紅了臉，隔了很大一陣子，一口黏痰

隨着咳嗽的終息拍的一聲吐到地上。

在黑黑夜裡，離開不遠，已經看不見三爺的身子，只見那發紅光的紙燈，一擺一擺的搖動，伴着三爺呼吸氣息，和他同街裡來往忙動的人們說話的聲音。

× × ×
 水勢慢慢撤退，逐漸把××莊重現於大地，房倒牆頹，已經沒有以前那般整齊樣子，村外的田野還是淹覆在一望無邊的水底下，糧食昂貴得不成樣子，棒子全賣到十幾塊錢一斗，水裡的青草也被打撈吃光了，百姓們實在沒有生活的門路了，可是爲了還要活下去，大部分的人，全靠家帶眷的捨開了幾代來，曾未離過故鄉非向希冀的大道上，尋找生活的食糧去，在街裡再也不容納那生活下去的窮人們，有片刻的停留了。

× × ×
 招人辛酸的歲月像水一般的瀉過，牠給在生命線上掙扎的人們的記憶上不知刻上了多少碎心的悲哀，和永遠的疤痕。

春子同婆婆由丁市重返××莊，不覺中又已渡過半年多的光景，她們的生活，還同以前一樣的窮困，不安，仍舊少不了往復奔波。

(完)

綠陰下的日子（下部）

麥 靜

往後的日子真是靜得連它的腳步聲都聽得到的，從這里我乃有一種安適的感覺，我的身體也怪好，譯書的工作進行得很快。有時至上午未回，或者她有事出去的時候，我自己總愛靜坐一會，靜坐的時候彷彿身邊也並不寂寞，這正好像家裡突然添了一個人，乃突然添了一份熱鬧，即使這個人偶然有事出去，覺得家裡也還是一樣熱鬧，這個又使她有一種新房的感覺，覺得無處不充滿著一種喜洋洋之氣，彷彿心身也藉此有所寄托了。玉那方面我也看得出，彷彿我們大家都以現狀為滿足，將來的事情自然無法去追究，要追究明之是自找苦吃，可是在我心裡總還不能像這樣簡單，我看得出事情發展下去會得到如何一個結局，這時我乃從神的地位跌到凡塵裡來，我乃有人間世的苦痛了。我想一個人總還是少與人接近好，能躲避寂寞也就不能躲避別的一切災難。前邊說到玉能了解我一點短長，其實她能了解我恐怕也只是這一點，我們的環境不同，教育也不一樣，所以在我看來她對於我恐怕是談不到了解兩個字的。我有時管發愚想，等我到了中年的時候，也許不致拒絕一個三十多歲真正能了解我的女人來相伴過一生，在我看來女人一生總是不脫孩氣，而三十歲以前的女孩子則尤其天真無羈，這個天真又常常使我快樂而惆悵。其實說起來我也是被人認做有孩子氣的人物，幸虧有這個孩子氣凡人乃看不出我的悲哀了。不知道這個究竟是不是就是一種悲哀抑或一種幸福，我總太喜悅表現我自己，以自己發生的思想感覺為快樂，因此我難得人同情，我無意

中國文藝 綠陰下的日子

之間辜負若干人的好意，我自己還是寂寞的了。

有一天我從圖書館查書回來，是一個禮拜天午後三點多鐘光景，滿院子清清靜靜的，只有蟬聲在驕陽下的綠陰中斷續地響着，我推開那道木柵門走進院子去時，聽見玉那邊屋子裏有人談話的聲音，似乎除了那個嬌甜的聲音外還有另外一個嬌甜的聲音。這是玉正因為什麼事情拾起頭來，她的目光是遲愕的，似乎有一瞬間的工夫才看見我，看見我一個人痴立在院中，乃向着窗外招呼道：

「你進來，我給你介紹一位朋友。」

於是我便看到另一個白嫩的面孔伸過這邊窗子來，僅只是一瞥又從玉身邊縮回去了，底下還聽到一陣輕輕的笑聲。我現在有點茫然，實在是掉在一種奇異的夢境裡，眼前的光景都非我所有，眼前我所看到的女孩子只空有一副皮殼了。我走進去時，玉乃正式為我介紹：

「這，梅小姐，這是我哥哥的朋友李先生。」

我笑着和這位梅小姐點了一下頭，又正視了她一眼，我的思想還是在過去的回憶裡了。這時玉又說：

「這位梅小姐也很會做文章，常常在報上發表東西的。」

我想問她為什麼要說這句話，所以看着她微微一笑，我又看到梅小姐的臉也紅了。這個我覺得很有意思，但這樣一來更窘，底下更想不起什麼話要說，其實說不說是不碍事得，我現在也不想有什麼話要

說，督只想靜坐一會了。但一會工夫我乃覺出我自己的可憐來，在這天地裡，我成了什麼樣一個角色呢，我自己無心之間造下了一樁罪惡，別人不知連我自己也不曉得，天下之至悲至痛有甚於此者邪，嗚呼風景，我當爲你同聲一哭也。於是我乃說我自己還有事要作，離開了這間使人念悵悵的屋子了。

我和梅小姐初次晤面就只有這一點記錄，回到自己屋裏我方細細摹擬那柔和而且脩長的頭髮，那臉上的輪廓，那眉目間一派靈秀之氣，於是我才想起來了，我想起初到北平那天晚上在戲院裡碰到的那個女孩子，那個穿緋紅大衣的女孩子，我乃又有一番悵悵，爲什麼我那晚上就那樣漠不關心地走了呢，然則這一次的相識真是一件多餘的事了。現在又該到了我閉上眼睛休息的時候，好半天我聽到外面有人敲門的聲音：

「怎麼，睡了嗎？」

「我沒有睡。」

我從沙發上跳起，揉着眼睛，表示我剛才實在是着了一會的意思。進來的正是玉，她現在又換了一件乳黃色緞縐着式疎或密細長黑線縐緞長黑邊的蘇綢旗袍，似乎還剛擦過臉，有一陣輕淡的香氣從那剛修妝過的勻淨白膩的腮間透出。我以爲她正預備出去，或者剛從外邊回來，現在天又變陰了，而剛才却實是紅日當空，所以在我看來剛才的事情却已經是很遙遠的事情了。我茫然地說：

「你剛從外邊回來？」

「我那里出去了，梅小姐剛走。」

她笑着說，在我對面的沙發上坐下。我又猛然發覺她不知何時已經把那前頭的留海攤了上去，透露出那前額雪白得可愛，她現在真有點兒蛾眉的樣子，真是一塵不染了。我乃摹擬她未攤上留海去時，乖巧地在那短短非髮下的那對玲瓏清徹的黑眼睛，那對會說話的使人悵悵的眼睛，覺得地沒有意思攤上去也好。她似乎在想別的事，見我

看着她，便笑道：

「你看梅小姐怎麼樣？」

「玉，我問你，你們是怎麼認識的，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我這句話果然說得很是得當，但却是無意觸到她心裏的快樂，她看了看我，笑道：

「你這幾句話很使我高興。我們都有朋友。我覺得我們這一生裡最難得的就是朋友給我們的真誠的友誼。她是我中學時的老同學。這些老同學，死的死，嫁的嫁，有的平常就不來往，所以一畢業就可以說是永遠分開了，只有她沒有和我離開一步，我是說在這個大城裡，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天天見面，可是我們的精神總是相互默契的，我們時時都在彼此思想着。她對人真好，她常常有犧牲了自己的決心，爲了安慰人，她寧肯自己去吃苦。這個人我沒有看見她跟人紅過一次臉，那分滿真使人感動極了。」

「真是好人，」我笑着。半晌我又說：「這位梅小姐的家庭大概很幸福罷。」

「我不知道你指那方面說，現在看來她可以說是幸福的，也可以說是不幸福的。她父母都去世了，她現在可以說是一個人，她是依靠她的姑母過活的，可是她姑母却很疼她。」

我又想起那晚在戲院裡的情形，到這時這個人的身世我已明瞭了一半，我本想繼續問她姑母家的情形，但我又實實不忍心再追問下去，這樣一遲疑，我就沈默了。

現在窗子上又突然亮起來，我不知道外邊的情形，大概又是紅日當空了。嗚呼，好長的夏日，真是人事滄桑，這一半天的工夫不知道幾易寒暑了。玉又突然想起了什麼，望着我笑道：

「我剛才還以爲你不高興她，我是說你跟我們一塊談話覺得沒有意思，所以回到自己屋裡來了。」

我笑着好半天沒有說話，最後只好說這樣一句：

「你真是小孩子！」

真的我只好這樣說，說了她的臉也由不得紅了。我現在心裡實在說不出的惆悵而喜悅。我老了，我那里能跟你們孩子一般見識呢。當我離開那屋門的時候，我實在有犧牲之一念的，這個話也許危險性大一點，我是說還是讓我去做夢罷，反正我們都是好心腸，這些地方我心胸寬廣得很，我總還是一個懂得藝術的人，不管說是悲哀或者快樂都可以，我自己總有我自己的主見了。老實說對於玉我並沒有什麼不了解，我也沒有什麼責難她不了解我的意思，一切悲哀我覺得都應該由我來承受，所以剛才那句話我說了又覺得後悔了，但我想她也許不知道我的意思的，便忙著加一句：

「女孩子們真是心眼多，初次見面的人，我們有什麼高興不高興的。」

她聽了望着我淡淡一笑。她也許以為我不懂得她那句話的意思，也許不相信我不懂得她那句話的意思，所以看來很是寂寞的樣子了。我想起一句話：

「你這件衣裳很漂亮，黃色的料子鑲上黑邊，又素雅又大方。」真的她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想起說這樣一句話，她自己也由不得笑了起來：

「我自己就是喜歡穿乳黃色和蔥綠的衣裳，大紅的有時也喜歡，不知道為什麼。」

「淡黃和蔥綠代表和平，青春與快樂，大紅象徵你蓬勃的生命力，你想那裏有老太婆穿這些顏色衣服？」

「你真會說話，」她微笑着看了我一眼，心裡顯然很高興的樣子。「可是有時候我也喜歡穿灰的黑的那些顏色闊濶的衣服，純白的素淨料子也喜歡，我有時會就心我的喜愛太多，人家會以為我是一個沒有個性的孩子了。」

她說這話時音調是非常的平和而且優雅的，我真如聞聲音，心境

像極樂的淨土了。

「沒有關係，」我笑道。「顏色也能代表一個人某一時的一種心情，我們不能老是快樂的也不能老是悲哀的，快樂時我們喜歡穿一些顏色鮮豔的衣服，悲哀時自然喜歡穿那些顏色闊濶的了。再說年輕人正是生命力蓬勃的時候，這世界上一切聲音顏色都使他們感覺驚訝，他們常常用一種好奇的眼光去找尋那些新鮮的物了，所以我說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們別看她們有時做起事情來儼然大手大腳，心靈却仍然單純得像一個天真的小女孩了。」

「她看着我笑了笑，表示很感謝的意思。半晌，她又笑道：「這件衣服我還是初次穿，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高興想起穿這件衣服。小時候穿新衣服覺得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樂，你這些說我真成了小孩了。」

她說完用一種詢問的眼光看着我，好像在問我你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快樂嗎？我並沒有迴避她的目光，裝作一點都不知道的樣子笑道：

「小孩子好，小時候的事情最有趣。」

她睜了我一眼，彷彿底下真應該是一聲輕微的嘆息了。這時外邊台階上有輕巧皮鞋走動的聲音，同時有人向着這屋裡輕輕嘆氣：

「怎麼，一點聲音都沒有，沒有人嗎？」

接着便有人推開門進來，進來的這個人却正是那位作嫂嫂的。我看見她，便忙笑道：

「好半天沒有見你，睡覺了罷。」

「可不是，」她看了看我和玉，笑道。「我剛睡醒午覺，想起來找你們說一會話。」

我笑了笑，沒有說什麼。玉仍然是那種似氣不氣的樣子，彷彿連嫂嫂進來也沒有理會到了。但是作嫂嫂的却看了看她，笑道：

「怎麼，三妹預備出去嗎？我剛才彷彿聽見梅小姐來了一趟，怎

慶又走了。」

「可不是，我穿了衣服就是爲預備出去的。」

玉說了這句話，連頭也不回就打開門出去了。

「怎麼，我無緣無故碰這個釘子。」她笑着，又看了看我。「你們吵架了罷。」

我是一直看着玉走出房門去的，我連一聲氣都不敢出，真個的，我能表示什麼呢，我現在心裡實在只有我自己的悲哀了，稍停了一會我很鎮靜地笑道：

「你想我們會吵架嗎？」

「我也想許不至於罷，」她說，很機智地笑着。「你的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可是我問你，你覺得玉這個孩子怎麼樣？」

「我不知道你這句話的意思，」我們過頭看着她笑了一下。

「你這句問得好，我知道什麼意思呢。」

她看着我微微一笑，推門出去了。

我的心乃沉靜下來。不知道外面的光景如何，窗子上，又陰悶起來，到了黃昏時分，一陣風過後，天上却漸漸灑灑地落起雨來了。緊接着好些天都沒有好日子，天氣時晴時陰，我們都沒有出門，雨中的閒談多都很無聊。玉近來的神情變得殊爲冷淡，大概她也是爲苦雨引起的愁悶，我是說她有時也有說有笑的，我說她冷淡的是放下書來悵望窗外那種煩悶的神情罷。這些日子對於我倒是非常適意的，雨則趣味我很能領略，有時午後我們想起打幾圈牌，一直到燈亮的時候，於是一屋子都是笑語歡樂了。這樣日子我希望能繼續延長下去，因爲我無論走到那間屋子都只看到寂寞的神情，然而談起話來却都是溫柔而且甜密，我乃有我孤獨的安息了。大概繼續有一禮拜多光景，天即放晴，我的譯書工作又緊張起來，我每天必須去圖書館一趟，因爲裡邊一些必須的註解是需要到圖書館去翻閱參考書的。

有一天，大概午後六點多鐘光景，天氣晴朗得非常可愛，又因爲

剛下過幾天雨，空氣很是溫柔涼爽，我從圖書館走出來的時候，突然聽到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在喊：

「喂，那不是李先生嗎？」

我往東邊看去，得見一個穿淺色竹布褂，著白綢短風衣的女孩子，提着一個天藍色厚蘇布做的書包慢慢地從橋那邊走過來，風姿很是飄逸。我一看就知道是梅小姐，便忙笑道：

「梅小姐，好久不見了！」

「可不是，」她笑吟吟走過來。「李先生預備上那兒去嗎？」

「我，」我忙改口道，「在圖書館坐了一天，想到四牌樓去隨便買一點東西。」

「那麼我們可以一塊走了。」

她笑着已經走近身來，我們便一塊信步往西邊去了。

「梅小姐，暑假裡還上學嗎？」

「不，我每天到東城一個外國人處補習一點法文，這一條路還不算長，我身體總是不好，醫生勸我每天多做點柔輭運動，沒事的時候可以散散步，所以我每天來回兩趟總是走着了。」

她慢慢地說，說得很有條理。她似乎比玉會說話，也顯得老練，但言談之間總還保留着許多天真，看來很是一個溫柔的女子了。她和玉的分別很難顯明地說得出來，尤其在我看來總是一樣性格的女孩子，或者不如說玉比較年輕一點，這拉梅小姐却是痴長兩歲罷了。

「多走走路總是好的，我覺得我們的工作不必過於緊張，散步不但可以調節我們的精神，也可以給我們一個思索的機會。上海那個地方我就不慣，我看每個人都是忙忙碌碌的，似乎都有很緊迫的事情等待着他們去辦，其實實際情形又不是這樣，北平却是使人感覺太悠閒了，不管怎麼樣，我覺得這對於我們總是好的，它可以使我們的頭腦有一個清明的機會。」

「李先生的話很有意思，」她笑着，那大方的態度彷彿表示我們

已經是很熟的朋友了。「不過我可要反駁李先生一句，有些人說北平悠閒的空氣容易使人消沈，一個人在這里住久了會慢慢懶得一點振作的勇氣都沒有，反不如在上海時使人緊張，不容易忘掉自己的工作。」

「這個談起來倒是很有趣的，」我笑道，「不過我說的是指二十歲以外的青年而言，孩子的事情談起來很是渺茫，我們可以不必管它。我覺得我們都應該有一種主見，一種尋求真理的志願，若事事都需要外界的力量來推動，這種人也太沒有自主的能力了。」

我自己總還是血氣方剛，所以談起什麼來總還是爭強好勝了。她不免微微一笑道：

「其實我與李先生也是一個意思，我剛才的話只不過是這麼說罷了。我很贊成李先生剛才說北平這個地方能使我們頭腦清明那句話，我覺得這種文化的空氣不知是經過若干年培養得來的，一切都是古典的，平和的，溫靜而且優美。這種空氣對於我們想得到一種最好教養的人們，真是最不可缺少，最難得的一種東西了。」

「梅小姐這番議論我很佩服。」

她看着我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話。現在我們已經通過西安門，在一條鬧熱的大街上走着了。

我看到右邊人行道立着的本牌上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戲報，便想起了什麼，笑道：

「北平的戲子會這麼多，梅小姐也喜歡聽戲嗎？」

「我倒無所謂，今年從開春到現在，還只陪着家姑母去過一次。」

「我想老人家總是喜歡聽熱鬧的戲，」我笑着。

她想起了什麼，看着我嫣然一笑，說道：

「那倒不見得。那一晚我們聽的是程硯秋，我先去，臨時家裡又有事。家姑母一直到快上正戲的時候才趕到戲院裡，急得我什麼似的。」

「我一個人也不愛玩，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沒有意思。」我說完這句話便沒有什麼說的了，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段路。到了十字路口，她突然站住了，望着我笑道：

「李先生上那兒，我可要往北走了。」

「那麼我們再見罷，」我脫下帽來。

她也向着我點了一下頭，提了書包笑吟吟地往北邊走去了。

我看她走遠了，便也尋着路，慢慢地走回園子來。今天與梅小姐偶然相遇我覺得很有意思，其實我也沒有什麼別的念頭，我只覺得跟這番談話可以說是快樂的，一路上對於剛才談話的情景總還是念念不忘罷了。我回到園子，推開木柵門進去的時候，玉玉從屋子裡走出來，她高聲地招呼我，很快地說道：

「你上那兒去了，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我嗎，今天多在圖書館讀了一會，」我且不回自己的屋子，在院子裏和她站住了。

她看了看我，笑道：

「那麼你累了，你去休息一會，回頭就要吃飯了。」她說完便向後面柏樹林那邊走去，走不了幾步，又想起了什麼，停住腳轉過身來

笑道：「我剛才在景山那邊碰見梅小姐，她還問你好呢。」

我的臉由不得一陣紅，這一陣紅幸虧她沒有看見，因為她說完這句話便轉身走了，我在院中站了一會，便走回自己屋裡去。吃飯的時候，我看玉玉神情並沒有什麼異樣還是有說有笑的，心才坦然下來。其實我的話也許說得過於嚴重一點，我看玉玉並不是那樣人，我們的交往都是非常正當的。

此後我又在圖書館附近碰見梅小姐幾次，有時她來找玉玉，也到我屋裏談過，但這都不過是偶然的相遇，我們並沒有正式約會在那里聚談過一次。有一天我從圖書館回來，看見棹上放着一封信，字跡非常娟秀，然而那筆畫，對於我却非常生疏，我打開了信，只見上面

寫着：

「李先生，和你幾次談話，知道您是一位見解很開明的人，私心非常欽佩。我和家姑母談起來，她老人家也很希望見見您，所以叫我寫了信來，請你後天從圖書館出來的時候，順便到舍下談談。並且叫我告訴您，請您不要客氣，我們還就便預備點晚飯，這個倒並不是我們反而客氣的意思，只不過藉此可以多談一會話罷了，請您無論如何要賞光才好。」

底下便是問好的話，和梅小姐署名的簽字，我把信裝進去，隨便放在桌上，由不得納起悶來。按說我和她也見面多次，並且還有玉的關係，請我到她家談談，本來算不了一回事的，不過爲什麼又要巴巴地說出老太太來，看信上的口氣處處都表示是老太太的意思，這又是什麼理由呢。我看她還是不大開通，也許是初次跟異性來往，所以處處都不免表現出女孩兒家的情態來，這個倒是怪有意思的事情了。我看她這封信寫得這麼誠懇，一句虛浮的話都沒有，我執意不去又那能對得起人家這番盛意。我正在猶豫不決的時候，玉突然走了進來，看着我笑道：

「你怎麼回事，一個人在這兒發楞。」

我真的駭了一跳，笑道：

「我發什麼楞，你怎麼進來也不言語一聲，駭了我一跳。」

她看着我笑了笑，沒有說話。她的眼睛好快，一眼便看到某上的信了，於是眼珠子一轉笑道：

「好漂亮的字呵，是誰寄來的？」

「你猜猜，」我裝作毫不在乎地看着她。

她真拿起信封來看了一看，笑道：

「這字好生熟悉，我好像在那裏看見過似的。……你等我想一

想。……」

她說着，伸出左手，像要攔擋我的意思。我這時可不能客氣，乘

她不留神，便一把搶過來塞進抽屜裡了。等我關上抽屜的時候，我才轉過身來笑道：

「你不能多看，多看就不靈了。」

她登時由不得臉一陣紅，板着面孔說：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是素來不看人家私信的。」

我忙笑着：

「這也不是私信，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什麼意思，」她楞鼓鼓地看着我。

「你不要生氣，我是逗着你玩的，你要看我也可以給你看看。」

我笑着便去開抽屜。她忙走過來一把按住我的手，說道：

「你幹嗎，誰說要看你的信來。」

我慢慢地鬆開了她的手，一躺靠在椅背上笑道：

「你不看也沒有什麼，反正我沒有什麼不可見人的信。」

「哼，她冷笑了一聲，一賭氣坐在身旁的沙發上了。」

我們好半天沒有說話。現在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裡的悲哀。其實我倒並不是怕她看這封信，我是這樣想，我和梅小姐也都是極平常的來往，本來沒有什麼關係的，何必因此惹起她無謂的煩惱呢。我現在可以很清楚地分析我自己，我對於她可以說並沒有愛的意思，雖然環境各方面都不許可我們不親近，但在我看來也只是一種朋友的感情，所以我處處暗示她，希望她能看重我們的友誼，大家快樂地過下去，不要因此招來許多無謂的煩惱。這個她也許懂得，也許不懂得，可是她對我却是一往情深，這個悲哀我現在才深切地感到了。現在這番情景實在使我柔腸百轉，惆悵而又喜悅，但我能表示什麼比較適當的意思呢。我本來可以走過去安慰她一番，其實也並不必告訴她這封信是打那裏來的，她今天之所以不高興倒不是懷疑那封信來得稀奇而是因爲我剛才對她那種態度，這真是弄巧成拙，本來沒有可使人疑心的事情也要招起人的疑心來了，但是我只顧眼前使她向噴作喜破涕

爲笑，將來豈不是更要給她無限的悲痛。其實我也可以把這封信的來源明明白白地告訴她，但到這時又嫌稍晚了一點。一則我和梅小姐本來毫無關係，這樣一來豈不是等於承認了我和她的關係。第二個原因其實也與第一個原因同樣情形，我假若不嫌麻煩地解釋這封信的來源給她聽，然則我和她總還是朋友，我何必必要對她說這些話呢，豈不是也就等於承認了我和她有友誼之上的關係。我怎麼想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便推說去看看大哥回來了沒有，毫無理由地走出屋子去了。

這晚上的飯我也沒有吃好，我總不能像孩子氣從此就板着臉不理人，所以今晚益上我反而找着和她大哥大嫂說了許多笑話，招得她直拿眼睛瞪我。晚餐後我回到自己屋裡還在燈下作過多的默想，並且考慮到後天的約會究竟去否的問題，想了好半天，却仍然是茫無結果，這一晚就這樣胡亂地睡了。

到了那一天，我和玉的嫂嫂正在吃午飯的時候，旁邊的電話鈴子突然響起來，老媽子走過去接話，一會轉過頭來說：

「李先生，您的電話。」

「那兒來的？」

我和玉的嫂嫂四隻眼都看着她，等待着她的答復。那老媽子却聰明地笑道：

「一位小姐。」

我的心裡本來非常坦然的，這時却由不得跳了兩下，玉的嫂嫂望着我微微一笑，我也不管她，便走過去從老媽子手裡把電話筒接過來了。

「誰？」

那邊說話了，我一聽就知道是梅小姐的聲音：

「你是李先生嗎，我前天給你的信收到了沒有？」

「收到了。」

「請你不要客氣，今晚上無論如何請來，家姑母很想見見你的。」

「好罷。其實談談就可以了，幹嗎這麼客氣呢。」

「有什麼客氣呢，玉在家嗎？」

「沒有。」

「我現在西城一位朋友家裏。你吃飯了嗎？」

「剛吃。」

「我也剛吃完。好罷，晚上見罷，你可千萬請來。哈哈。」

「再見。」

我掛上電話轉回頭來，由不得望着玉的嫂嫂一笑。

「你笑什麼，有什麼得意事嗎？」

「有什麼得意事，不過是一個平常的電話。」

「平常的電話，平常的電話談這麼半天。」

我也覺得後邊那幾句話很有點關心的樣子，又由不得望着她一笑。

「你笑什麼，我的話沒有說錯罷。」

「我現在不跟你辯，這是我剛認識的一位極普通的朋友，將來你總可以有明瞭的一天。」

「我幹嗎要這麼盤根究底，你的事我管不着。」

她看着我微微一笑，走過那邊漱嘴去了。我也覺得老跟她說下去沒有意思，便默默地走回自己屋裡去。

梅小姐來了這麼一個電話，所以今晚有一位小姐請我吃飯的事鬧得全家都知道了。我是八點多鐘回到園子的，天已經黑了，因爲喝了兩杯酒，臉上很有一點喜氣洋洋的樣子。我剛回到自己屋裡，玉便走過來笑道：

「喝，怎麼今晚這樣滿臉的春色。」

你知道我的酒量有限，人家又無論如何勸我喝，所以才兩杯酒就成了關夫子了。」

「你的話真有意思，」她笑著在我書桌邊我常常坐着的那把椅子

上坐下來。「我也不知道今晚是誰請你吃飯，滿口人家人家的我知道是誰。」

我也在她身旁靠書桌左邊一把椅子上坐下，望着她笑道：

「你猜猜是誰？」

我默然了一會，笑道：

「你想不到罷，今晚是梅小姐請我吃的飯。」

「梅小姐，」她彷彿驚訝了一下，但隨即鎮靜下來，「她怎麼想起請你吃飯，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這完不是她媽媽的意思，她媽媽想跟我見面談談，就便預備點飯，所以也沒有請別的客。她媽媽人很和藹，談鋒也很健，我想不到她們家除了她兒倆是一個貼身老媽和一個年老的男僕，環境清靜極了。」

「我知道是誰呢，聽說是一位小姐。」

「她的媽媽的確很好，」玉彷彿想著什麼，茫然地說，「她爲了扶養她唯一的侄女兒，連自己的婚姻也犧牲了。」

玉的神情很使我感動，在我眼中看來，她現在真是天下間最可憐的女子了，她這個可憐大概只有我自己才看得出來，而這個可憐却是由我所造成，她多情善感，柔弱溫靜，真使我不忍多瞥一眼了。好半天，我慢慢地說：

「他姑媽還說，那天叫我們倆一塊去玩呢。」

「是嗎？」

她冷冷地說。沈默了一會，又覺得這個態度不大好裝作著說了許多話，才回到自己屋裡去了。

我懶懶地靠在椅背上，眼看著她走出去了，一直坐到深夜我才輪到床上去，可是一時那裏又睡得著。我覺得這簡直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悲劇，而至悲至痛者則莫如現在的玉，我覺得我現在應該退出這個圈子，免得事情演變下去再惹起更多的煩惱。現在已經是八月中旬，我計劃在這半月之內把那未完的半部書譯完，那時天氣也涼了，我還是回到上海去罷。

此後這些天日子我改在晚上去圖書館查書了，這樣一則可以不致碰到梅小姐，一則與玉也可以少有談話的機會。有一天晚飯後，我正預備到圖書館，突然老媽送進一封信來，我一看就知道是梅小姐寫來的，我便忙著接過來塞在口袋裡，一直到了圖書館的時候，才打開來看：

「李先生：那天承您光臨舍下，我們實在是萬分榮幸，家姑母對先生印象極好，沒事時常跟我提起先生來，並且還跟我打聽到先生在北平的情形，這個實在是表示她老人家對年輕人的一種關心和愛護，沒有別的一點意思的。至於我自己，除了欽佩先生的學問道術外，實在也並沒有別的一點意思，我們都是青年人，青年人自然愛跟青年人在一塊，我覺得我們這樣正當來往，實在是一件快樂的事。可是我完全錯了，我怪我爲什麼這麼糊塗，爲什麼沒有看清先生和玉小姐的關係，竟這樣胡塗塗地就與先生來往起來，並且還請先生到舍下吃飯，這不怪我自己怪誰呢。可是在以前我實在不知道這裡邊還有這一層關係，以爲大家都是朋友，都是正當來往的朋友，我和先生來往有什麼關係呢。有一天我無意碰到玉小姐，談起家姑母請先生到舍下吃飯的事情，我看玉小姐那種冷淡的神情，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過去竟無意間做錯了一

件事了。我和玉小姐是多年的好朋友，跟先生呢，雖然認識日子尚短，但也可以說是一見如故，那麼我何必以我這樣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來攪亂先生和玉小姐的好事，使玉小姐和先生平空添些無謂的煩惱呢。先生也許也沒有顧慮到這一點，才跟我毫不避諱地來往，也許現在被我提醒了又會說我顧忌太多，甚且說我是一個不開通的舊式女子，但這都沒有關係，我是女孩子，我知道女孩子的心性，我不能讓玉小姐因我終日苦惱，也不能讓玉小姐因我跟先生傷了感情，所以我和家姑母商量的結果，覺得與其因為不好意思啟齒因循地過下去弄得大家都沒有好結果，還不如痛痛快快地光明磊落地告訴先生，爲了我們大家前途的幸福，此後還是與先生停止來往罷，並且我告訴先生，我們不久也要回南去了，此後天南地北不知何時才有重相聚首的一天。古人說人生若夢，我現在想起來我們這一場短短交往才真像一場春夢呢。我的話已說完了，在這里讓我們遙祝先生

前途幸福無量！……」

我一邊看心只是一邊往下沉，看到最後一句一顆心只覺得停止了動靜一樣，然而又說不出的酸痛，一身都是淒涼。我現在才知道梅小姐也是愛我的，看她的語氣處處都暗含着對我的冷刺，她說她看清楚了我和玉的關係才這樣辦，其實她那里又看清楚了我和玉的關係。禁了我和玉的關係才這樣辦，其實她那里又看清楚了我和玉的關係。我痛定思痛，覺得除了趕快離開這塊地方，仍然回到那騷擾擾擾的大都市裏去過我那糊糊剪刀反夜爲盡的生活外，恐怕再沒有別的法子了。我這樣覺得或者可以暫時忘掉了我身外的悲痛。

我自己也好笑我自己，其實這更還有些喜悅的意思，原來我自己也尚不能忘情一切因緣，所以與玉分別的時候，真是黯然銷魂了

中國文藝 綠陰下的日子 復活節

復活節 (續)

Z. G. Hartley 作
古舟子 譯

第二天早晨，他母親把他喚醒：

「起來，到山泉那兒去吧……現在正有許多從那兒經過……你起晚啦。」

他睜開他的眼睛，努力穿好了自己的衣服，走出去了。但是他這天早晨覺得很是憂愁；黑夜在他的靈魂上去了，一個暗影。

「假如我不是殘廢，我也是一個健全的人。但是我不復是一個健全的人了，因為我只能停留在這裡；同時，我並未殘廢，因為我知道自己幹的是什麼營生。同胞們啊，求你們幫補幫補我吧！」

他感覺只有他自己孤獨的，對於這充滿了生氣的大自然，乃至那普照一切的純潔而又慈祥的光輝，他完全是一個陌生的人兒。他看着那些過路人，比往常更加懦弱了。

將近晌午，大多數的農夫們都走過去了；這時，只有一些婦女，還不斷的到這兒來汲水。譬如巴西露媽媽，就是手裡提了水桶來取水的，已往，她總是給他帶點兒東西來，但是今天她從老遠就向他喊叫起來：

「怎麼你還在那兒，你？你對於你家裡發生的事情，不覺得好笑嗎？你們的房子，已經被憲兵給圍住了。讓惡魔把你們逮去吧，你們這羣壞蛋……不但給村子裡丟人，並且還污了這神聖的節日……唔，你幹嗎那樣看我呀？孩子已經從山溝裡找到了，一半已經被狗吃掉……那不是你妹妹生的嗎？」

他動也不動，睜着兩支眼睛，靜聽着她說話，而她呢，却聲色俱厲，直到把水桶灌滿才走了。他覺得他自己正沉入深淵，沉入到海底。他想要掙扎起來跑回家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然而彷彿是不

能行動……原來惡魔就那樣藏在深夜。

「滾起來！委員要傳見你哩！」

一個憲兵跑來說。

潘納玉目光下垂，仍舊停在那裡不動。因為一個兵總是不喜歡憲兵的；他的同志們都把他們叫做「大砲」，而他自己更和他們起過許多次爭鬥。不過，那時，他並不像現在殘手殘腳，而且他妹妹也沒有生過孩子。

「喂，你沒有聽見嗎？滾起來！」

經過很大的努力，他掙扎起來，悲痛的跟在憲兵身後。當他走進了那處房子的時候，他望到兩位憲兵抬着一張椅子，就在這張椅子裡，坐着他的妹妹，她正把雙手來遮藏着自己的顏面。他母親走在身後，垂頭喪氣；而在他母親身後，却另有兩個憲兵。鄰近各家的門戶，都擠滿了好奇的旁觀者們，大多數則係婦人孩子。他覺得彷彿有人拿無形的手來挖他的眼睛，撕他的心。

「快走！」憲兵說。

他跟隨着他，像機械一樣。他的確是快瘋了，在他的記憶上，掠過了一個瘋人的影子；這瘋人是他某一天突然在火車裡拏到的，固執地說：「我瘋了什麼，就算什麼。」

還有三個男子從那房子裡走了出來，很暢快的談着：「我們不需要他。我們的調查，對於他已經沒有什麼詢問的了。」

「好啞，那麼讓他去吧。」委員對那憲兵說。

一羣人走開了；他仍然呆在那裡，顫抖着，痛苦鬧得他茫然若失。他想追隨在他們身後，侮辱他們，或是打他們一頓……但是他所能做到的却只有狂呼：「你們這羣卑鄙的劣徒！」

「你說什麼？」委員問道。

「我說了什麼，就算什麼。」潘納玉回答，同時，不再嘍叨，把自己曳到屋子裡去，猛然將身後的門子關上，無力的倒在地板上了。

在這事發生以後，三天以內，潘納玉根本不會出門，這次的打擊，使他完全麻木了。他飲食俱廢，只是昏沉沉的大睡，時而爲了自己處境的困難而覺醒，感到一些悔恨的激刺，悔恨自己不該將窮困連帶到母親和妹妹身上。可是有些時候，却想到她們出此下策以懲罰自己，而將恥辱連帶到自己身上；於是他又暴燥的咒罵起她們來，同時，把拳頭用力的擊打着枕頭，嘴咬着尿單喊道：

「無恥的婦女們！」

接着他就開始計算，這件事對他的妹妹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他現在已經回來了七個月了，而他母親却曾經告訴他，說在他回來的三個月以前，考拉就病了。七個月再加三個月，正好是十個月。有一個月他必須靠了她們的小錢鋪，或許是拿乞討來維持生活。其後，遇到饑餓——恰好就是當他在醫院裡，被恭頌爲光榮的英維的時候——母親一定是爲女兒做了皮條匠，而女兒呢，却困在屋子裡，一定是……接客，現在是這個男人，回頭又是那個男人。

這個思想，使它瘋狂了。他想像這些男人統統就在屋裡，就在床上。他開始咒罵他們，惡嚇着要殺了他們……接着他又回到他們是「不好來侮辱的」；因爲他妹妹原是一位很漂亮的女人。而且，無疑的，那一定是非常便宜的……於是便罵他母親，說道：

「當初該死你倒好了！」

因爲這被這憤怒激發得筋疲力盡了，於是他躺了下來，不管什麼地方，就在硬硬的地板上，像一隻野獸般的睡着了。

有時鄰人們從窗外往裡邊望了望他，那麼，假使他正醒着的話，他就要憤怒的喊叫出來：「滾開那兒！讓惡魔把你滾去吧！」

每天晚上，他聽到教堂裡的鐘聲，聖節將臨而鳴動，這鳴動惹起了他種種的思想。並且這鐘聲拌到他的靈魂上，就如同音樂一般，對於他那痛苦的心田，正像是一服舒心的止痛散。他不知道究竟是爲了

什麼，他只是樂於聽這種聲音；而等牠們停止了聲音以後，他的痛苦便立刻重新喚起，不然是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在復活節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爲了禁食與憂愁的緣故，他比平日更覺疲乏無力了；他幾乎忘却知覺，陷入於精神的昏迷狀態；只是不管他如何乏力，他總是覺得奇怪：「莫非今天晚上的鐘聲就不響了麼？」

時間就這樣度過了，他的靈魂却以不曾聽到鐘聲而受驚。「不，牠們今天晚上不打鐘了……」

但是，突然快樂的鐘聲在空中響了，這鐘聲在他心裡傾入了安慰。他彷彿是準備着迎接一位愛友似的，從床上半抬着身子，微笑的傾聽着。他好像聽到有一種從教堂裡發出來的槍聲。啊，是的，他們在燃放花炮，並且他們已經在打鐘了，爲的是這復活節的降臨。

「復活節……」他喃喃的說，無論怎樣說，這三個字似乎給了他一種愉快之感，宛如一個人經過了長途跋涉之後，又回到家來，重新看見了他的親人們一樣。

復活節……他幾乎把牠給忘掉了，然而就在那天，那正是耶穌從死亡中更生的日子。

屋子是漆黑的，不過從半開的窗戶裡，還照入了一條月光。

他想進看到光亮，一個大的光亮……他扶着拐杖，掙扎到窗戶那兒，使窗戶大開，從裡邊向外面望出去。村莊，山岳，平原以及海水，統統充滿了光亮。但是牠們究竟彷彿與他有些不同。鐘聲仍舊在敲打着，砲聲也無拘無束了。在他心裡是那樣的愉快，簡直他要載歌載舞，同時樂得簡直哭起來了。他低語着說：

「耶穌復活了……」

鐘聲也回答他說：

「耶穌復活了……」

他非常受感動；他低着頭，靜靜地哭起來。不久，鐘聲死寂……

一種孤獨淒涼之感又散佈在他的身上；恐怖抓住了他的心，像一隻受驚的野獸似的，他從窗外掉轉頭來，又回到黑暗之中。記憶力在他面前喚醒了種種的噩夢：戰爭，他的創傷，僅僅帶了半邊身子回到家來，他的母親，他的妹妹……痛苦的幻想，零亂而又苛毒，牠們撕着他的心，扼着他的喉。

「人們是多麼可惡！」他痛苦的低道。彷彿是頗喜歡聽這聲字似的，他反復的說：「人們是多麼可惡啊！」

他臉上露着陰利的光。

他已經發見了戰爭，以及母親與妹妹的不幸，究竟是爲了什麼而起的。那不是別的，正是：人們是可惡的啊。於是他激昂地，開始想

到一些新的事務上去了。

假設人們並不會作孽，那麼，他自己，原本是一個貧困，機密的農夫，決不會去誘去把半邊身子拋擲戰場。假設人們不會作孽，那麼他們既不會陷他妹妹於苦惱的時光，更不會陷他自己於孤寂的劣境。啊，作孽的人們呀，他們根本不明白，既然失去了一手一足，却壓阻巴巴地望着自己的母親和妹妹淪入牢獄，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呀！

作孽的人們……可是他們今夜正慶祝復活的耶穌。就在這同一時刻却有人把他妹妹送入了罪孽的路途。

作孽的人們，今天他們贊頌復活的耶穌，而昨天他們却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給埋掉了。是牧師們把他給陳列在十字架上；可是今日，牧師們却勝利的唱着：「耶穌復活了！」

他的思想又飛到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之子」，垂著頭，伸着手，兩隻腳都釘在十字架上。

潘納玉想耶穌倒走了好運；他曾經被吊過，可是總共不過一次吧了，他不曾看着他母親和妹妹，被送入了牢獄。並且人們都稱呼他做「上帝之子」，可是，那曾經被他們在十字架上釘過一千次的人，他應該是什麼人呢？他們不也同樣是「上帝之子」嗎？

是罪孽的人們使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是罪孽的人們使他自己殉道。並且像他這樣的人，不啻千萬。各醫院每天把殘廢的人們送出院來。他們都是小耶穌。

但是儘管如此，人們的罪孽却並未減退。而安全無恙的人也正所在皆是，比殘廢人要多得多了。果真拋去了罪孽，則所有的人們，也統統要成爲小耶穌哩。

這個念頭留在他的意識裡燃燒起來。他用他那一隻腿跪着，同時，用他那一隻胳膊凭着，喃喃的說：

「啊，我的耶穌啊，我願意今天晚上小耶穌充滿了大地，那麼，你的天國也就要降臨了。永遠，永遠，亞門！」

於是他站了起來。月光罩照着他，在他臉上並沒有痛苦的餘痕；在他的眼光裡，只有無限平靜的心滿意足，和奇異的堅忍不拔，此外，別的再也看不到什麼了。他知道他爲什麼必須要使大地充滿了小耶穌，而把作孽的人們剷除淨盡。他回到窗前，看着樹木，回想他自己如何想與牠們冥合爲一，並且希望像牠們一樣，像整個的大自然一樣，迎着春季的來臨，而在他身上也生出一些新鮮的東西來。這，這就是一些新鮮的東西；今夜他要在那些同志之中，成就了復活的意思，新的復活節將要使他們統統成了小耶穌。

疲乏無力，他用手摸索着那樓梯……但是……這作孽的人們……他很困難的掙扎着爬起來，有一兩次幾乎跌倒。現在，他繼續摸索，而且開始尋找他往日用來捕魚而藏在窗戶附近的炸藥。他很快便找到了，他的眼睛也睜開了。聽……鐘聲又在響着，而且祝砲又在拍拍的響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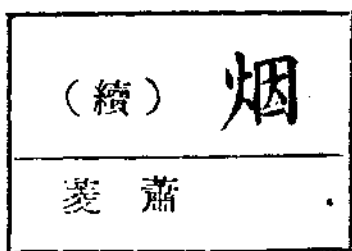
「第一等」，他得意地喊着，「我來啦！我要使你們成爲小耶穌哩。因爲今天晚上是復活節呀！」

於是他摸索着走向下去的樓梯。但是在黑暗中，他連第一層不會找到，一滑，丟了拐杖，頭向前跌下去了。他的上額撞了一個窟窿，

而且受傷很重。

第二天，他們發現他在樓梯底下，完全死掉了。他的臉上滿是血痕，手裡拿着一些炸藥棒。兩眼大睜；有一隻眼裏結着血塊，另一隻眼却仍舊在死人身上放着光，彷彿是在追問：

「現在誰來把牠們燃着呢！」



這兒不只安睡着幾百張安靜的靈魂，即屬白骨與衰草，也在含有幸福微笑，在遺忘着怨嗟與譁囂呢。

我們仍在走着一條山路……紅綠色的蘋菓，上面掛有不少儉儉的布衣與灑菜。一家家男人在笑着種菜籽，間或吐着一般股濃白色的烟紋。每一個人家的女人，則把娟秀的身裁，蹲在河邊在洗衣。偶一吐着銀鈴似的笑聲，就更不着一排排雪白整齊的牙齒……安靜與和平。沿着山路，透露着那種溫和的空氣，我像咀嚼着一枚清秀香口的橄欖，寂寞與清芬。似乎這地方的一切事物，均在好好地過着沉默的日子，好好地做着夢。寂寞的日子，增加了這地方每一個人的好思想。在一份安定的生活中，這些人皆學會了想，想些美麗的期待與愛憎。這地方是把一切人事，或用習慣，或用生活，或用動作給製成着——點小小的夢的宇宙。

我的心，在默默的爲當前的印象所升發着無可制止的感觸……終於我爲兩個爽朗的人給引到他們的家了。而且憑了一股山路的途中交談，使我對這地方過分的酷愛起來。而且我更以爲：永遠安心的生活在這兒吧，這兒的空氣是那麼甜哪。淡淡的湖山，寂寞美麗

的日子，彷彿舊人的在夢之遺痕，我已走入到夢中的烟水中，而且心也在準備着開始裝飾一個夢的零碎角色了。

二，一串蜜的音符

兩隻回憶的手，在捕捉着一點過去的烟……（那張古樸的嘴，在繼續的說着……）

「太陽出來正當中，

翠樓送飯到田中，

人人有妻來送飯，

牛郎無妻空望空。」

天顯得像這地方的人，爽朗與瀟灑。太陽灑着一望無際熟透了的金麥。這時山中的男人，皆得在一份責任與義務下做着收割金麥的工作。「秋收冬藏」，一點古老的教誨，這力量使他們從不懂偷懶與油滑。

光着赤紅色脊背，一任太陽的灑曬，呈辛勞與健康標誌，喜悅的看着汗珠滴入土地，然後就給自己一份安心與愉快。

一個人。

黑色皮褲，染於一張結實的體魄上，就那麼英俊與瀟灑了。眉及眼，粗糙的象徵着這個人的內心樸實的份量。並在剛剛地在沉默中作着一份應做的義務。天上正響着鴿鈴，樹林中這時有一隻鳥在「鴿……古……古……古……」

從褲袋上取下黃黃色手巾，往臉上抹去辛勞的汗。突的一個厭惡的感想襲上心頭，這聲音給這人帶來一陣焦燥與忿怒，多少無可說明的苦悶，皆為這古怪的鳥聲傳出，幾月來自己心裏盤算過不少莫名其妙的荒唐夢，說不出來而又喜悅去想，爲的想到像有所着落。不過，越想就越讓人懶起來……有時悻悻地一甩手：

「去，這些婆婆媽媽的事，是那些白面書生的事，咱……」

「去……」

· 中國文藝 · 煙

就又把厭煩變成忿怒：

「構的！光棍好苦，光棍有什麼苦？……」

這地方人人皆在一份寂寞的日子默默的活下去。只憑一點寂寞的份量，這裡人大多皆會那麼細微的思索——思索營養着一個人，同時也在毀滅一個安靜日子呢！

這年青人手服着鋤，眼睛在呆呆地望着天上的白雲……

遠處一串嬌婉的清脆歌聲！

「妹妹門口有……」

槐樹枝子做招牌，

風不吹槐槐不扭，

妹不招手哥不來。……」

手上拳頭顯陰了。這串音響加添了清脆婉約的嬌嬌迴蕩，就像有着兩瓣紅紅的海棠花朵，流溢着人欲醉的氣流，在眼際飄蕩着，水晶晶兩隻聰明的眼睛。（眼邊會說話呢，牠懂得牠的權能；牠懂得牠的應做時候的明敏決斷。——那張雄健生滿火辣辣青春之火的青青地腮帶，一到急急地要往那兩瓣海棠瓣上湊去時，兩隻射有美麗之光的眼睛，會懂得如何去做到嬌婉的制止的：「你瞧，別鬧！看讓祖父看見，又……」隨之，好一道美麗的閃吓，於是那張牛是的體格所主使的強烈火熱的詭烈力量，就那樣乳汁景的被融化了。）想着想着，這係醉人的聲音，就給帶來一張絹秀健壯的美麗影子，在緊緊抓着了這年青人的心。……

「唱啊，老二，你不唱，你你聽：「光棍……好苦……」

滾動着麥香的原野中，隨着響起一股哄笑。

笑隨着山聲的幫助，把音聲提高，這聲音直振蕩着整個山峯吃；飛着幾隻鴉鳥，那串嬌婉的山歌也隨即沉寂了……

「唉……」

二十歲一張瘦削體格的小夥子，爲這幾串山歌，把心給唱軟了。

更增加了他更多的思索力量，「午夜清思際，又該用着粗陋的回憶之兩手，在去組織他的夢中的繁華烟水了。」

太陽將將露出金黃色的頭髮……

山上知知叫着麻雀與山鶴，山下是一片白茫茫地海。山頂可有一個人懷着一棵心跳的草，在怔怔地等候一個夢的實現。

山北邊，一叢叢白楊。隱約間，一條粗粗的繩子上，掛着青藍色整潔且窈窕的衣褲。這幾件整潔的衣褲，爲早晨的微風吹舞着，一個人已爲這升起，心跳且遐想了……

這時天上尚疎落落瀾瀾地掛在天空一兩個星星，天已發白，滿山叢生着小草，掛滿露水珠。漸漸涼氣，漸漸濕起來。太陽爲一層青色氣體所籠罩，稀薄的早晨陽光，呈現着暗淡色……漸漸更加濃，似一層灰色的網，把山中一切景物，甚至一個人的心，亦罩成那朦朧的灰色了。

霧，降呀降的，就把空氣的兩眼迷朦朦地，人物已看不清了，慢慢漸又昇，升，升呀，升的，太陽就爬上了樹梢，好綺妮的早晨啊！

阿麗，綺妮的早晨陽光下，走着一支綺妮的影子。一棵聰明的智慧的心，一張玲瓏的眼睛，永遠射出一道熱情瀟灑爽朗的光，這光，已射着一個人的心，現在那棵心就在等着這隻美麗的箭呢。「快射吧，射成那鮮血色鮮紅的。」

阿麗一夜沒得睡，整個的把一棵玲瓏的心，用牠去想一件事。

兩年的日子了。——一個綺妮日子的頭緒啊。

阿麗爲了熱，早晨一個人跑到山尖去涼爽，牽牛花正開滿一山谷。阿麗人美心更美，心裏想着：那棵淺紅色的牽牛花，該多鮮艷呵。鮮艷？鮮艷阿麗偏要採來和她比一比。於是兩隻輕快的脚就幫助這棵智慧的心，去和一朶花比賽。到後終於爲阿麗採得那樣一大束，臉頰爲採摘的疲勞使成通紅，紅成那樣鮮艷與美麗。可沒採着那朶紅色花。到後阿麗終爲一棵十六歲的想頭所曠使，採得紅花後，阿麗卻跟這

花比一比，想着就飛跑到距山頂近十里的海畔，去照那面晶徹大鏡子。

阿麗爬在海岸草地上，嘴裡嘟囔着：

「看是花美？阿麗美？」

手攀着彎弱柔樹枝，兩隻玲瓏的眼，儘在纏着比花更美的臉，照着那張美麗的臉，心就呆呆了！心像想起遠遠好多事，阿麗還美，紙給自已看，……心逐漸漸抑鬱了。似爲一點懷疑所咬噬。離袋仰望天上的雲，突的一縷縷雲，黑起來，阿麗可害怕了，忽的一堆堆黑成一大團，漸漸就把天染成一團黑，然後不久，一道道金黃閃，刺刺……

……隨着落起傾盆雨。

這股聲，可把阿麗吓壞了。赶忙跑上山，山路新成綠苔，經雨沖洗後，更膩且濕漉，阿麗急於躲避雨，就在山腰中失了足……

實際的海水中，裝飾了一條美麗的綠條，在波浪中掙扎着一棵醜陋的幽袋，終於在豪雨沖擊下，阿麗在和生與死前迷了。

阿麗到後掙開了眼。新雨晴後，一股純潔與美麗的景象，使阿麗想起去重新拾起生存的那權利時，又那麼天真的跳着要捉一對對綠色大蜻蜓。突的阿麗感到身體一爲一條粗健的繩索所纏緊，阿麗爲一點意外所驚恐，臉爲那條繩子極強紅與羞澀。這時耳朵響起一串雄壯的笑聲！

「阿麗，剛才海裡大魚要吃你，可惜魚小吞不下，不然……」

阿麗始才發現身上濕漉漉地，綸在一個硬朗體格小夥子懷中，心緒爲羞慚所陶醉了。……

想起開開事，阿麗才注意着這個人。

父親靠着海上捕魚維持着生活，海與父親把這人管養成淳樸與厚，熱心與多情，臨到父親死去了，這做兒子的更多了一份，互相咬嚼唇咬頸脖唱着山盟海誓的山歌的習慣……阿麗發見是這人，心就使起莫明其妙的脈搏，臉愈紅，但可不即掙開這溫暖的懷抱，心想着：

這泗水著名的公正勇敢的人，可是他救了我，倘如是……

那小夥可望著阿麗笑。

「阿麗，今晨往海中去採蓮蓬子，早就看見了你，及至聽你由山腰失了脚，我的心就像要拚出來……」

年青人說着說的突然想到這話在兩人間的力量時，聲音就遲鈍與踟躕了，黑紫色臉，浮起了紅暈。旁邊那裸玲瓏的心呢，可理解了這情緒，當即用微笑代表了諒解與喜悅。

「老二，別說了，我知道，以後你就象隻獅子是的由水中把我救上來！是吧？……」

這誘讀，有股密伏力量，把兩人一股愛慕爆發了。在沉默中，一股力量壓兩人忘去了一切，忘去了一切人事的阻礙與隔隔，在急迫需要最高的慰安情緒中，四片嘴唇當即合攏了……

陽光照耀着滿山，鳥鳴叫醒了一片夢。

「阿麗衣服將快乾了，穿上，回家吧，可別忘了今天啊！」

聲音說着山谷，那美麗的孩子可咀嚼着一股甜地的滋味，羞慚的跑去一個白楊樹林中，且在揮着手：

「別忘了，晚上多唱幾個好聽的山歌給我聽……」

於是一棵玲瓏的心，果真爲一首首迷人欲醉的山歌唱歌了。

每逢天上掛着一灣如水的月亮，山尖上就——

「昨夜夢見你，

醒來沒處找，

相見既無緣，

夢也不必了。」

女孩子怕夢真不必了，就帶有焦燥的聲音唱着：

「兄是有心妖有心，

隔江栽竹也成林，

竹長伸從水面過，

枝葉相交情義深。」

的歌，到後就坐在山尖下，爲月亮照耀着，升發着一股火是的情感之交流，每每忘去了露珠落濕着衣服，一任山之夜的寒風所薰吹！但在一份時間下，各事皆應於一堆堆結連到來的日子裡，在任何平凡安靜的空氣裡，也得在時間變幻下，升發一點刺激與眼淚的，故此，兩人間的這眼淚的壓迫力量，也在潛伏的爆發了。

現在。這女孩子在一點信誓之下，拖着兩隻充滿熱情的手脚，在一個降霧的早晨，踐一個風雲的密約。

「下次再大霧，的在這遍白楊樹下見！聽我唱山歌……」

想起這，阿麗就爲這大霧的天氣把心給怒放了花朵了。

山的東南邊，一片枝葉繁密的大白楊樹，幾間房屋。俯視是一片大海，由海，下望成峭壁的山壁。等候阿麗的那人，正在葉着樹幹想着心中事：人實在值得活下去呀，爲了一切都那麼有興趣了！用着自己的聰明與勇敢，獲到人世上一點幸福之極，但是……日子似乎過去太快了，阿麗還來不來，回頭太陽出滿山，就減少多少興味了……

這時太陽正好藏在山洞口，隔着一層灰蒙蒙的面紗，似正對他笑，笑他太痴了。

自旁突的感到了一股熱烘烘的東西在接近，粗毛腿壯上，碰着了——一絲絲長長柔軟的秀髮，這人心中想：倘如這個就是習慣睡於自己大腿上，喜把太陽做枕頭，一覺睡到太陽落的那個人，那張產生幸福的小嘴，回頭在落在我的嘴邊時，一定把牠咬個疼，……不行，老二，你這樣褻瀆了神可不行，用侍候神的方法，去侍候這個人，決不會委曲了你老二……

終於，早晨的陽光，已灑滿兩人身上。此時山中一陣陣像落雨聲的萬虫鳴叫下，幸福的光亮，已滿罩翻這兩棵靈魂交流的身上了。到後，虫聲愈柔靡，終於一點快樂的滿足，已使這兩人輕輕的微嘆了。最後女孩子先說了話：

（未完）

文 論

文學與想像

筱 亭

一個文學作品的成功，當然少不了情緒，思想，形式，和想像四個文學的要素，——尤其是想像（Imagination），任何一篇作品，如果沒有想像的要素，不但不能成爲一篇好的文學，根本就稱不爲文學；只不過是些散漫的感情，無標準的思想，沒系統的文字而已。有了

濃厚的感情，加之於作品上，把它們聯絡起來的組織起來，造成理想的境界，而超越時間空間的拘束，使得自由自在的發揮文思，既可以彌補現實的缺陷，又可免去興趣的障礙，而達到深遠遼闊的境界，成功一篇善美盡善的作品。文心雕龍謂思筭：「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詩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然而容，視通萬里；吟咏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劉氏這段謂神思（想像）的功能，立意非常精微，措詞也相當的暢朗，不激不緩，恰到好处。

但是現在我們所應注意的，就是想像（Imagination）並非一般人所說的空想（Fancy），兩者不能混爲一談，而是完全不同的。想像是以過去的經驗爲基礎，從其中抽出一部分，把它選擇組織之後，再構成一新的創作影像。至於空想，却是任想像的自由活動，沒有種種

舊經驗爲根據，也沒有經過選擇和組織，只是一種漫無規律的心之活動，所以文學的要素是想像而不是空想。詩人雪萊（Shelley）在他的詩的辨護上，認爲：「想像爲形成底（Formative）的心的作用，」由此我們更可明瞭「想像」二字的意義了。

關於想像的定義，我們從上面的簡單介紹，能得一個概念，詳細的說明，有英國文學家阿迭生的想像論，和拉司命的美論與想像，亞歷山大的詩的個性等書中，對於想像都有很詳盡的論述，獨到的見解，我們這裡因篇幅的關係，不再一一介紹。但是「想像」的內容，也非常的複雜，歸納起來，可分爲五種，即創造的想像，聯想的想像，洞察的想像，冥想的想像，再現的想像，茲爲明瞭各種想像的區別起見，依次討論於下：——

（一）創造的想像：就是從經驗中所得的各種要素，自動的加以選擇組織之後，使其自然的湧現，而造成一種新的意象的東西。如果這種新意向的反映，是無規律的，是不合邏輯的，那麼就是空想了。例如馬致遠的漢宮秋第三折梅花酒：「呀！俺向着這迥野悲涼；草已添黃，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搥起纓鈴；馬負着行裝，車運着餼糧，打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拋手

上河梁，他都復入窮荒，我鑿與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透迴廊；透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閣今夜掛昭陽，我那裡供養，便是高懸銀燭照紅妝。」這一段描寫漢元帝與昭君別後，作者想像元帝回宮的心情，用迭進式的文章把它描寫出來，一句一斷，痛切淋漓，意境一句比一句深，情緒一層比一層密，不知作者當時費了幾許心力，才能創造出這樣的偉大想像呢！又如馬氏的天淨沙：「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在這小令中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都是一些片斷的淒涼的客觀景物，表示作者主觀的情緒，只是「斷腸人在天涯」一句；但是它無論被有無文學涵養的人讀到，都會感到它的美妙；其所以動人的原因，就是能够給與讀者一個深刻的印象，能引起讀者的靈感（*inspiration*），並不是因為它所表現的是現實，而是因為它所表現的是能將不聯屬的事物，在腦中經過精密的選擇，組織，而形成的一種富於生命力的新東西，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是富有「創造的想像。」此外有許多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如紅樓夢中的黛玉，水滸傳裡的武大郎，阿Q正傳裡的阿Q，都是基於作者的想像而創造出來的獨特性格的。

（二）聯想的想像：是使新的事物，觀念，和情緒，與舊有的類似於此的想像相聯結而成功的，由現在想像到過去，由人想到物，由物想到人，再進而把現在和過去的，人和物，打成一片微妙的觀念和情緒；給物以人格化，給人以物化，都是根據聯想的想像而來的。如李白的蘇臺懷古：「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這首是由現在的景色舊苑，荒臺，楊柳，菱歌，西江月，而聯想到過去的「吳王宮裡人」的情景，所以其中便含蓋了許多的感慨傷懷，物是人非的情緒，又如毛詩關雎篇：「參差

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作者因參差的荇菜，而聯想到窈窕的淑女，這是由物而想到人的例子。又如白居易的詩：「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李後主的詞：「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這都憑作者的技巧，拿實物來形容人的口齒，面貌，是一種人事物化的例子。反之，以人格來擬事物，把宇宙間的萬象，都看作有靈機，有知覺，有意識，有感情的人類。如杜牧的詩：「銀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李易安詞：「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多是有深情，有意境的絕妙好辭，都在文學史上遺留下光榮的痕跡，成功空前絕後的不朽之作；如果不以聯想造成天然的意境，恐怕就是有生花的妙筆，也不易為力的吧！

（三）洞察的想像或稱解釋的想像：這種想像，對於缺少文學素養的人，是不容易領略的，因為它沒有創造的全體，更沒有同等的情懷的回憶，只是把人情中的事物的精神，用我們直覺的觀察，而後表出來的，它的定義是：「覺知精神的價值，並以表現此種精神底價值所存的部分或性質以說明事物的。」

佛家的極樂世界，柏拉圖的理想國，都是這種想像的好例。其實際的一點，如高啟的梅花詩：「斷魂只有月明知，無限春愁在一枝；不共人言惟獨笑，忽疑君到正相思。」駱賓王在獄詠蟬：「西陸蟬鳴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鬢影，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前者的「斷魂」，「春愁」，「相思」等，後者的「玄鬢影」，「高潔」等，都是把梅花或蟬的精神上的意義表現出來的。

洞察或解釋的想像之特殊作用，即在體物入微。有些瑣碎的事物，在種種的情形下，不需要逐次的描寫出來；即使寫出，也不能抓住讀者的情感，反會生出厭倦的心情。如果以想像處理事理，只要將作者所感的印象，表現出來，只要去解釋而不用描寫，這樣的文學作

品，如果讀者能潛心領悟，那麼它的文學價值當更大。

(四) 冥想的想像：此種想像，極近空想，——但非空想，乃是由形而下的世界走入形而上的上界，或處理個人人格的深奧秘密，或處理靈性的世界的光輝啟示，佔在半實現的精神界，描寫近於迷信的虛實交映的意境，盡量的使其表現理想化，使作品自由自在，不受任何外界事物的拘束，而成爲清潔無塵的資料，使我們的感受和心意，有一種「飄然欲化」，「塵世不染」的心情，所謂生命，所謂同情，所謂美感，都是由這個自由意境抒發的結果，文學作品的極境，便是由此種想像而達成的。

由冥想構成的文學作品，其取材都是些虛無縹緲的東西；目所不能見的鬼神，也把牠的形態描繪在紙上；手所不可捉摸的蒼空，也把它的對象具體的呈現出來。如屈原的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載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芬華兮遺所思？」此雖假設虛構山鬼的形狀，實則象徵莊子的人格，藉山鬼的孤潔脫俗的性格，來表現自我的高潔理想，熱烈的感情。又如曹植的美女，杜甫的佳人，也是平空描取一個人間絕無的美人而描寫之，作爲表白自己人格的寫照。如果不藉冥想的想像，很難發揮盡致的。又如李白的把酒向月：「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欲問之。」蘇軾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都是對自然界中的「天」和「月」，發出幻想和疑問，而表現出作者的瀟灑心情。其他如莊子逍遙遊，蒲松齡的聊齋誌異及其他各種的神怪小說，創爲不必有之人，設爲不必有之事，造爲天下所必無之事，使一般讀者，如身臨其境，目睹其事，這都是作者冥想想像濃厚使然哪！

(五) 再現的想像：這種想像，有時可以幫助創造的想像，這兩種想像，乍看似乎是相同，但是不然。上面所學創造想像的兩個例子，只是把眼前的景物，加以選擇，和組織而已；而再現的想像是把過去的景物的印象，重新顯現於腦海，使它的神情畢現；再根據這個想像，造成一個新的有生命的作品。

例如李煜的詞：「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春風。」又如晏殊破陣子：「憶得去年今，黃花已滿東籬，會與玉人臨小檻，共折香英泛酒卮，長條插鬢垂，人貌不應遷換，珍叢又覩芳菲，正把一尊尋舊徑，所惜光陰去似飛，風飄雪冷時。」歸有光項脊軒志：「庭前有芭蕉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冰心的夢：「她回憶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夢罷了！穿着黑色帶金線的軍服，佩着一柄短短的軍刀，騎在很高的馬上，在海岸邊緩緩徐行的時候，心裡只充滿了壯美的快感；幾會想到現在的自己，是這般的靜寂，只拿着一枝筆兒，寫她幻想中的情緒呢？」以上所舉作品，都是作者根據已經實際經歷過的情景，因爲事過境遷，而撫今追昔，對前情有別追憶，和傷感，而寫出來的偉大作品。

我們從上面的五種不同想像的舉例中，可以知道「想像」對文學的偉大了。人類雖然都是營着現實的生活，而文學家却運用了一種「想像」的技巧，把人生現實的經驗，加以活潑，具體的體會，從經驗過的，推想到未經經驗過的；從可觀察的推想到不可觀察的，文學的範圍，因此而擴展了；文學的藝術色彩也濃厚了，但丁作過現實生活的經驗和觀察，決不會產出一部神曲，左拉雖經驗了酒肆狀況，但對他的小說中男女人們的淫蕩，是難以直接經驗的。弗羅貝爾雖試過襁褓的味道，但女主人公臨死的苦楚，也無法嚐到。莎士比亞所描寫的王侯，小民，妖怪，戰爭，鬼魂，戀愛等等，也不能件件身臨目擊；但他們都著有偉大驚人的文學作品，由此可以知想像在文學上的地位，其重要性又較現象實一驗爲大了。

總之，「想像」是文學的維他命，想像的世界，是自由而有生氣的，可愛而富有神秘性的。有了「想像」，才顯示出文學的價值，捨去想像，根本就談不到文學。文學如能走入想像的世界，日間能有燦爛的星光，夜間也會有暖日的太陽；雪花飄飄，一樣會萬紫千紅；咫尺之內，同樣能山清水綠，……啊！「想像」在文學的世界裡，是如何的清麗，美妙，富於熱情，富於生命力呀！

批評之嘗試

塔揚譯
T. S. Eliot 作

沒有文學底部門比文學批評確立「傳統的」工作和「嘗試的」工作之間的區別更困難的。原來這兩者可以解作兩種意思。照傳統的批評我們底意思是與前代底批評一樣。追隨同一的方法，照同一的目的，顯示着許多同一的精神狀態，或是和這完全相異：「傳統」這個術語底意義與價值有一定的理論，論到對於已經被遺忘的作家時復屬於嘗試的批評。而當「嘗試」的時候，我們是說當代底比較有獨創性的工作，或是推進新探究的分野，或是以其它種類的知識擴大批評領域底批評家底工作，以第一個意義使用「嘗試的」這個字時，這種用法是不正當的，因為它包括着我們認為有價值的現代底一切批評作品，一切的世代全有各自底新的見解，明顯的批評家是自我意識的；批評家底工作是重要的，對於現在來證明過去，在過去底證明中判斷現在。至少我們觀察文學應當通過各自底氣質；觀察，雖然我們底直觀一向缺乏公平，而我們底判斷老是偏見的；沒有一個世代，沒有個人的，能正確的評價過去一切作家和時代；廣泛的好趣味從未實現過。因為如此，一切底批評全是嘗試的，正如同一切世代底生活樣式是一種嘗試。所以只有談到關於嘗試的批評有價值，那也僅限於我所說的第二個意義；換句話說，今日任何批評家不外考察慎重的企圖以前沒有企圖熱衷的批評上的工作。

為正確的明瞭在現代底批評著作中什麼是新的，我必須回溯到百年前。大體說來，近代底批評始於法國底批評家聖佩夫底著作，換言

之，即是在一八二六年頃。在聖佩夫以前，考勒瑞幾曾企試一種新批評底型態，在某幾點上，較文藝批評更類似今日底所謂文學型態底批評。但是自文藝復興以來經過十八世紀，文藝批評被限於狹隘而直接的關係的二個型式。其一是往往存在着且希望着存在的型式，因為它在任何時都能有着很大的價值；它可以稱做實際家關於描寫法底實際的手記，就是類似於勒奧多，達，文奇，及其他人們遺留的繪畫論，這樣的手記，特別與作者本身底作品共同研究時，對於其它藝術家發揮着最大的價值。英語底兩個古典的實例是在愛麗莎白朝時代湯瑪斯，狄比翁（1）及莎姆耳，達凡爾（2）寫的關於有韻詩和無韻詩的論文。卓登底序文與試論（3）商適依底序文是同一的型式，（4）且包含比較大的規模和更廣泛的問題。但是在同時，英語而尤其是在法語中，批評有一個大的集團，一個頗堪注意的分量，由與其說是創作家可說是專門批評的人們寫着這樣的批評家之中最著名的無須說是布律斐，（5）這種型態的批評家是本來應與底支配者（Art Criticism）他底工作是賞揚與責難同時代人們底作品，特別是設定傑作底法則。這些法則被假定由希臘，羅馬人底實踐抽出來，但更多是由其理論，亞里斯多德太大的被尊重；但是這種批評型式離追隨亞里斯多德底深遠的洞察尚遠，而以本身翻譯，模倣和剽竊習拉西底「詩學」（Art of Poetry）為限，（6）充其量，它確定和維持了傑作底恒久的標準；等而下之僅不過是教訓底連續，概括的說，法國底批評

比英國比較理論的，如拉，亞波似的場合（7）缺少趣味；標準的英國型式比法國更接近於索朴良談，如同約翰生底「詩人評傳」（*Lives of the Poets*）；雖然通常像戲曲的特殊文學樣式的富趣味的理論，是發見在如多瑪斯，賴謨及丹尼爾，威勃的十七，八世紀底著作家中，（8）

費一點時候來指摘給與十七八世紀底文藝批評底恒久價值，同時由以後更近代的批評區別這種文藝批評底特質之一也不是無用的。我們容易認為這十七八世紀底批評是乾燥無味的，形式的，不能夠形成活文學來組成名著底鑄型。但是我們該當記得這種批評認為文學是為文學，不認為是另外的東西是它的長處。文學和哲學，心理學及其他一切研究有別。它的目的是給有充分閒暇和教養的人們以洗練的愉悅，倘若舊批評家們不假定文學原來是愉悅，他們沒有那種熱心規定關於什麼是正當的愉悅規則。這似乎是一種很平常的觀察，而沒有差別；但倘若把十七八世紀底批評和十九世紀底批評來比較看；你會認知後者全然不是這單純的真理批評。文學往往被批評家作為抽出真理或獲得知識的手段來處理；倘若批評家是更哲學的或宗教的心意，他將在批評的作家作品中尋求哲學的或宗教的直觀底表現；如若是有現實傾向底人，他將尋找以文學為發見心理學上的真理底材料，或者是說明社會史底記錄。甚至由瓦爾特，佩志（9）及其後繼者們唱導的「為藝術的藝術」這句話，是與直至十八世紀後半的文學底為文學的文學有着很不同的意思。假若注意地讀佩志底「文藝復興研究」（*On the Renaissance*）底有名的結論，「為藝術的藝術」底意思不外是作為藝術以外的一切代用物底藝術，又是比藝術更屬於人生作為供給情緒和感覺者底藝術。為顯明地區別為藝術的藝術底態度和十八世紀底態度，這兩者之間的態度，需要想像力底強烈的努力。然而前者的理論對於以前的時代是不被理解的。在以前的時代，藝術與文學不是宗教，哲學，倫理學或是政治學底代用物亦決不是決鬥和求愛底代

用物；是生活底特殊被限制的裝飾品。有一利亦就有一害。恐怕我們會由十七八世紀底人們得到更深的洞察力，但是我不知道，比我們底祖先能否更熱心地享受文學；然而我想我們應重復回到十七八世紀底批評的著作裡去，從我們自己來記起文學是原來的文學底那種單純的真理，被洗煉的智的快樂底手段。

我們立即會問人類怎樣放棄了如此單純而滿意的批評底界限呢？變化可以說是歷代的態度底成長，附隨着最大的變化而發生，但是這種變化是——其次再說，但僅就文藝批評底限制——受某種反覆不定的現象，換句話說，由其時代最賢智又最愚鈍，且恐怕是最異常的人之一寫的，又是在他自身所會寫的批評的書籍中最賢智，最愚劣，最刺激和壓倒的著作——就是從考勒瑞幾底「文學評傳」(*Lives of the Poets*)開始。無論如何，在那裡是「批評之嘗試」，事實除去一切東西固守一點力量外——須然是由考勒瑞幾底不規則的生活所缺乏的力量。考勒瑞幾在他底時代裡是最博學的人之一，除去歌德外少有人如他那樣的廣泛的關心；至於考勒瑞幾底著作首先使我們注意的是，除去似乎非常的散漫外，考勒瑞幾在文藝批評裡運用了新奇多樣的知識。他底知識底大部分，跟德國羅曼蒂克哲學家相同，從今日看特別對於我們似乎沒有價值，在當時是有價值的；而我們英國人享受德國觀念論底懷疑的思想點最多倒是蒙受考勒瑞幾。他底書原來包括着幾多批評型態底實例；其動機無須說是新的擁護——若借現代底新聞用語，是華茲渥斯底，「現代派者」(*Moderns*)詩底擁護；因為這是屬於技術家底技術的手記底型態；但是考勒瑞幾當開始任何事情時，它幾乎能達到其它的一切事情。他沒有歷史的見解，但是按照他底文學知識底該博(*Oratorical*)和率然引用各種不同的時代和語言底詩來巧妙比較的能力，他豫期了歷史方法底最有效的技能。然而考勒瑞幾對於文藝批評帶來的一向成果是如火的。而且他實際顯明的在美學底名詞下驚異的滋生哲學底一部門與文藝批評底關係，因為他會

研究過德國底作者，把文藝批評放置在不過是關於美術一般的理論的
研究底一部門的位置而已。他底空想和想像力底精緻的辨別不能有助
於永續性，是原於術語和關係底變化；然而它殘留作對於考察詩的想
像力底性質底人們底重要文獻之一。而他設定以文藝批評作為哲學底
一部門，或更速度的來說，所謂「文藝批評家」有認識一般哲學及形
而上學的必要。

「文學評傳」刊行於一八一七年；查祿，奧居斯丹，聖佩夫底活
動可以說是始於一八二六年，考勒瑞幾和聖佩夫極少相似處，少得一
如兩個偉大的批評家的能相似處。而且聖佩夫不僅只是因為在他底作
品裡含著新的嘗試而是偉大的批評家。他有一種能通過一切時代底
卓越的法國作家底理想和同情同感似的道地的法國的知性和好趣味；
在他本身上十八世紀是多量的，甚至十七世紀則有更多量。在聖佩夫
底評價中，確實的，雖然有許多間隙，對於同時代人和對於先驅者兩
者；他具有著想像力底最高底批評的資質，因此才能把文學作為整體
來把握，他與以前的法國批評家底相異點，在他底含著的文學底意想
中，不僅是做為底享受的作品底一團，而且是作為歷史中變化底過程
，且作為歷史研究底一部分。文學的價值則聯著文學上的時代，一個
時代的文學首先是其時代底表現與徵候，這種意見對於今日我們是
不足怪的，差不多就不能脫離這種意見。我們幾乎不以為今日我們
底自意識底程度及種類是未曾有的。有多少現代文學底批評是致力討
論，某本書，小說或詩是表了現代人底心理和現代底個性，而是表
現到什麼程度呢，有些多數場合的批評家似乎看來究明現代人（也包
括著自己本身）喜嗜什麼比以究明作為藝術品底書，小說或是詩為問
題更有著關心，這是一種極端，但是在批評中從好幾十年前開始的一
種傾向底極點，聖佩夫並不是像考勒瑞幾似的形而上學者，實際是最
近代的且最懷疑的；但是他是在批評中最初有興味的歷史家。誠然無
關涉聖佩夫出身是以醫學底研究開始；他在批評中不只是歷史家而且

是生物學家。

研究最近的文藝批評著作有些顯明的在二百年前的批評中就不會
被發見的知識和理論的假設是有趣的，我想。赫伯志，李德（10）氏
底明快的小入門書，「英詩諸相」（*Principles of English Poetry*）是有益
於這種目的的。在這本書的第二頁上他說本書是為究明詩底進化，其
後說英國詩是作為「生存而發展的有機體」。當文藝批評家確信能使
聽講者立即理解了「進化」和「活的有機體」這些字眼時，甚至這幾
個字就已給與在科學及歷史底概念中和一般的變化而變化着的批評底
方法底節度以暗示，李德氏當然認為有些漠然除去普遍的生物學的概念，
在少後他說：「這種研究（詩底起源的研究）是屬於人類學」，現
今在文藝批評家能說這種話的時候，很多的研究已經由許多的人做了
，而且有著程度的差異，但是應當為一般所知。巴斯蒂安，泰拉，滿
哈德，杜凱姆，勒維，布呂爾，弗來則，密斯哈羅（11）及其它等
人的研究已成先驅。而到每一個人都能談詩底進化時，純文學底許多
研究也已執行了。李德氏是以研究民謠底起源為始，李德氏做這種研
究，若沒有十九世紀後半及二十世紀初如底如次的許多研究當是不可
能的；例如：哈瓦大學底恰爾德教授，哈佛大學底梅瑞教授，索朋
大學底加斯東，帕里斯教授和倫敦大學底WP開阿教授（12）等底勞
作，民謠詩及到今尚未被考究的文學上一切時代底這種研究，已經被
養育在我們底流動和進化底意識中，各時代的詩對於其時代底文明底
關係底理解，造成稍許平均文學上價值底傾向。大約在他底時代比任
何人更知曉歐洲詩底全歷史，而說了在文學中是沒有黑暗時代底是W
P開阿。李德氏繼現今引用的一節的次節，在關於詩底起源學說中說
：「直接溯回到言語底起源」。甚至如此單純的敘述也是需要另一
群科學家底研究：這是語言學家。近代的批評家也必須熟識些許如哥
本哈根大學底耶斯格遜教授（13）一般的現代語言學家底著作。

此外，想認知作為文藝批評家的人任誰也必須知道些認為當然的

知識（或是最低是科學）底部門有若干。就中心理學，尤其是精神分析學更無須說。上述的一切研究及其它是以本身批評所接觸的邊緣，若干的處理批評的問題，因此，反是，則批評家對於這些多少是必須知道的。近代底批評家例如是與或多或少有教育的一切人們共有在進化思想底世界普及的思想，許多多少許必須知道的各種科學是其第一個特徵，然而近代底批評家，不是為替代科學來工作，而是和科學合作，加上為知道到何處是應該停止也不得不知道這些科學。我們需要許多普通的知識，以便來看我們特有的無知底限度。

現在雖然聖佩夫沒有我們期待於現代人底豫備的條件，但典型的具備着許多的方法，及在現代底歷史階以上由這種方法產生的精神狀態。因為時間經過底意識，已模糊了文學和其它一切事物的境界。當若讀卓也登底較前的批評家，你覺得文學底問題是比較的簡單，對於卓也登及其時代底人們，希臘和拉丁底古典的作品是存在着的一塊凝固的既定標準，而自莎士比亞以後的英國文學及自馬勒百（14）以後的法國文學有他們的同時代者；而卓也登等費掉許多時候來討論自己的近代人沒有凌駕古代人是文學上底長處與否。卓也登等對於古典底評價，沒有糾纏在蛇和寄生樹底崇拜或是雅典政府底財政狀態的煩惱裡邊。而希臘，羅馬人和莎士比亞及馬勒百之間沒有看來應應思的事。實際卓也登時代的人們比現代底我們更相信自己。的確是沒有為『未來』所困擾。我們關於未來的一切關心，不僅蕭伯納氏和威爾斯氏時常視着對未來底樂觀的空想，而對於我彷彿往往是深刻的厭世觀的表徵。我們差不多沒有暇隙來戲謔現在所寫的，而倒關心於五十年后所寫的東西的性質。甚至李德氏在關於『現代詩』底一章內也注意了詩在現是怎樣形式的問題，一如詩在將來應是怎樣的問題。我想這疑問還是繼承着聖佩夫和魯南底樹問（15）。聖佩夫寫過對於以鮑爾，羅瓦雅（Pout Raval）運動著知的十七世紀法國底著名宗教運動和關於以巴斯卡爾（16）為中心人物的宗教的『名的團體底七卷書。它

是對於這個題目底名著，它很有達到結論，以如次的話結了：

深願知道對象，有專門把握對象底野望，最自矜描寫對象底人——工作差不多完成了而得到結果，感激底清醒克服了精神的喪失和必然的不快，這次到承認自己本身也不過是在無涯的幻像流動中流過的一個姿影時——自己感到極無力，覺得工作終於是不能達成了。

聖佩夫是一位近代的批評家底理由是由人生，社會，文明，歷史研究引起的對一切問題底不絕的好奇心通過文學研究成為自己底興味底中心底這些事情；越過文學底範圍在問題底探究中也不失其文學的感受性。聖佩夫是歷史家，社會學家（在最好的意義上）且是道德家。聖佩夫知道在近代底世界中橫在文學上的特殊問題背後的不得不思致的更廣大而難解的問題這一點又是典型的近代的批評家。

文藝批評決不併合以外的東西，一如鍊金術併吞在化學中。其關鍵依然存在，雖然流派是無限的而批評家底工作誠然困難的。但是仍然有着正確的差別必須區別以文學為限定哲學和神學底界限底代用物以顛倒的形式來推廣這樣的為藝術的藝術底舊稱着近代的批評家和一方面想明顯的保持認為文學底研究是到哲學和神學底研究，明白的文學的標準底所有是明白的倫理的標準底所有底這種區別的人們之間。在好的文學和好的生活底背後想尋找根本的不易之論的各種的企試是在現代頂有趣味的批評底『嘗試』之一。

迄今這樣的企試最重要是以哈瓦爾學底白璧德（17）教授底著作始，在人文主義底名辭下著知。白璧德氏是現代最有學識的人之一在某種程度上是聖佩夫底後繼者。在現代人之中沒有象白璧德氏（就中）一樣的更通曉文藝批評史。在他底著作裡，比在聖佩夫底著作中見到的更積極，文藝批評已成為批評近代社會底所有樣態底手段。白璧德氏是具有古典的教養和古典的趣味底學者。白璧德氏尖銳的注意了近代文學底缺點是近代文明底缺點底徵候這個事實，而他用心以無限的忍耐與執拗來分析這些缺點他的結論可以在最近的兩部著作裡：

就是自十八世紀初頭以後發生的趣味退化底明與學底「虛賦與羅曼主義」(Rassau and Romantism)和更較的作範圍底「民主主義與統制」(Democracy and Totalship)中讀到。作爲道德家，作爲盎格羅薩克遜人底白特德氏，一方面比聖佩夫更相似安諾德在法國「人文主義者」底傾向，以任何一方說也是沒確定治療的診斷：朱蓮，本達(18)最近刊行的關於文學及社會的富有精彩的工部批評著作是：「白非鴿耳」(Baldior)和「聖戰者底叛逆」(La Traison des Cleres)盎格羅薩克遜人是難忍耐不確定治療底診所。白特德氏與安諾德及聖佩夫同樣，發見宗教信條底腐敗影響及於社會底重大的惡害；又與安諾德及聖佩夫一樣，拒絕接受回返宗教信條底治療；其次和安諾德同而異於聖佩夫，另一種治療——人底嘗試，換句話說，是不藉啓示乃至超自然的權威或救濟，而是基於實證的倫理學底理論來提出人是作爲人所具有的要求和能力。

我不想在這短說明中論白特德氏積極的貢獻或是我底贊成與反對。我僅只要喚起來注意一個很重要的運動，在文藝批評內部底運動上可從根源或發端窺見更多的事體。這個運動底意義很深，由這個運動近代文藝批評家明白了應當是在最初認爲範圍外的將有領域底「嘗試者」，證明了今日必然的比文藝沒有導入廣泛的問題並非是文藝上的問題。認爲文藝上的問題與一般問題底必然的關聯在文藝批評上是一個缺點，或勿寧說是危險，因爲若指摘這個人們是以各自本身所見到的也許過於給以重要性，我想在這裡最好指摘一下。因爲這種危險當批評家把握了由文藝批評發生的倫理的問題時，批評家不能與其無關，而沈入其感受性裡。批評家過於成爲理性和良心底奴隸；會很難堪於現代文學，把它一個一個的區分在近代社會的弊病之下；也許首先要求必須作爲天才和才能底鑑識的直接教訓。當批評家支持「古典主義」而排繫「羅曼主義」底時候，他大概示唆給我們必須寫得像沙福克里斯(19)或是辣辛：現代底東西盡是「羅曼諦克」的，因此

沒有一談的價值，更使我們掛慮縱使在今日寫出了真正卓越富有獨創的古典的作品，恐不會有人喜好吧。贊揚羅曼諦克作品底羅曼諦克的人是常有的，但是古典主義者在出現古典的作品時果真一識與否，尙有疑問。但是這樣的限定的條件不會使我們拒絕人文主義底理論：它應當只以各自底力量而近用於它。

拉蒙，骨南遜斯氏也(20)是以人文主義爲手段的更年青的批評家，雖然他底人文主義在法國達成了另外的和美國發生的含有稍不相同的性格。他底人文主義在次兩點上有着共通處：那就是它也是從文藝批評底發展，一方面排斥一切啓示宗教或起自然的權威，想企圖達到倫理學底實証體系。他底最初的試論集「批評集」(Miroirs)已譯成英文(Foreign Call)刊行：我想這本書與其說是由於它的業漬而重要，勿寧說由於他底新的企圖——現在在他底文體中仍然有着許多糾纏的結，是由於許多的哲學的和心理學的術語被妨礙了的。費南遜斯較白特德氏缺少百科全書的，對過去也少關心。費南遜斯熱心地考察着現代人及十九世紀，比研究文學史一般的過程更是獻給蒙田(21)底特殊的個人底研究。如同美國底人文主義者以的，考慮着關於「羅曼主義」和「古典主義」；而希冀有順應性，並且極欲從在各個的時代中的它的外貌來區別古典主義底核心(例如，像被發見在喬治，愛畢特似的)。費南遜斯底理論對於我不能完全的理解，亦不能被充分地來說明，恐怕也不能充分地展開：但是一如美國底人文主義者一樣費南遜斯氏底說明是明瞭的，處理文學上的問題作爲倫理的問題底新嘗試的方法，由文學上的記述，主要的從大小說家，特別因爲自己是英文學底綴寫的研究家，顯示着想試着從喬治，愛略特(22)和喬治，梅列第斯(23)發見實踐上的指針。(總之，收在上記書中的關於法國小說家馬塞洛，普魯斯志(24)底試論，是他底獨特方法底傑作)。簡括的說來，費南遜斯少有社會學者氣，而多有的是個人心理學家。而且由他關於小說家試論中頂優秀的抽出的結論是：假

若從文藝批評中除去純粹地文藝的考察以外，差不多不僅沒有可談的，甚至連實際地文學評價也不留。這是對於古代底作家底評價是真實的，但是對於近代底作家底評價仍更是明顯的負責。因為對於近代的批評家成爲義務似的關心底擴大，同樣由近代的想像的作家也被課賦了，或是至少被假定了。例如我們假若寫關於喬治·愛略忒底純粹地文學批評，一定任誰看來也是很不完全的批評，和作家底關心的擴大相同，批評家底關心也必須擴大。

我已試着顯示通過一整世紀直至今日的傾向使擴大批評底範圍，增加對於批評家底要求。這種展開或許是遺跡於人底自意識底展開的名辭下，但是那是越出了這個講論的界限外，而是普通哲學上的問題了。這種擴大並行的補足了傾向。科學即是有關於批評科學底增加，我們首先會問自己以文藝批評爲正當果全然是與否，或是文藝批評果能任其併合各各批評底某一面向着更嚴密的科學中徐徐的吸收或否。正如同在哲學史裡，我們找得出常常有許多的問題由哲學中被拋棄了，有時委於數學和物理學，有時委於生物學和心理學；終於像差不多沒有留，應是哲學底問題似的，我想對這個的回答是明瞭的：就是只要文學是作爲文學而存在，則文學底批評，換句話說由文學自身制作的基础，對於立在同基礎上的批評是有存在的餘地的。因此只要詩，小說及其它被寫出來，它第一個目的，是與迄今常是的同时此後也是常是的給與某種特殊的喜悅——縱使這種喜悅底說明是如何的困難和複雜，這是可以經過所有時代而不變的。因此批評底工作不僅是擴大批評底境界，而是使明瞭其中心，第二個要求底主張是和第一個要求底主張而加强的。二百年以前，在認爲人們十分地知道文學是什麼，在文學看來沒加入今日常是混同似的其它科學裡去的時候，術語能够比沒有給以嚴密的定義的今日更能使用將自由而不注意。而在現代，被使用的術語以論理的辨証法的研究爲主，是急需要一種新的批評之嘗試，我對於這種問題底關心，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對於我本身使用

的批評上的字眼底意義的不滿足，一方不滿足於文人主義者底術語。在文藝批評中我們往往使用不能定義底術語，而由這個術語定義其它的事情。我們時時用不完全相符合內包和外延底術語，在理論上應當來適合這些術語；但是假若不能夠，那麼必須發見處理它的另外的方法，以便我們知道我們在任何時的意義。我在這裡以我本身處理的很簡單的例子來說：看看定義「形而上詩」底可能性。這個字包括着直到今日的全部歷史底意義，同時雖不能夠併合它一切的意思，但是它的意義應當完全的被認識。這個術語底意義，一方面是在十七世紀時英國詩人底一種集團。在另一方面，它必須有着內包的意思，必須表示着以幾個詩人爲例証的某特殊的性質的整體。通常批評的方法是抽象的去定義「形而上詩」底意義，盡可能的在其中嵌入許多的詩人，而排除以外的詩人。或者則就是以拿被認爲「形而上」的詩人們找出來那些詩人們底共通點。奇怪的事情是按照這兩個不相同的方法，所謂，發見的總合而得，兩種相異的結果。在同樣的定義裏更大的問題是關於羅曼主義和古典主義的。寫這兩種抽象的觀念的人，任誰都相信自己是明白這個字的意義；事實這兩個字對於講述它的各個人有少異的意義，而也不外是同意義的意義。在這種情形下，成爲不能達到結論而任何時也是無窮盡的爭論底資料，這其遺憾的事情自然。這樣的問題是包含着知識和心理學的理論及學說，恐怕沒有人再比A·呂嘉慈氏(25)底「文藝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和「實踐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更關心於這個問題。

有充分地根據來相信——暫且不談每個時代必須以各自本身的力量來批評這種明白的主張——文藝批評則在開始它的工作殆權力盡尙遠。另一方面我是比批評和「創作」在同一個時代從未繁榮的舊迷信更抱着非常的懷疑：這是從表面觀察過去底時代抽出的概括。「創作」能擁護本身，但是它抑制着批評的好奇心也的確的決不是好的事情。總之在我們生活着的時代裡，像上述的基於錯誤的對照來看：我

想與詩說是「批評的」母體是「創造的」。(現代是亞歷山大的，頹廢的，或是「感到幻滅」的時代)和這種世間一般的迷信並行，並沒有「感到幻滅的時代」，僅只有感到幻滅的個人，因為我們底時代實在是最感亂的。)和代從各方面說是沒批評，但是這是在某種程度上基於經濟的原因。「批評家」主要的是書評家，換句話說，促促的推稿費的客串。我注意到有興趣的種種而態度批評也許太有着專門的和技术上的危險。我所希望的是想以各種特別的修業的批評家底協力，且恐怕是既非專門家亦不是客串的人們一切共有的分類這種批評家底寄稿。

註

- (1) 坎比翁 (Thomas Campion) 1570?—1619 英詩人批評家，此處指『英詩法考察』Observations in the Art of English Poets (1607)。
- (2) 達尼爾 (Samuel Daniel) 1562—1619 英國詩人，指其『韻律之擁護』A Defence of Ryme。
- (3) 卓也登 (John Dryden) 1631—1700 英詩人與戲劇家。
- (4) 高迪依 (Pierre Ornemé) 1606—84 代表法國古典時代的悲劇詩人。著有『The Gid』(1636)『Hercule』(1640)、『Polyvante』(1642)等。
- (5) 布羅塞 (Nicolas Boileau) 1636—1711 法國詩人，批評家。有『Art Poétique』(1674)『La Latrin』(1674)等作。
- (6) 賀拉西 (Horace) 65—8 B. C. 羅馬詩人。
- (7) 拉·亞拔 (Fran François La Harpe) 1738—1803 法國詩人，批評家。
- (8) 賴謨 (Thomas Rymer) 1641—1713 主要以戲曲的批評著知。著有『Tragidies of the Last Age Considered』(1678)『Short View of Tragedy』(1692)等。
- 威勃 (David Wolf) 1718—98 美國的批評家。著有『Remarks on the Principles of Poetry』(1769)等。

Notes on the Principles of Poetry』(1769)等。

- (9) 何特 (Walter Dater) 1839—94 英國批評家。以『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naissance』(1878)及歷史小說『Martin the Bohemian』(1885)著名。
- (10) 李德 (Herbert Paul) 1895—英詩人，批評家。
- (11) 巴斯蒂安 (Alfred Jarry) 1826—1896 法國旅行家，人類學者。
- 泰拉 (Alfred Tyne) 1834—84 英國地理學家。
- 滿哈德 (Walter W. Masshardt) 1851—80 國民俗學家。
- 拜凱姆 (Eugene Diederich) 1858—1917 法國社會學家。
- 斯維·古臣爾 (Yacou Levy-Bruhl) 1857— 法國哲學家，社會學家。
- 弗來則 (Sir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英國人類學家，民俗學家。
- 密斯哈麗露 (Miss Jane Ellen Harrison) 1850—英國宗教學家。
- (12) 恰爾德教授 (Francis James Child) 1825—96 英吉利，蘇格蘭民謠集『English and Scottish Popular Ballads』的作者。
- 賈梅瑞教授 (Francis Barton Gummere) 1855—1917 哥倫比亞弟子，著有『The Beginnings of Poetry』(1901)『The Popular Ballads』(1907)『Handbook of Dialects』(1885)等著。
- 帕里斯 (Gaston Bruno Paris) 1839—1903 法國中世文學的研究家。著有『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Moyen-Age』(1930)、『Histoire Poétique de Charlemagne』(1865)。
- 羅阿教授 (William Paton Ker) 1855—1923 牛津大學教授。著有『Epic and Romance』(1897)『Form of Style in Poetry』(1923)。

- (13) 耶斯栢遜 (Oto Leipsan) 1860—丹麥語言學家。尤以英語學家著名。其傑作爲『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1913—14)。
- (14) 馬勒百 (François de Malherbe) 1555—1628 法國敘情詩人。
- (15) 魯南 (Ernest Renan) 1823—92 法國語言學家，宗教史家。著有『Vie de Laus』，『L'antiquité』，『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1866—88, 7 Vol.) 等名著。
- (16) 巴斯卡 (Buis Pascal) 1623—68 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哲學家。
- (17) 白德德 (Tring Palter) 1865—1933 美國批評家。一九一一年任哈佛大學法蘭西文學教授，著有『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1908)，『The New Ictacon』(1910) 『The Making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1912)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1919)，『Democracy and Leadership』(1924) 等。
- (18) 本達 (Toussaint Fonda) 1867—法國批評家，哲學家，小說家。『Belphégor』(1919)，『La Croix de Bosses』(1923) 『La Tradition des Clères』(1928) 等名著。
- (19) 涉福亞耶斯 (Sophocles) 495—406 B. C.) 希臘三大悲劇詩人之一。著有『Œdipus the King』，『Œdipus at Colonus』，『Antigone』，『Electra』等作。
- (20) 費南遜斯 (Ramon Fernandez) 1891—生於墨西哥，批評家。著有『Messages』(1926) 一九二七年由 Joan an Cape 出版英譯。
- (21) 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 1533—92 法國懷疑的，不可知論者，哲學家。其名著『Essays』(1580) 右梁宗岱的中譯『蒙田散文選』(載『世界文庫』第七冊起) 英譯本有 Chas's Cotton 氏出版於一六八五年在 Cotton 氏之前尚有 Luigi Florio 氏的英譯，給與莎士比亞及培根很多影響。
- (22) 喬治·愛略特 (George Eliot) 1819—83 英國女小說家。傑作『Adam Bede』(1860) 其作夥多。
- (23) 梅列雷斯 (George Meredith) 1828—1909 英國詩人，小說家。作品以銳利細密的心理解剖與奇智卓拔的行文及富有詩的情緒而有名。小說『Victoria』爲最有名。
- (24) 蒲魯斯志 (Maori Dant) 1871—1922 法國小說家。著名傑作『已失時間之追尋』(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1913—35 7 Tome 受弗洛特極深，以精細的解剖與「時間哲學」特長。費爾南遜斯有『蒲魯斯志論』收於『評論集』中。
- (25) 呂嘉慈 (The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英國批評家。著有『解謎批評』，1929『文藝批評原理』1934，及和 O. K. Ogden 共著的『The Meaning of Meaning』(1923) 及與 Iames Wood 合著的『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1929) 等作。
- 譯後：T. S. 愛略特 (T. S. Eliot 1888—) 爲自老詩人夏芝逝世後的英國大詩人，評論家，傑作詩「荒原」有趙羅羅氏譯本，T. S. 愛略特近作是去年出版『East Over West』。此論原爲一九二九年的講稿，後由牛津大學出版部 T. G. Williams 編纂題名『現代文學底傳統與嘗試』The Tradition and Experiment in Poetry Literature 同年九月再刊於美國底『The Dial』月刊誌，此稿係據後者譯出，錯誤處改希師友指正。

詩歌

寬

露莎

你的聲音像要溶解成淚，
 江南月下清溪，
 流入空谷，
 知音者稀矣；
 濕漉無雙，清涼於寂寞；
 砂中有白石，是太古星之殘骸。

季節之思

露莎

昏暗的街燈，
 星寒月冷時候，
 一個人踏着雪後的泥濘，
 步入漆黑的巷子；
 你那瘦弱的背影呵，
 搖搖欲滅的，
 如風中一點灰燼，
 生命是悲哀欲泣的。

x x

x

x

x

假若你是雲之子，
 我願作風的女兒，
 日日纏繞你的足前，
 馳騁於遼闊的海天；
 春正有自然裡最繁爛的顏色；
 我欲使你當面化都兌。

x x

x

x

x

殘燭映着你，
 蒼白的臉色，
 青的眼圈裡，流轉着，
 說不盡的恨怨。

眉睫上凝凍着白霜，
 任你默默無言，
 牆外滑過第五次更響。

x x

x

x

x

不要再對我說一個字，

假若你是天邊明月，
 我願作涓涓溪流，
 連漪輕渡你的潔光，
 潔光又把我曲廻澗中的身子滲一透；
 秋風萬物相語別，

x x

x

x

x

誰不懷念你的溫柔？

× × × × × × × ×

假若你是太陽，
我願作一株蒼松，
朝朝沐着你的金輝，
得助我終年長青；
冬雪皎皎壓折了枝枝，
被你融化，
融成鬱鬱的淚水，
載着日歲月，
流入我古老的夢。
昔日我心如白荷，
今已如荒丘；
昔日歲月不再來，
一任相思到白頭。

靈魂的獻禮

令狐氏

(一)

自我遇見你

冬天的太陽也會和煦
沙漠的荒野也如一泓翠綠
地獄中沒有人兒再悲啼
雖然我的淚珠仍要滴滴
那是你拯救浮屍
對慈航的恩人饋贈的珍璣

不管收留不收留
這是靈魂的獻禮

(二)

你的影子攝入我的心底
像是化石上鑲嵌的墨菊
不勞巧匠的雕刻
更不用畫家以彩筆
這是風沖海湧的結晶
一脈清流送來的美碧

(三)

我珍重他像
珍重天大的神密
賢鎖在窄狹的心籠
不敢向他低訴一語
請你休怪我默默的無禮
這是遠古之神
懲罰我的罪過
摘走了我心靈的銀笛
只剩下悽慘的悲歌
奏吹不出熱情的美曲

(四)

祈禱慈悲的人兒對我長嘯
吐給我一團火焰似的神靈
燃起原始的發灶
我也許——
似一隻引吭的長鷄
望着蒼穹再振雙翼

自己的寫照

藍沙

——獻給愛我的人

(一)

我狂飲着較人的淚
淚汁浸裂創痕
心靈邁出跛子的步履
眼睛的玻璃窗
塗滿各樣的顏色和陰影
我同他們奇異地疎遠
雖然我同他們如斯地接近

(二)

倒數上去五年的初冬
奇異的病蟲惑着父親的思想
一個十六歲的孩子
遂學會了憂鬱
學會了深刻的沉默
摟着寒冷的貧窮
吮咀無聲的寂寞
讓憧憬的白玫瑰悄悄萎謝了

(三)

鞭影裏進舞鏢的黃塵
丟下悵情的低泣
春風里槐花暗香在簾外
烟鈎輕抹淡柳
柳絲驅策死暗的竹馬
追撲白蝴蝶的淘氣

中國文藝 自己的寫照

剪採河草的小白花

「暖浦流沙」染一片詭譎和奇愕給童心

述說它古代的夢

粉壁留下時光的紋痕

簾隔的蛛絲垂亂睡態的乚斜

誰再唱「搖籃曲」

(四)

苦雨送來陰濕的霉氣

傷痕有烟鬼的隱疾

向亡失的過去湧出淚眼

悲哀的鏽掉了

心是紫色的

且讓自己編織些生的期冀

秋風也許帶來遠方的消息

可是心露吻湛的蘭花

霜冷沁入了我的意識

晨光在海波上爬

沙灘有新生的閃耀

讓我獨自彈着無聲琴給海風

母親懂得這悽慄的隱秘

愛我的人層得聽麼

(五)

「幽暗的燈下

我欲哭又止

幽暗的心底

溼着滿天的心淚」

我要學最純的癡病的驕傲

啼落了黑夜的鉛華
撫慰古舊的日子睡死
在牢固的門扉前
眼睛的玻璃窗
塗滿各樣的顏色和陰影
我同他們奇異地接近
雖然我同他們如箭地接近

吻及其他

By Mrs. Olive Lee
錫純譯

吻
你吻着我——
我的身體躬着，密貼了你的。
注視你——當兒，我的淚珠掛在頰。
你的眼睛緊閉了。
你豐滿的口唇。
表現出在你心頭燃燒的情慾之燄。
可是，你美麗的下頰呈露
一段超人的力量，
使你制止了一切你的期望。
因此，我更加篤的信你愛你了。

寂

一個空竹的庭院裏
一座孤寂的小亭，
一位髮髻的女子，在心中
充滿無限淒涼！

寒冷的兩點
敲擊着灰色的磚路
一把熱的情火
燃起了愛的烈焰。

你的想像

我所僅有的現在只餘一張畫像，
你的畫像啊，美麗的愛人。
只有我才能使我喜悅，但，
他又給我引起無限痛心。

我同這畫像談心，他回答
我却一點也不能聽見。

吻着狐狸紅的口唇，我嚐着
水冷，一股顏色的氣味。

你美麗眸子的閃爍，

天大都是一般。

你嘴角，媚人的一絲淺笑
也始終不會有些微改變。

你身體的溫暖已經消失，
你的臂膀再也不會灣起。

雖然你的容顏依然是那美麗，
啊，生命的火燄已不再燃燒了！

思 念

蘇 丹

——懷之

你問：「我在什麼地方？」

「我就在你的身邊，

我的家，是你的心田。」

你詛咒：

「這深沉的緬懷，

這長期的憂鬱！

然而，這即是愛，

這總勝過不幸的空虛。

我們熱戀着，

我們等待那來日！

歸 期 呢 ？

播 生

記得是在昨年

春來時曾同你埋葬了無限的夢幻

如今春重來

你——寂寞愛傷的姑娘又飄零到遠天

我伴在那黃土下的夢懷在春風裡傷神了

祝你——寂寞姑娘在遠方神安

幾次的春風裡舊地徘徊

幾香的拉長了相思對着遠天

夢中你告訴我「你不再來了」

中國文藝 思念 歸期呢

在那多雨的江南你又另有所戀
我失神似的悵然

拉開了窗兒，月影爬上床頭幽靜安閒

丁香花的影子也悄悄伏上了窗口

是偷嚙浪人的寂寞呢！

還是替那江南的戀者從千里帶給我遠情

無低語傳說伊心底的寂寞在人靜的氣氛中

屢次的拾起了幻想

但又失意的趕快放下

熱望着江南我悵然

那美麗的家和人

是昨夜

在紅樓的一角又多了一陣東風

吹起了心波的舊夢

我珍惜那暫時的憐慰

可是想到那遠方的戀者

又失神的熱情消沉

青碧的山脚下

會同你相對默然

你曾告訴我「將要歸去了」

回到那多雨多情的江南

一羣白羊在山脚下尋花問草

牧場上的黃牛推洩着疲倦的長吟

今將歸去了前塵不忍回首

歸期呢？

甚麼時候？

春風

千行詩

岳 崙

序 曲

——爲了紀念我底友人，我寫了它，並願將它獻在摯友底面前。——

「冥冥裡，

白衣的天使，

震着純潔的雙羽，

渺茫地——

輕舞着耀目的珊瑚弓，

抽着軟柔的虹霓箭，

環射着下方一片煙霧，

向四方。

箭羽上，縛住了春行，

箭尖上，燃燃着春火，

閃閃地，飛着，飛着……

宇宙乃驚醒了。

盛燃着青春之火的箭，

飛呀飛——

飛入了靜穆穆的沼渠。

於是：

水碧綠了，粼粼地——

推動着漣漪。

人們說：

「春的氣息，

吹縹了一池春水。」

盛燃着青春之火的箭，

飛呀飛——

飛入了睡沉沉的枯柳。

於是：

柳梢披上了新綠的紗衣；

是處子的羞澀嗎？

——低垂。

人們說：

「春的氣息，

抹三分，在梢頭。」

盛燃着青春之火的箭，

飛呀飛——

飛入了黃鶯久未潤澤的咽喉。

於是：

晴空蕩漾着清歌，

金色的陽光，

掩映着金色的羽。

人們說：

「春的氣息，

喚活了鸚鵡的旋律。」

盛燃着青春之火的時候，
飛呀飛——

飛入了似尚朦朧的青年人的心。

於是：

輕風飄颻着薄紗，

桃林落英，

隱約着足痕，

月夜，平湖，清晨，花叢……

跳着青春的心，

響着青春頰，

青春的頰，泛上紅霞，

青春的眉，舒鎖春山，

青春的眼，掠過來，偷偷地，

又掠過去，偷偷地，

是秋月活潑之溪水？

是夏夜鏗抖的繁星？

人們說：

「春的氣息，

瘋狂了青春的人！」

——

飛來一個淺藍色的信封，

飛來一個淡紫色的信封，

又飛來一個淺藍色的信封，

又飛來一個淡紫色的信封，

心動蕩了，

臉發熱了，

——是同時異地的兩個人，

手微微地抖顫了，

血液循環加速了，

——是同時異地的兩個人。

信封裡；

散着細碎的丁香，

封着將萎的花瓣；

有些離枝的桃杏殘紅，

有些郊野蔓生的野薇。

像雪色的紙上：

不鋪着一簇簇的，濃紫；

是如何的醒目——

像少女唇上久留的漬跡，

像繡臂盡頭新塗的指甲紅，

是白熱的心裡，

雨滴的蘊血？愛情？

字裡：

據說是，

陽春初暮，浸潤於一片斜暉裡——

——盛開的牡丹，

據說是，

曉日乍昇，搖曳於清風裏——

——嬌笑的海棠，

還有：

雪肌丁香，晚風溜過時，

送過來的幽郁的氣香，

銀月清光裡，

風翻嬌麗的芍藥的低語；

還有：

蔚藍色的野花，草茵上面的——

柔波上，雙燕打翻的新荷。

綺麗而俗氣的花蝴蝶，

還沒有隨暖風飛來吧！

鶉鴉已經在幽林內歌唱了。

誰希望那已萎的蘭葉呢！

讓我去折枝嫩柳！

還有些甚麼呢？……

還有字裏隱約的天國！

郵票的背後，

在那裡，也許，誰知道呢？

是甜盞的一吻！

郵戳的墨痕下，

掩蓋着的，

許是淡描的心吧！

是！一定是一雙相印着的心！

信封的封口處，

一定是一層香澤，

——心中人口中的。

仔細地溫存！溫存！

謹慎地，

安放在心的深處！

暴風會把它吹去嗎？

不會的！

那兒是心的深處。

驟雨會把它打爛嗎？

不會的！

那兒是心的深處。

然而，空氣呢？

空氣可以慢慢地侵蝕——氣化，

呵！也不會的！

那兒是心的深處；

——高度的真空。

仔細地溫存！溫存！

安放在心的深處！

二

北海的每一個角落，

吹遍了春風！

碧波鄰鄰地——

前流，

是微風吹縐了薄網？

波峰，

讓陽光鑲上了赤金，一片片……

流向波谷，

再流向波峯，

依然是閃爍的赤金，一片片——

流向波谷。

儂麗，輝煌，

是靜坐在白玉橋頭的——

彩坊。

有誰在白玉橋頭，

徘徊，才子？

春風捲起了頭髮，

春風飄起了項紗，
只有她——

懷着一顆不平靜的心。

她遲疑着，

她沉呻着，

頭在嘲笑——

嘲笑她的遲疑；

流水在低語——

低語她的沉呻。

感覺到奇怪，莫名，

她平日自信的活潑，

竟會在此時離她而去？

她平日自信的沉靜，

竟會在此時離她而去？

心怎麼跳個不住呢？

腦裡絞成一堆亂絲，

思想不能聯絡成一條完整的……

眼前只是些片斷的記憶。

她起初不相信自己，

然而，時地，却分明是那樣的清晰……

「松坡圖書館，

午后一時。」

抬頭，

太陽還沒有轉到中天，

影子，斜而整齊的，

指着西北。

不禁地笑了，

她笑自己怎麼那樣的不沉着；

自從昨天黃昏，

夕陽餘暉，溶着桃花的時候，

電力規定了會晤，

心裏再也容不進第二件事。

恨時針爬的那麼慢；

恨夜來的那麼遲；

夜裡，時鐘鳴了一聲

夢在那裡呢？

早晨醒的又那麼早，

是雄雞初叫的時候，

晨光還沒有爬上窗呢！

寂靜裡，

只有時鐘不停的滴……

模糊的，幻想着黎明的影子，

而夜是如何的漫長；

雕商印上金影，

梳流時，幾番對鏡；

思致多久，

才披上那件青衫，

選鞋時，發笑沉遲。

誰知道，為什麼跑來這般早？

雖然明知時針方指十一！

早餐會幾動着？

但何會念及飽飢，

加些餐飯吧！

正在談話的時候，

腹中長鳴——那才是笑話呢！

然而，腹中已無餘地，

因為已經裝滿了思潮。

索興跑到松坡圖書館去，

在那裡，

任情意奔騰澎湃吧！

實在已經不能再強行仰制了！

春天是感情流動的季節。

北海的每一個角落，

吹遍了春風。

碧波鄰鄰地——

前流，

是微風吹縐了薄網？

波峯，

讓陽光鑲上了赤金，一片片……

流向波谷；

再流向波峯，

依然是閃爍的赤金，一片片……

流向波谷，

一聲弓形路，

曲拆通幽，

若隱若現的，

是瓦柏古楸；

有誰在曲徑歧途，

徘徊，彳亍？

人影在樹影中動，更……

春風飄起衣襟；

只有他——

懷着一顆不平靜的心。

匆匆，行行，

行行，匆匆，

「須彌春」慚然地退後去了，

它已經失去了誘人的媚力。

忘記帶畫報了嗎？

——那定規的標記，

臨行匆匆了，

那裡？

手忙忙，尋尋，覓覓，……

呵，可笑，不是在袋裡了嗎！

呵！今天，

今天竟會失常，健忘！

是昨夜裡嗎？

展轉反側，

看皎月銀光，

一直瀉到窻子裡，

地上塗出幽明的圖案。

更拆碎聲，

清脆裡含着淒涼。

一枝煙，

一團紅火，

嫵媚上升的烟，消散，消散，

所生的菓子是——

今天的失常，健忘。

然而，時，地，却分以那樣的清晰：

「松坂圖書館

午后一時。」

是這裡吧！

「松坂圖書館」。

他遲疑了，

他沉吟了，

搜索着每一條神經纖維，

預備用怎樣的表情，

怎樣的言語，

溫柔而有禮貌地，

去應對馳於神的友人。

但，像是迷了路，

在乳乳深白的濃霧裡，

在黃沙漫漫的狂風裏，

一片混濁，

一片模糊，

只能跳出一兩個字，在腦膜上，

思想變成無數的碎片，

沒有良工可以把它連綴一起。

路人，射着驚異的眼光，

他的臉，於是——

乃抹上夕日的醉容。

他的心，彷彿破一種如劍的眼光逼刺着，

像被人發覺了的盜者，

罪惡嗎？

可咒的人的眼睛！

然而，他停留不住了，

似漫漫大沙裡的駱駝，

緩緩地踱着無限的征途——

默默地到了小西天。

這裡，

是罪人的懺悔地，

是嚴冬的象徵！

亭子裡飛着烏雲，

陽光只站在荒渠之一角。

這裡，不能有春的存在，

他拋捨了它。

松坂圖書館正冒着熾白的光，

自那間古舊屋子——

如風神猶存的少婦，

自那扇剝落的門——

如暮春的杜鵑，

自屋裡的出神的少女——

如，自天堂裡的安琪兒。

平靜，

空洞，

寂寥，

穆肅，

只有書，燈，人。

小鳥般地飛去了，自門中，

一對書報，一對人。

空氣只稍稍地一變，

像一隻黃葉落在水面。

水紋漸大，漸大！

漸模糊，漸模糊。

無影無踪，

恢復了平靜。

嫩柳映綠了五龍亭，

亭畔，

飛着春的箭，燃着春的火，

地心吐着久積的熱氣，

兩個人，被燃燒了。

泉水怎麼會永流呢？

言語像泉水！

鶯鶯唱吧，唱吧，那麼好聽，清俏，

笑聲像粉鸚和底歌！

鴛鴦的絮絮緊並着嗎？

肩頭像鴛鴦的翠翼！

時鐘永遠跳個不停吧？

心像時鐘的秒針！

家，環境，不自由的婚約……

鼓勵，鼓勵，

青春屬於青年！

需要力量嗎？

朋友，近蹤的朋友！

春風得意地吹，

樹枝上飛下，鳥兒，

一對，在晴空裏上下翻跋，

唱了，是兩隻尖嘴。

水裡的魚兒呢？

伏在水底，歌頌着春吧！

太陽氣紅了臉，

他是太孤獨了，

而他的路又是那麼長！

逃避現實嗎？

他躲着，躲到西山叢林背後去，

含着嫉與羨相織而成的淚珠。

久慣風情的月，

在雪肌冰膚的媚臉上，

露出了淺笑，

你們也要試嚐嗎，

初戀的滋味，

五龍亭畔，

吹遍了春風，

滿室間感不盡許多春風，

春風溢出高牆了。

〔未完〕

批評介紹

王充的文學批評

哲西

論到中國的文學批評，我們首先要提到的不是論文專家劉勰，也不是論詩專家鍾嶸，而是中國思想史中的一位怪傑王充。因為他不唯在中國思想史上，佔一重要位置，抑且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佔一席之地。自然是先有文學，然後才有文學批評，但是在王充之前，尚未有過真正的文學批評，所謂周秦諸子，固然有時也說些似乎是文學批評的話，而他們的目的，並非在文學，更不在文學批評，而況在當時只有「文獻的文」與「學術的文」，而他們所謂之「文」，又與我們現在所謂之「文」與「文學」大異，他們所謂之「文學」，恰似今日所謂之「文化」「學問」或「文物制度」，意義太廣泛了，所以這一類批評，不足以稱之為文學批評，到漢代楊雄，法言中的吾子篇與問神篇，勉強可算是文學批評，但是他注重在「宗經」「要聖」，哲學法太濃厚了。似乎也不是真正的文學批評。直到王充才廓清周秦兩漢的文學觀念，而且他提出了文學批評的義界，確定了文學批評的價值，為此王充的文學批評，是值得我們研究一下的。

論衡對作篇：「非作也，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典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史敘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論，可謂論矣。……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虛偽，辨其虛實，非造始之偽，無本于前也。」

這是他給批評下的萬界，與價值，在他，雖並非專指文學批評，但文學批評亦不外乎此。

有了嚴正的文學批評，才可以產生不朽的文學，這句話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我們不能說挑剔與故意的違反時代，為批評的正道；但若只一味的歌頌讚美，也決不能對文學或文學批評的本身有若何貢獻。

因此王充的文學批評，是有他的貢獻與價值。他是一個時代的反抗者，他的文學觀是破壞周秦兩漢的文學觀。而且是承上啓下，開了魏晉六朝的先鋒。

從經學一方面來看，漢代是尚用的時代，所以王充及經學家之尚用，而尚文。書經篇說：

「龍麟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于鳥爲君，鹿猛，毛蛤輪，龜知，背負文——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樂，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

由于尚文他也尊重文人，在佚文篇說：

「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欲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就思其人，與喜稱萬歲，宜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權氣發于內也」。

從辭賦一方面來看，漢代的辭賦家又是尚文的爲了賦實在唯美的文學，而王充的尚文，又選于辭賦家的尚文，因爲他在尚文之中，又有尚用的趨勢。這樣表面看來，似乎是矛盾的，又好像是故意與人作難實則不然。他的尚文不過是矯正經學家的牽強附會與過分的崇高而已，所以他反對「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而主張「簡裁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

對作篇：「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揚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不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聖賢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

由此可見，他不是徒事虛浮之文，而尚文，更在尚文之中又有尚用他所謂之尚用即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補于正」。

他反對注疏的述，而主張創作，反對窳妄的著述主張實誠。在書解篇中說：

「夫世儒說聖情……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于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棄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衷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義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過文儒之書其迹不傳。」

由此可以知他卑視世儒。因爲他們「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崇尚文儒，因他們是卓絕不循。」，也就此可見他的觀念是尚創作，而反注疏的。

更在佚文篇中分文爲五種，就人而分則分爲六等。

佚文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書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讀古經讀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

又：「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

他在五經文中，所以獨推「造論著說之文」在六等人中，專重「鴻儒的原因，則是他的根本觀念，在創作的明証。更因此他的文學觀念是自我的表現，不要因襲的摹仿。在超奇篇中」「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這種自我的表現，當然要不虛妄而務求其實誠。

超奇篇：「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辭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習生于體，苟有文無實，則是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史學家所謂實誠，在不失事實之真，文學家所謂實誠，則在不失失性情之真，王充所謂之真，即是文學的真實，他以爲世俗爲文之虛

妄，專在迎合一般人謬誤的心理，故在藝增篇中說：

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美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于心」。

在文學的形式方面，他守章句之學力反文言不一致，而主張文言一致。這正是近年來所提倡的國語運動。

自紀篇：「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譯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觀，數讀之者，曉然若盲之聞目，喻然若聾之通耳。」

「夫文猶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夫口論以分明爲公，筆辯以獲露爲通，更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覓，唯賦頌耳。」

由於他認爲「文言一致」，更產生了另一種觀念，便是痛之「巖古卑今的」信條而力主「文無古今」。

案書篇：「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

這種說法，可算是透澈極了。在周秦兩漢儒生的「泥古」「託古」之後，而有王充的「文無古今」之觀念，自然一方面要算是時代的反響」一方面，更能見他能在衆人皆醉而獨醒，這種精神的偉大，魄力非凡，與夫獨立拔俗，更是千古爲人所景仰的。

總之：王充的文學批評，完全立在客觀地位，無一不在與時代潮流而對抗，由于經學家的尚用，他便主張尚文，由于辭賦家的唯美的文學觀念，他又尚文的趨向，因有漢儒的側重虛妄的著述，及墨守章句之學的注疏，他力崇自我的表現，真誠的文學創作，更違反傳統的貴古賤今的思想，主張文無古今及文言一致，因此不僅在當時的文學批評界，掀起一大波瀾，而且承前啓後，成爲中國文學批評史上重要關鍵，這還不值得大書一筆嗎？一九四一，三，三一，

唐吉訶德

Sir Walter Raleigh 著
蕭憲廣 譯

一位大約五十歲，極貧困的住在拉曼查 La Mancha 地方上一個小莊村的武士，專心的攻讀武俠傳奇小說——他對於這類小說收羅得極富——結果弄得他神魂顛倒，除了騎着他那匹衰弱的老馬，帶着盔披甲，手拿着長矛，扮做一位遊俠武士，跑到各處，藉以訪奇蹟和匡不平外，沒有使他感到滿意的事。他招請了一位鄰居——一位貧苦無名小子叫做散諾，潘則 Sancho Panza 騎着一頭上好的驢子——農夫，當做他的僕從。武士觀察世界的方法，只是經過他所喜好的傳奇小說的鏡子的；他把旅館誤作城堡，風車誤作巨人，村妓誤作公主，他的高興與勇氣，是永遠沒不感到缺乏的，可是他的幻想却引起了他的無端的煩惱。武士爲正義與俠氣所驅使，他同他邂逅的人都倒過不少的麻煩，並且他對於他認爲濫施威權的人，更加以攻擊。因此，他和他那可憐的僕從，不斷受人家的管責，鞭撻，欺弄和嘲罵，弄到後來，由於他的舊友們思念，和他幻想中那份慷慨可愛的性格所感到的新朋舊友接洽，武士才得從他的狂念裡，被救出來，並且被領回老家，老死在那裡。

這就是吉訶德 Don Quixote 故事的本事：這對於可稱之爲世界上最博學，最爛爛的說部——並非張大其詞的說話——彷彿是一種不太充實的計算。它是一部老年人讀的書，一個飽經世故，熱心腸的人應有的智慧，盡在其中了。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和西萬提斯 Cervantes 是同日而死的，但是假設西萬提斯同莎士比亞是同樣的年齡而死的話，那我們就沒

有「吉訶德」可讀了。莎士比亞本人，從來沒有寫出一部作品，是如此充滿了錯雜的經驗材料，如此閃閃耐煩的用微妙的慧心對之加以解釋，如此了然的辨別出世人的對向的；此外，莎氏也未會如此勇敢的擁護過豪俠的人士的權利的。假設把巴拉塔利亞 Cervantes 的執政者請來，評斷這兩位偉大的作家的話，他的評語大抵是出奇的簡單，明快的。他的評語也許是：如果莎士比亞在五十二歲上亡故的，而西萬提斯仍然能够再多活十七年的話，則一個晝夜孜孜不息從事研究莎士比亞的人，到了比莎氏的年齡更大時，爲要使他晚年得到些安慰，就不得不從事鑽研嚴肅學派的西萬提斯了。不見得每個人都比莎士比亞活的年紀大，即是就着他年紀活得更久的人來講，也不見得每個人都能精通與年俱增的藝術技巧，所以按照這種判斷來說，私淑這位西班牙紳士的人，若和私淑斯除特佛斯 Cervantes 市長的兒子的人相比較，就有天壤之別了。然而事實則不然；他的作品之風行於世，是穩鑿有據的。他曾吸引了並且還在吸引着無數的讀者，他們對於受騙的吉訶德遭受的可笑的苦楚，對於加在他身上的詭計，對於他那荒謬絕倫的行徑，對於他所聽到的許許多多的情史與情歌，對於他所邂逅的各色各樣的人物，對於他只要一涉足就可以踐踏了人家的豐稔田園，因而惹出許多意外和不幸的事件，以及對於他做爲家常便飯的被打，被踢，被抓，縮在泥窪裏翻斛斗等等的事蹟，都不自然而然的發生了興

趣。這就是說，不關心吉訶德的人，對於西氏書中描寫着的生活，也會發生興趣的；他的書是充滿了生活的。

關於西萬提司的生活經驗，我們沒有很豐富的記載，可是在他這部最偉大的著作中的字裡行間，都可略見一斑。我們知道，他當過兵，同土耳其人在賴煩多 Lirano 打過仗，並傷左手；數年後，他被囚於摩爾人，在愛爾幾爾 Alcazar 拘禁五載；他誘惑許多囚犯一同潛逃，可是當他們被發覺盤詰時，就把整個責任放在他身上。最後由他家族和親友們贖出，重歸西班牙，在政府閒歇的雇傭下，老老實實度了三十六年的文筆生涯。他寫了許多十四行詩和劇本，把家中的什物典質一盡，可是和獄徒們却很相得。他在一六〇五年——他五十八歲時——發生了「吉訶德」的第一部，從此他便享得盛名，雖然貧窮如昔。一六一五年，「吉訶德」第二部出世，他便合第一部而變爲一編，把它當做一部脚色齊全的故事來看。來年，他死了，穿着佛蘭西斯哥式的葬服，埋葬在馬德里 Madrid 地方的赤足修行三一尼姑 Santa Trinitaria Nuns 的尼庵里。沒有碑銘來紀念他的墳墓。但是他的精神，好像現實和傳奇世界中的一位溫文爾雅的紳士，仍然遊遊於天下，仍然同他遇到的人談談天，並堅持世界上所最需要的是行俠作義，恭維女人，報打不平，和扶弱抑強的論調，「那末，先生，我們仍然可以聽到他在說，『那就只有行俠作義，和我剛已說過的我——雖係一罪人——當做職業的武士道了；武士們之所爲，亦即我之所爲，這就是我爲什麼要在密慎的考慮後，置諸身死性命於不顧，而遨遊於沙漠荒原，藉以訪奇蹟，歷艱險，以期扶助貧弱無依者的原因啊。』」可是世界上的人，仍然是執迷不信。「聽了吉訶德的一席話，」著者在敘言中的一個簡明的注釋里說，「旅客們及十分相信他是在發瘋了。」

西萬提司著作「吉訶德」的主要目的，是在杜絕一般武俠傳奇小說的不良影響，精研西萬提司的人，曾經這樣的說法，而且現在仍是這樣的說法。在西氏時代武俠小說，是一種流行的讀物，其中許多

的是廢物，有些簡直是有毒的廢物，這大概是可笑的。本書的計劃，是在嚴厲暴露此類小說的弱點，其寓意在「圖書檢查」一幕中可以見出，在這一幕里，什麼牧師啦，理髮匠啦，以及家長和他的姪女啦，把圖書館的書籍焚燬殆盡；以上的事實，大概也是可笑的吧。但是西萬提司對於這些武俠傳奇小說，爲什麼知道得如此的清楚，而能把其中幾種事蹟敘述得如此的詳盡呢？此外，許多武俠傳奇小說僅能在名義上免掉大家的指摘，那是無足可貴的。不過「克爾的私生子」之所以被賞識，實因它是「此類小說中之最佳者。」同樣的讚美給予了「英國的武士」，而「白澤倫」一書，牧師則宣稱，是快樂的寶庫，和消遣的源泉。

「老實說吧，說空話的人，你聽我告訴你，就文體來講，這是在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書。在這部書里，描寫着武士們的吃與睡，臥死在牀上，死前的遺囑，以及其餘的這類書籍所缺少的許多其他的事蹟。」

但是西萬提司的重視最好的武俠傳奇小說，在他常常把武俠小說的名字和荷馬與魏吉爾 *Homer & Virgil* 的詩篇混爲一談的習慣上，即可以獲得一有力的證明。所以當吉訶德同潘則在日瑞那山 Sierra Morana 中的荒郊上居住着，並且教訓潘則的時候，他引証了烏里細斯 *Ulysses* 爲謹慎與忍的典型，恩尼斯 *Ennis* 爲虔誠之子和老練的艦長中的最偉大者，而亞馬底斯 *Achilles* 則爲「北極星，晨星，爲愛情與俠義而鬥爭，我們所應當楷模的勇敢而多情的武士中的魁首。」假使一部書，它是如此勇敢的一個富於創作的想像力的嘗試，只以命意不高，而所得的榮譽，反不在一個清道夫之上，那實在是一種奇事。原因是這樣：書的內容太雜，方面太多，各種趣味，各種信仰，都要在裡邊佔一席之地，全書的精神乃一極深奧的諷刺，所以讀者鮮能窺其堂奧的。它好像一個深不可測的蘆葦，離地平線越近的地方，反倒越能發見好的寶藏。一切的諷刺，是在批評人類的不完整的理想和理論，批評的方

法，並不是拿更不完整的理論和理想來代替，而是在默然加以注釋，按照正確的理论，把人生的實況開列出來的。諷刺大師即是宇宙的統治者；人都有享受清查人生實況的權利。人類中愚蠢乖戾的份子，常常設法羅列種種人生實況，以附會他們自鳴得意的理想。一個嚴肅深沈如西萬提司的人，一定會知道人生的實況，決不能與他們不正確的理相符合，他們也決不能服從批評他們的人們的命令，讓他們說話才說話，這也是他們所不能滿意的。他們突如其來的，將人類秩序井然的計劃，給攪亂了。他們是罪不容恕的，因為許多自詡謹慎小心，可免驚嚇的人，也不免受愛與死的驚擾了。

乍一看，誰都可以看出「吉訶德」故事諷刺的所在，對於它的明顯的諷刺，且發生了興趣。這位荒謬絕倫的老先生，想把他那些古怪的理想，風行在這個擾攘，自私，庸俗的世界上，就是讓最愚昧的人看來，也要說他是一位滑稽的人物。但是仔細一想，我們這種浮淺之論，就有些不妥了。一切的道義和一切的慈善，不正是吉訶德的美德嗎？究竟著者意思是在說世界是對的，而設法使它更進一步的人們是錯的嗎？假設這正是著者的意思的話，那末在人生的旅程中，我們越來越喜歡吉訶德，結果我們對他起了一種無限的愛戀和景仰，這到底是有什麼呢？批評是可東可西的，而我們笑容滿面所頌揚的事情正是世界的衰點，這是可能的嗎？

西萬提司著手著作他的吉訶德故事時的一種奇蹟，就是他的無上的忠實與坦白。他不會敷衍塞責。他理想中的世界，或者可望實現，可是這個世界中的一切安排，却被瘋漢給攪亂了。於是失敗接踵而至的，追隨着這位可憐的吉訶德先生，而他又得不到大眾的援助，超脫了他肉體上遭受的災難。「拿我當材料而從事寫作的人，」在吉訶德同薩木遜(Samson)的辯論中，他憂傷的說，「很難博得大家的歡心的，」薩木遜從他那里所得的唯一的安慰，是愚人的數目無窮無盡的，而吉訶德先生的第一部探險故事却把他們都哄得歡天喜地。就拿這些

冒險事蹟中最早的一樁從壓迫者手中救出名叫安諾司(Ancos)的小孩子的事，作為西萬提司少到的待遇的榜樣來講一講吧：當吉訶德第一天行俠作義，尚未帶着風從，單身匹馬的離開旅館時，他聽見了附近叢林裡有訴苦的叫喊聲，他感謝上帝賜予他這樣早的一個服務的機會，於是他便撥回馬頭，來到了他發見一位農夫正在痛毆一位男孩子的所在。吉訶德拿出他的武士派頭來，直呼農夫為懦夫，要和他決一雌雄。農夫被他的奇異的像貌嚇住了，便向他解釋道，這位小孩，是他的僕人，因為他不小心，每天給他丟掉一隻羊。結果，這事就這樣解決了：農夫把小孩釋放，允許把欠薪償還他；於是武士便喜欣的走開了。然後農夫又把小孩用繩網起來，比以前鞭撻得更厲害，最後農夫把他放開，告訴他去找他的恩人求救。「孩子就這樣嗚咽着走開了，可是他主人站在他身後大笑不已，勇敢的吉訶德，就這樣的正了不平。」日後，當武士和他的恩從在荒原上偶爾被一群人圍繞的時候，這孩子又出現了，吉訶德便敘述他怎樣拯救了人的故事，作為武士道賜予人間的恩惠的一個說明。

「閣下所說的話，誠然不錯，」孩子說，「但是事情的結果，和閣下想像的，恰巧相反。」「怎末恰巧相反呢？」吉訶德說，「那末他沒有給你工錢嗎？」「他不但沒給我工錢，」孩子說，「而且當閣下剛剛走開——樹林里就只剩下我倆了——他又把我網在那棵樹上，用鞭打了我無其數下，直打得我皮開肉綻，就像聖巴索羅廟(S. Bartholomew)一樣了；並且每當打我一下時，他說些不三不四的話，來嘲笑閣下；假設我疼得不太要命的話，我聽了他的菲薄的話，就會笑起來了……這一切的事，閣下應負全責，因為假使您好好行您的路，不去管人家的閒事，我的主人或許打我三二十下就夠了，然後也許把我釋放，把欠我的錢清還我。但是因為閣下辱罵了他，所以他怒不可遏，又因為他不能向你出氣，才把我打了個落花流水呢。」

吉訶德悻悻的認了錯，並且承認他應當把「小人之言不可信，」

這句話牢記在心頭。但是他答應安諾司，將來一定要給他報仇的；聽了這話，孩子又害怕起來了。「天啊，俠客先生，」他說，「你要是再遇見我，看見人家把我切成肉丁的話，請你也不要救我，幫助我，讓我受罪好了；因為痛苦無論多大，也不會比閣下帶我的忙後，所受的痛苦更大呀！您，連世界上所有的俠客們算在一起說吧，願上帝懲罰你們！」於是他跑開了，吉訶德聽了他的故事，很覺慚愧，所以其餘的人，都很當心，不敢當場發笑，恐怕使他無地自容。

在這個故事裡，西萬提司一再喚起讀者的注意：那打不平的人，在這個世界裡，決找不到成功或讚美的。誠如查李士蘭姆（C. S. Lewis）所述，紛至踏來加在這位溫厚英武的武士頭上的侮辱，幾乎要使讀者笑不可仰呢。他被人家牽打，腳趾，牙齒也被敲出，可是他還自加寬慰的說，這些磨難，是行俠作義的人所不可避免的際遇；他臉上塗滿了污泥，可是對於嘲弄他的人們對他所施的輕蔑，還予以恭而敬之的答謝。當他騎着馬在旅館門口巡邏，保護着正在熟睡着的人們時，那位不辭勞苦的女僕瑪利唐娜，把他的手拉到二層樓的窗子上；也可以說是頂樓壁牆的一個圓洞裏——放下一個愈抽愈緊的活結圈套，繫着他的手腕，却把繩子牢牢的綁在頂樓內的柱子上。在這種他的馬只要一動，他的胳膊就有繼續，吊在那里的危險的姿勢下，他一直站到天亮，恰當其時，四位旅客來到旅館門前扣門。他馬上向他們挑戰，說他們無禮，不該攪擾他所保護着的，正在熟睡的人們的。就是愛護吉訶德的公爵和公爵夫人，也極願開他的玩笑。當他受公爵及公爵夫人招待時，他的臉全被夜間放進他寢室內的可怕的蜘蛛抓破了。他家鄉的親友，來得比較客氣些，但是他們帶着他回家穿過村莊時，却把他當做一隻野獸放在一個架在竿頭的鳥籠裏，好博得觀衆的讚賞，可是他還以為，「因為我是世界上的一個新武士，而且是復興武士道的第一人，所以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使人開心的新花樣。」他的勇氣克服了一切的不幸，他的心情平靜得像晴朗的天空。

但是吉訶德——也許有人反對——是發瘋了。這裡西萬提司的諷刺，更進了一步。吉訶德是一位高傲的理想者，他觀察一切的事物，是靠他的傲慢的成見的。每個女人在他看來是美麗可愛的；每種事情在他看來是值得注意的；每個團體，甚至旅館中的旅客們偶然的聚會，在他看來，是建樹在互相尊敬與互相體諒的嚴格法則之上的社會法團的。他就拿這種理想來決定他的行為，所以他受盡折騰，也不免被人嘲笑，但是他的那位名叫散諾。潘則的扈從，却是一位徹頭徹尾崇拜現實生活的人，他喜歡吃與睡，他用平凡的眼光來觀察現實的世界。也許人家想，散諾是一位神志清明的人，他的行徑，無疑的證明了他主人是步人歧途了不，一點也不；散諾本人的瘋癲，一如其主人。假設他主人是被幻想所迷惑的話，他就是被平凡的意識所顛倒了。這事在「島國」一問題中即可見出：當吉訶德回到他的王國時，島國的政府，就委托于散諾了。散諾馬上看出他主人是一個誠實不欺，而非自私自利的人，所以凡是主人告訴他的關於島國的事，他都很相信不疑。他對於計劃島國的治國安邦的事業，却是笑費苦心與審慎的。有時他極力主張他是一個十分不合乎總督身份的人，他的妻也不配做總督夫人。有時卻又極力承認許多比他能力更差的人，却做了統治者，並且食必珍味。以後他聽說，假設島國不能到手，大陸上的土地，也許賞給他一塊，因此，他又立刻決定了他的領土就要位於海岸上了，他可以從事將居民賣為奴隸，藉便發筆橫財。這並不是西萬提司對於散諾發了瘋所下的解釋；而散諾的發瘋，在這部小說裡，在在那可以得到的暗示的。「天哪——理髮匠對散諾說，「我開始在想你該到島籠裡陪着他（吉訶德），你和他一樣的着了魔，他給你的希望，深深印在你的心頭，那末你所傾慕的那個島國一旦迷着你的心，悲慘的時光就要來到了。」

所以主僕二人，據鄰居們看來，全都發瘋了。但是書內的智慧，大半是屬於他們兩人的，並且當他倆誰也不說話時，這書就索然寡味

了。此點在書中一再陳述着與說明着。有的時候是武士，有的時候是
愚從，他兩人的談話，使聽衆感到奇怪和驚異；所以我們如果能夠說
出這話聽明，公正，答覆的話時，我們也就有變成大傻瓜的危險了。的
確，這部書是趣話的樂園；一切談話的資料，都翻新花樣的在這裏表
演一番。戲劇的背景——本書命意之所在——是永遠不會忽視的；這些談
話資料是如此生動有趣，雖無戲劇的背景作點綴，趣味稍繁。然亦不
難放一異彩。當吉訶德考慮他要求和某基督教徒或異教徒國王的美麗的
女孩子結婚的時候，什麼能够比他對於血統問題所發的議論，來得更
巧妙呢？「血統可分兩種，」他說，「它的不同之點是：有的人從前
不是現在的血統，有的人現在不是從前的血統；如果這一點弄清楚了
，我可以證明我是那些出身高貴人們中之一，這樣一來，國王——我未
來的老泰山——一定會滿意了。」或者什麼能够比散諸辭去總督的職務
時所作的報告，來得更聰明呢？「當我見到這個島向它的街道，房屋
，以及屋頂上的瓦礫，都好好的和我來到時不差毫絲的時候，我就悄
然於昨晨離開此地了。我未曾借到任何人的任何東西，也沒有交結下
牟利之輩，並且雖然我想指定幾項富國利民的法令，可是一項也未辦
到，因為恐怕沒人肯遵守，這和不指定法令完全一樣的。」許多聽到
他倆的流浪的故事的人，都爲他們談話的魔力所迷惑了。不但這樣，
而且這兩位流浪者所居住的理想世界，也在証明了是如此的動人的。
他們想像的感動力，是如此強烈，所以在這個故事尚未述完，上自公
爵夫婦，下至村夫庶子，都拋棄正業於不顧，而爭相來做欺騙的事情
，成爲吉訶德的理想人物。並沒有巴拉塔利亞那末一個王國，但是知
道散諸的人，都願意看一看他如何來處理總督的事務，所以，公爵爲
了這個目的，便把一個村莊借出去，必要時並派官吏維持秩序。在這
種情況下，吉訶德和散諸的幻想，幾乎就成爲事實了，然而吉訶德的
幻想，終歸爲一場空歡喜。

在這個故事裏，沒有比武士和愚從中間所發生的愛戀和相互的讚

美，更爲動情的了。他倆是你恭維我聰明，我誇讚你博學，雖說談吐
生風的吉訶德，不斷的埋怨散諸好說些閒言廢語。他倆是在爲感化的
，武士執意要用平等的禮節來對待愚從，而可憐的散諸始終聲明，世
界上的政府，並不是都能把他從他那可愛的主人那裏把他引走的。那
末我們對於這兩位口說蓮花的瘋漢，將作何感想呢？他們的創造者對
於他們將作何感想呢？吉訶德說，「美有兩種！一種是屬於精神的，
一種是屬於肉體的。精神的美，是以智力，貞潔，美行，優容，和禮
貌超常的；而這一切的美德，也許是屬於一個其貌不揚的人……散
諸，我確知我並不美貌，但我也知道我並非其醜無比，只要不是一
個妖怪，那就够得上一個有體面的人了；如果他據有我所說的那些精
神上的天賦，他也許受人崇敬。」有時武士要是犯起瘋來，他差不多
就像凶神附體了。所以當着女牧師們招待他的時候，也許是出於感謝
之忱吧，他力排衆說，盛讚女牧師們的儀容和名，他又發表了一段
奇特的感謝的談話：

「大體來說，受惠的人遠不如施惠的人；上帝之所以高於一切，
就是因爲他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施惠者；人類的贈予，不如上帝的贈
予，因爲人與神間相距太遠：人類贈予的褊狹與缺陷，全仗感謝來補
救。」

這種癡狂的論調，實不多見。安圖尼歐向喬裝以月武士而擊倒吉
訶德的桑木遜喊到：

啊，先生，您想把世界上這個最可愛的瘋漢，變成一個神志清明
的人，但願上帝原諒你這種過錯！治療吉訶德的瘋狂所得的好處，絕
對趕不上他的幻想生出來的快樂，你明白嗎？」

假設不是由於吉訶德的幻想，也不是由於散諸的癡狂，而是由於
介在疑信之間的一點愚念，整個的人類就變成癡狂了，那可怎末好呢
？全人類的天性中，都沾染了些吉訶德的氣質，他們不見得能够追隨
着以往的事物的趣味與風尚，設非突如其來的來了那末一個他們感到

無趣的問題。他們是固執一己之見的，而這種一己之見，是堅不可破的，他們都了解散諸的心情，當他說：

「我會聽到傳教師講道的時候說，我們應當而且只應當敬愛上帝，不要知難而退，不見見利思遷。可是我呢，因為他（上帝）幫助我，所以我也愛敬他。」

吉訶德和散諸兩人的心情，似乎不同，前者是傾向於光明的人生，後者是傾向於享樂的人生的。那種心情也難見出是至美至善的。一個耽於墮落的散諸心緒的人，一定是一個流氓，即便他的行為端正，也不免是一位可親可愛的流氓。一個俱有吉訶德心緒的人，差不多就像一個聖賢了。米里堂特教堂的聖徒們，在拉曼察武士的品性上，決

找不出曖昧不明的地方。西萬提司之編纂吉訶德的行為的記載，對於賢德的品性，不但是一偉大的貢獻，抑且是一絕好的評價。對於此點，有些聖徒或者比吉訶德更為明白。他們一定能夠發見出本書中宗教的中心思想，不像世人却因迷信宗教，而反忽略了它的中心思想。他們一定也可以知道，丟掉性命的人，也可以將性命挽救回來；此外他們也不難得知，為什麼散諸願當傻瓜，而吉訶德和景仰他的人，却是多才多藝的呢。最重要的是；他們之所以欣賞吉訶德的不幸的際遇，實在是因為他們不像那些盲目崇拜聖賢的羣衆，他們並不知道他們所採取的行為，乃是輕蔑的行為，而基督教乃是在馬槽內培植起來的。

中國文藝訂戶注意：

凡訂閱中國文藝者，請直接向「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華北文化書局」直接辦理，以利進行爲荷。

中國文藝投稿注意：

凡投寄一切稿件，請直接寄「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本刊編輯部」，以免延誤。

讀「母女」後

威立

載中藝第四卷第一期卷作

我從來不會熟讀過一篇作品，像讀「母女」這樣的感動着，不知「母女」的裡面，蘊藏着多少熱與力，牽引着我，反復的讀了好幾遍，每一次讀過以後，我都是在默默的想——想——這個真實而熱情的故事。

一個不太惹人注意的標題，清淡的鋪展開來，清淡的結束下去，而故事的情節却是這麼有力的感動着讀者的心，在作者的風格和筆調上來說，是十足的受着西洋文學的影響，許多的地方，具有着像翻譯出來作品的風格，然而在我讀起來時，却覺得別有一番美感，它——「母女」——之所以使我愛讀的原因，我以為是A：作者真摯的寫出來，在困苦生活中掙扎的女性，精神與物質上所受的苦痛，及她們那種希望的渴求，和苦幹及努力的精神，會使我們必然的感到同情。B：忠實的剖露給我們的是那偉大的母性愛，純真的女兒心，真切的呈現在我們的眼前，這是不可否認的——人間一種不可泯滅的力量！C：故事由潛伏着一腔屬於忠實的作者所持有的熱與力量，使全篇中充滿了「愛」的氣氛，這會深深地感動了我們的心靈。我想會有些人和我具有這樣同感的。

我覺得沒有人是那麼真摯而深切的愛我們，像母親那樣，同時，我們的前途和幸福，除去我們自己之外，那只有母親是最關切而注意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做兒女的人們，也永遠不會輕易的忘記了她們的慈親，在「母女」的裏面，有許多的地方顯示給我們：

「回童年時期，沒見過她有一刻的安息，她是一位顧高的女人，因為常年的俯在洗衣盆上，背已經駝了……」「半夜醒來的時候，從燈光暗黃的廚房裡，常傳出熨斗擊木板的聲音，謀生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這個把一個為生活而勞碌的女人，寫來是多麼實在

而逼真。

「我大了，可以幫助母親工作，但是她不讓我去作，「不，」她說「我不願把肥身摧殘了你的手，如我這樣的，你念你的書，作一個現代的少女，我作我的事。」」除去母親能這樣體貼與希冀兒女，別人能會這樣嗎？「整套的衣服，過時的花紋和掉底的鞋子，她們叫我「一朵最後的夏天的花。」媽，我不能再回去，高中不是為窮孩子預備的！」當黛麗從學校受着一種不平的恥辱後，她是覺得「窮」，是如何的痛楚和羞恥呀！

「你真是庸人自擾，我不信我們買不起書！」

「媽你是說可以有新衣服嗎？咱們有那麼多的錢嗎？」我懷疑的注視着母親。

「我想可以，黛麗，我願盡力使你免去在人前受着訕笑。」

第一年我在班上考好第一名分數單回家時，母親疲倦的眼睛光亮起來：「有這樣的好成績，將來可以找到一個好職業。」……

她不很健康，第二年的夏天，她還頑固的在炎熱中工作，「妳上學需要錢的。當我勸她休息時，總是這樣堅持的說……這些不能不說是母愛的流露吧？困苦生活中掙扎的期望吧？」

當黛麗認識柯瑞時，她的母親問着：「你怎麼認識的？」

「下大雨的那天，他讓我坐進車子，所以我的衣服沒有淋濕。」

「他有錢嗎？」「我想他很有錢，住着華麗的屋子，念着大學。」

「他愛妳嗎？」「他愛我。」

「那不能表示一個男子喜歡你，黛麗，」她鄭重的，「小心妳在她面前的舉動，男人永遠不願和放蕩的女子結婚。」

「我也許再看不見他了，」我沮喪的，「他因為我拒絕他底吻，生氣了！」

他一定回來，你這樣就對了！「黛麗在母親的愛裡，不是放縱的一個女孩子，由此我們知道，她的母親是怎樣注意她的未來，令她小

心着這現在。

「不，我不，我窮就窮吧，不要別人給我衣服……」……

「媽！我哭泣中突然的一聲，你怎麼偷東西？你怎麼當扒手？」

黛麗，唯有這樣你才能穿美麗的衣服，」她吞吞吐吐的。

「我不要這樣來的東西，你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來。你葬送了我的一切，你毀滅了我底生命，你怎麼作出這件事。」……

「黛麗，沒有我你別回家呀！你不能住在這裡，她尖聲的喊起來：『沒有我你怎麼辦？』……

我要到一個地方去，在那裡沒有人知道我的過去，」我的新生命就會開始了，我努力工作，節省金錢，不要放過機會……

「你真是一個好孩子，黛麗，你願意作一個好孩子嗎？我就是一個好孩子，我知道你和我從前的沒有多少分別了。」……由這裏，我可以見到作者把黛麗的性格，表現得是怎樣的崇高，一個少女的自尊和努力向前的情形，字裡行間，是深深的表露着，使我們稱讚着這樣上進的女性。可以做一般女性們的表率了！同時在這裡仍然在顯露着一棵慈母的心！

「德隆，別太糊塗了，」……「你想我們家裡能有個賊嗎？」

「我不是賊。」「我不是，我底母親拿的東西，我一點也不知道，一直到被捕的那天，但是，她爲我偷竊，並不真是賊，她爲我偷竊，因爲她愛我，……」

「要知道，有時『愛』會使人作出奇怪的事來……」

「因爲我愛他勝于愛自己……」

一年以後，我和母親住在平靜的古城裡，我有了職業，租了一所安靜的房子，顧一個女僕洗衣做飯，母親安閒度着日子，看得健康多了……這些愛的氣氛，充在人與人之間，的確，常常會有些事發生出來，不會使人想的到的，這一篇文章，不就是一个『愛的奇怪的故事嗎？』我這這樣的想着。作者的成功不會是偶然的吧！

拉·方丹 聞青

——十七世紀法國大詩人

拉·方丹 (Jean de La Fontaine) 以一六二一年生於香檳 (Champagne) 地方。父親是一個林員管理員。他幼時全是在他祖父的圖書室中讀到一點書。後來學神學和法律，便繼他父親去當管理員了。這時候他致力讀書和寫作。一六五四年他的「尤奴休斯」(Oenone) 的法譯使他成爲一個作家。到巴黎後，極受歡迎。就在那裡任到一六九五年。

拉·方丹的著名作品是他的「故事」和「寓言」。「故事」是從薄加斯，哈布雷，「七日談」的作品改編成的。「寓言」則是從時事和古書中取材，很機警，流麗，嚴整。他雖然用別人的材料，然而自己也有創造性。他能由故事和寓言的人物裡把當時的社會種種而相活潑的描繪出來。在「靈魂」方面他也善於寓意，含教訓于故事之中。

所以，一般批評家公認他爲十七世紀法國「寓言」形式的大詩人。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第四期

中國文藝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 版出日五月六年十三國民華中 •

我的建議

曹原

人意見列下

文協所提各項問題今以提綱挈領草將鄙

一、文藝方面

(一) 怎樣復興華北文藝

A (1) 純文藝刊物過少

(2) 刊物不能充量刊載

(3) 作品多過於粗

(4) 很少有重賞徵

求

(5) 作家彼此漠不

相關

B (1) 設法少出綜合

性刊物(不應

以營利爲本)

(2) 刊物應多大量

徵求和刊載

(3) 作家作品應慎重生產(不

應以名利當先)

(4) 設法維持或補助作家生活

(5) 設文學研究會供給作家參

考書及彼此琢磨機會。

(二) 對於青年朋友從事文藝生活

之要點：

(1) 莫以空頭作家爲目標

(2) 充實個人生活以得深刻之

認識

(3) 文學修養方面可大量介紹

各名家創作生活之經驗可

本期目錄

筆的座談

我的建議

曹

原

如何推進華北文藝

蘇

茜

如何推進華北文藝

青

白

一點意見

劉

銘

會員消息

劉

分

特 載

世界文學往來

言

容

得寫作之基礎。

(4) 寫作並非易事青年朋友自

擬定時間從事練習並無相

當方法於現教育制度下來

給青年朋友適宜辦法。

八七

如何推進華北文藝

蘇茜

出叢書是推進華北文藝之密訣
發空論是毀滅一切生機之根源

中國現在的毛病就是說而不行，是誰都知道的；中國還有那麼一肚子窮腦筋，實在太難改變，不用說馬上改，就是很大的鞭子打在上面，也很難有些動彈的，這也是誰都知道的。知道是知道了，還是不改，始終是這套固執。如果上一代的人如此，還不要緊，青年人如果再不這樣，那麼中國民族的前途，恐怕就太不可救藥了。

這次華北文藝協會，冒著凛冽的朔風成立，真是華北文壇上射出曙光了。值得大家鼓舞歡欣，歌唱頌揚的是：他願實際的幹幹，要充實起華北文藝的內容，要擔負起華北文藝的使命；要指導愛好文藝的青年，走上正路；而且要如何推進華北文藝。

華北文藝的推進，絕不是發空論能推進的，但並不是把一切議論隱藏起來，他應當以論為原理原則的根據，依據這原理原則去真正做去，那樣華北文藝的齒輪，會自然推動起來的。

既要推進華北文藝，先看看華北有什麼文藝，假使華北沒有文藝，這豈不是發空論，沒離了說而不行的劣根性嗎？假如有文藝，那裏的方面與首的方面，又是如何呢？所以個人覺得：推進華北文藝的，唯一密訣，就是出叢書，叢書的數量固然是多多益善，但不可不顧及質的審察。如果華北文協能馬上負起這重任，華北文藝的前途，也許能散佈幾點星光，去指示愛好文藝的青年。

華北文壇一向是沉寂的，愛好文藝的人住在這塊地上，一定會覺得彷彿是一個在沙漠中旅行，是怎樣口渴啊！尤其是事變以來，更是沉寂得好像是冬天的深夜呢。我們祈禱着華北文協打破這岑靜的氛圍吧！

如何推進華北文藝

青白

我們想要推進華北文藝，必要審視一下華北文藝的現狀如何。現在華北文藝，在從事文藝的人，都不能忠實其藝術；在欣賞文藝的人，都不感覺文藝的需要。所以，我們要從作者與讀者兩方面推進華北文藝。

(一) 從事文藝者的方面：因了稿費低廉，而生活程度過高；故從事文藝寫作的人，便不得不兼別的事做，而不能專一的忠實其藝術；或者就成為多產作家，而有千篇一律之感。所以要推進華北文藝，先要使從事文藝的得以維持生活，簡言之，即提高稿費，但提高稿費，必要使刊物暢銷；欲使刊物暢銷，必要作者追求文藝的高價值，使讀者感覺需要。故從事文藝的人要加努力。

(二) 欣賞文藝者方面：右推進華北文藝，必要使讀者對之發生興趣，而感覺華北文藝的需要。我們分兩方面推進，簡述於下：
一、在質的方面：現在的刊物，多過重於三種材料，即電影、戲劇、戀愛。而對於現代社會的情況及改善，沒有過問。文藝的範圍也未免太狹小了。所以我們要擴展現代文藝的範圍。

二、在量的方面：現在華北文藝太貧乏了，只不過幾位有名作家整天操筆，所以我們欲推進華北文藝，必要使許多愛好文藝的人甘心從事文藝，欣賞文藝的人情願手不釋卷。這樣，必須在量的方面增加寫作，可以多收容作品；一則從事文藝寫作的人的作品能發表，而增加寫作的興趣；一則欣賞文藝的人可以鑑賞很豐富的刊物。

目前華北文藝應注重「為人生而藝術」的方面，從前歐校(厲文中學)有二會——文學會與化學會。化學會會長會說：「文學會說：『文學——沒有用的東西！你們文學會所說的文學，能拿文學抵抗飛機大炮嗎？』的確，文學不能。但是，我們知道科學有科學的價值，文學有文學的價值。科學的賜與是形式的外表的；文學的賜與是精神的內在的。

目前戰亂之中，當然科學為人們所重視，而文學便沉默了。其實這是從事文藝的人的謬見，我們應該振作起來，我們要知道許多遭受戰爭，匪擾，而流亡失所的人們，都祈望着救濟與同情。這不是目前華北文藝的責任嗎？所以在戰亂之時，文學的責任更重大。已往的沉默，要歸罪於從事文藝的人不景氣，並非人們不注重了文藝。他們都渴望着呢？

創作的體裁當然要短小輕鬆為佳，如短篇小說，散文，小品，幽默文字更加主要。大概欣賞長篇大論的，已經不算多了。因為長篇大論，必在昇平時代，一般有關階級便可茶餘酒後來閱讀長篇大論。可是現在就不行了。因了時間，環境，各方面的限制，我們不得不供求此種需要的。

消息

會員耿郁溪君所作意可香，每日連載於叢報，因文筆幽默，頗受歡迎，現已彙訂，有單行本問世。

(坤分)

世界文學往來

言容

◇一九四〇年的幾種文學獎

一九四〇年，雖然在戰爭中；但並未使文學界完全凝凍。德國「國民文學獎」授與「法官巴都德」的作者漢斯·維納台耶，及「海的男」作者烏里西·桑達兩人。維氏生於布勒斯勞，本年三十八歲，為高等師範的教師，而以餘暇從事文學的寫作。

英國「赫塞頓獎」給與傑姆·蒲伯·亨尼希的「倫敦織物」一書。此獎的獎金百磅，獎章一枚。授給的對象為年四十一歲以下的英國作家；而能獲選的小說又須具有豐富的想像。

美國近來地方色彩的小說極為盛行，「卡爾·邦恩伯基獎」便給與此類作品。所紀念的邦氏為東南部的愛書家，此獎為邦氏的友人創設，每一年舉行一次。首次獲獎者，為「乘風而去」的作者瑪加雷·米琪爾女士。本屆贈給哈瑞里的「假裝之狐」。預選中的馬得瑞·金南·德玲斯所作之「一年畜」，亦是富有地方格調的作品。

法國的「貢古爾獎」因時局影響停止，「諾貝爾獎」至今亦尚無消息。而預做美國諾貝爾獎金的「皮利賽獎」，小說部分贈給約翰·史廷培克的「葡萄的渣滓」，戲劇部分授與威廉·沙洛揚作「我們生活的時代」。

美國藝術文化學院的「赫威爾小說獎牌」，贈與愛倫·柯拉斯格女士。此獎每五年頒給一次，過去獲得者多為女作家，有：瑪利·韋金斯·芙瀧曼，維維·凱賽，及賽珍珠等人。

◇慶祝與紀念的舉行

芬蘭名作曲家楊·昔白魯斯於去年十二月八日慶祝七十五歲誕辰。希特勒總統授與「歌德勳章」。昔氏以憶懷故國的文響樂「芬蘭之曲」著名世界。蘇芬戰爭之際曾一度喧稱在芬京赫爾辛啟為蘇機

中國文藝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我們既去醉心於文藝的人，愛好於文藝的人，那麼，就應當關心我們文藝上的事情，這樣，我們的文藝才會有新的創作出現，才會有莫大進步！

今將幾點管窺略書於次，以供研討切磋！

一，華北文藝的缺點：老實的說，華北文藝在近幾年來，大勢頗趨消沉，沒有幾篇過口的創作產生，沒有幾篇赤裸裸的評論，和極有力的論調。擺出我們的文壇上！——普通許多的創作，大概都是描畫些極通俗的家庭上的，或戀情上的——其餘沒許多的材料來寫在紙上，來給予大家一個冷靜的照映！——這是我們引為最大的憾事，也正表現着我們的極大的缺點！——現在呢，我們的文壇協會成立了，不但能促進我們的寫作與；同時我們從事文藝者的精神也要得到更行的聯繫！

二，最大工作：我們最期盼的，就是我們的協會，要抓着我們的使命，實際去進展，而莫向空談；否則亦等隔靴搔癢，一無成就！

意見點一

春銘劉

A. 小組舉行座談

B. 組織文藝批改部

以上所舉：小組舉行座談，組織文藝批改部及出叢書，都是更應着重於實際的事務，「小組舉行座談」，總比大組研究來得有益，第一即是時間的便利，一天的光陰，若是小組研究，大概總可得到一兩結果，若將一天的光陰拿到大組研究上，恐怕就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也未可知！組織文藝批改，比較組織文藝座談，工作更深刻一籌，座談僅不過是研究與聯絡，而文藝批改却更切實一點！「出叢書」以後的事務，最後我們將我們的作品披露出來，一方面可促進我們的文興，一方面亦可增進大眾的文藝涵養。

最後祝我們的協會，要邁着匆緊的步子，奔向我們的前程！

八九

空襲時炸死。

去年，英國詩人之父喬賽誕生六百年紀念，「康城故事」的俄語本譯本由莫斯科的國立文學出版所刊行。此書的翻譯，在十九世紀時吉培爾所編「英國詩人選」中，僅譯出「康特保萊」的序章一部分。此次，係由卡斯金與路莫合譯，包括序篇與二十四個故事的全部，共一萬八千行，並附加解說註釋。同時在國立外國文學圖書室舉行「喬賽展覽會」及「喬賽之夕」，卡氏講演喬賽的時代，與英文文庫的功績，及其作品歷史的價值等。

托爾斯泰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去年十一月在蘇聯盛大舉行。莫斯科美術出版社蒐集托氏的生涯事蹟，及關於托氏作品的批評，刊行極為華美的紀念刊。內中不僅載有列寧，高爾基，卡尼葉夫司基等人的評語，及當時名畫家雷賓所繪托氏的肖像；又收錄在一八五六年與岡察洛夫，屠格涅夫等文學家合攝的珍貴照片。

蘇聯於托爾斯泰逝世三十年紀念時，在莫斯科開幕了「托爾斯泰博物館」，蒐集托氏的文學遺產，肖像，塑像，及其他有關係之物品。並將各地文化機關所存之遺物亦移藏此館。如：莫斯科列氏圖書館，列寧格勒的沙蒂可文·西其德溫圖書館，中央紀錄保存局，或教育人民委員會文學博物館等處，所保存十萬頁以上的原稿及其他材料，均行遷入。其中有可以窺出「戰爭與和平」及安娜·卡列尼娜」的創作過程之印刷訂正稿，及四十八年間連續不斷的日記，書翰等。還有托氏夫人的日記，及屠格涅夫，費特寫給托氏的信三千封均被保存。

◇戰後法國文學界的甦醒

戰敗後的法國文學界，漸又有來蘇的趨向，布諾瓦·米西揚近在亞爾邦·米茲歇爾社出版小說「刈入」，係寫俘虜士兵的生活。米氏以前本為無名作家；但在大戰爆發前，於其所作的一德國陸軍史」中有一正確的預言」，始一躍而為文壇的名人。

法國現代最大的詩人保羅·梵樂希，於去年十月十四日起在巴黎再開始「詩的講座」。最初的講題為「言語」，強調言語的內容，是

在巴黎的美作家加德烏特·斯坦因，以破壞從來對話體的風格寫作小說，知名於世。近發表小說「阿伊達」一書，係以英遜皇溫沙公爵夫人為主人公的作品。斯氏現仍住於德軍佔領的法國境內。

◇戰爭文學的汎濫

德國出版關於此次戰爭的記錄作品極夥，較著者有：海茵·休勒西特與哈恩斯·里克合作的「死立在波蘭戰場的詩人」，及烏爾夫·布雷的「人與馬共」，里達墨夫斯其的「電擊戰進軍華沙」，與由外交部刊行杜因加所作的「死於波蘭，德意志民族的受難」，都是波蘭戰線的報告文學。此外屬於戰爭題材的作品，還有：費里司克·留希坎道爾夫的「一九四〇年的民族移動」，馬爾欽·拉休克的「橙枝」及威爾罕·佩達森的「死之舞」，亦都是優秀的作品。

近與女作家瑪爾達·蓋爾芬結婚的美戲劇家亞內斯特·海敏威的新作小說「死的鐘聲為誰而鳴」，係以西班牙內亂為背景，發表以來極為世人注目。

英桂冠詩人約翰·梅斯爾德，近將英軍自去春比利時之戰及由挪威丹達克撤退的經過，寫成一本戰記，題作「二十五日間」出版，內中包括照片地圖甚多。

美國林德伯夫人在歐洲出版「未來之波」，說明她對於這次大戰的觀感，是持了與一般美國人相反的態度；而與林德伯上校的見解相同。所以戲劇家巴特·夏烏西德對英廣播時，曾讚賞林德伯上校及汽車大王福特。

一九三七年曾以「西北之道」一書而命名的美作家凱尼斯·洛巴斯，近作「里維亞·維司韋爾」又博得好評。此書如米琪爾「乘風而去」以描寫南北的戰爭而受人歡迎那般；是描寫美國的獨立戰爭，被稱做「新的乘風而去」而轟動一時，發行時便賣去十萬部，打破空前的紀錄，亦是美國人好奇心的鼓動。此書敘獨立戰爭時，一個為小軍方面做情報活動的維斯韋爾的故事。

◇幾部流行的作品

義大利的女作家阿爾巴·德·賽斯蒂特的小說「誰也不能再返回」，自一九三八年末出版以來，不但在國內為最暢銷的書籍，在國

亦亦極盛行，最近已譯成德、法、英、日及西班牙、匈牙利、瑞典、丹麥等十一國文字。此書並非作者少女時代的記憶記錄，內容包括複雜的人生社會，所表現的人物性格，亦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出場人物很多，而每個人有個別的遭遇，走着不同的路；雖是表現着多樣的命運，而內中却有一個共通點，都慨歎過去的不可復見。義名批評家潘菲洛稱此書為多種生活的縮影。

美國讀書人俱樂部推薦的佳書，去年十二月份者為逃亡作家弗朗茲·威爾費爾的「被出賣的天國」譯。過去曾一度盛傳威氏死亡。但威氏去年終由波蘭的里斯明乘希臘船逃往美國，因此氏的作品在美異常暢銷。一月份推荐的佳作，則為美國沙洛揚的短篇集「我名亞蘭」一書，內容多為沙氏的自傳作品。

柏林德意志書店去秋十月出版德女作家伊娜·莎尼德爾所著小說「我等之友培克林」，係描出三個孩子眼中所見的世界。在社會上亦會惹起相當的注意。

二十世紀西班牙詩人加爾沙·羅爾克的作詩，在美很受歡迎，近譯成「紐約及其他」詩集，在美出版。

一九三八年，以三十七歲青年死亡的美特異作家湯姆·烏爾夫遺作「君竟不返故園」小說去秋在紐約出版，為長篇「蜘蛛巢與岩角」的續篇。因為這是作者的名字最後印在題頁上的一本書；所以為多數人注目。

美女作家養珍珠之妹柯爾利雅·司本塞，近始表明與養相差七歲的姊妹關係。所以如此，是要測量自己作品的價值，免得有藉了阿姊的盛名之嫌。作品「三姊妹」「中國商人」等，近年斐文藝學界，遂將此秘密公開；而作品益見暢銷。

德作家亨斯·格林所作「沒有土地的人們」小說，雖在一九二六年出版；但近來倍受社會推崇，希特勒氏目為那其斯文學的寶典。內容係寫德人往非洲謀生活的艱苦奮鬥與所受的挫折，代表德人對了國外殖民的憧憬，充滿深遠的人性，及酷愛土地的心情，多半又為作者自身的經歷。

◆作家的逃亡與被禁

中國文藝 華北文藝協會會刊

德軍施行電擊戰以來，歐洲情勢為之一變，不能容於那個環境的人們，遂多數向美國避難。去秋繼續逃亡美國的，有：美生物學者「百萬人數學」著者赫克班教授與其夫人愛尼特·琪亞爾斯博士，由挪威轉道西伯利亞，經一萬七千哩的路程回國。夫人為英籍的人口學者。

還有「封閉的庭院」及「地上的旅人」等小說作者朱里安·克林，為生長在法國的美國人，平生酷愛法國風物，長期居住法國。此次以不能容遂行返國。同行者有法作家塞爾·羅曼。羅曼的長篇小說「善惡的人們」現尚未完成。

以「猶太人朱斯」著稱的賴恩·弗利特望，開戰時即為法政府拘禁，法對德降服時，藉美國人之力，遂由尼姆斯斯附近的獄中逃出，改扮女裝，輾轉搭船抵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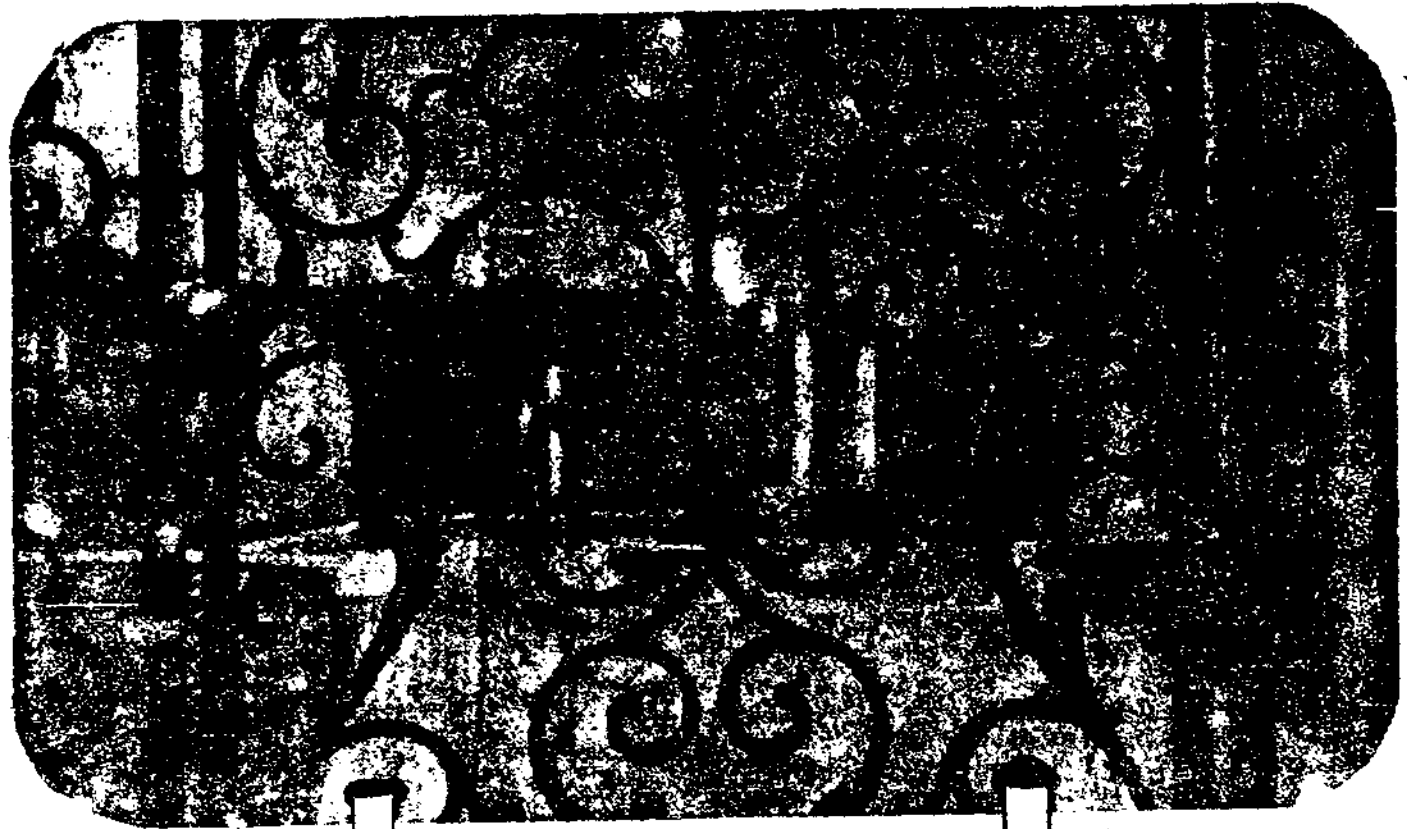
英著名幽默文學家烏德哈斯，去年在法為德軍逮捕，一度監禁在他的別墅內，後因判明當英軍退却時，他那美籍的夫人有利敵行為，遂押解德國，嗣後消息沈寂。近有明信片寄往美境出版家，說他無礙現拘留在上希里沙地方，在獄中完成短篇兩篇，長篇四章。他的俘虜號數是「七九六」號。

◆文壇上頹落的數人

德女作家安娜·馬利·凱賽，於去年十月間死於尼古拉湖畔。生前曾充新聞記者，作品有「燃起德意志的火燄」戲劇集，及詩集「肩起我們的旗」與短篇小說多種，所寫人物多為東部普魯士人的造形。德國去年逝世的作家，還有約瑟夫·龐田，作品多為萊茵區向烏爾加移民的命運的故事。本年一月約翰納斯·歌洛夫逝世，歌氏為德國現代著名的戲劇作家，作品屬於自然主義的系統。

法哲學家柏格森本年一月五日在巴黎逝世，享年八十一歲，柏氏為猶太人，當維希政府制定反猶太人法令時，曾擬對氏予以特別待遇，但經柏氏婉言謝絕。

法作家馬可·卡爾道因亦於本年一月初旬死於巴黎，年四十五歲。氏曾於一九三〇年及三一年獲得菲尼那與哥因格爾兩文學獎。



胃腸若素營養

食穀者生 失穀者死

吃飯是人生的要務，誰曾見過不
吃飯能活着的？

食物是仰賴着胃腸的消化，胃腸
消化機能健全的人，其身體自然也很
強壯，所謂「人是鐵，飯是鋼」，當
然三天吃不下一盤飯，兩天喝不下一
盃湯的，絕對不會有好體格了。

若素是營養胃腸的聖藥，常服若
素能使胃腸的吸收及消化機能健全，
身體獲得強壯，並且若素更對青年肺
病，老年衰弱，婦女小兒諸病都有特
效。

若素爲人類打開生之路，封閉死
之門，加福給你！

中瓶若素三百片

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北京東單新開路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

濟南營業所：緯三路九十七號

本刊廣告刊例

種 別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面
封面內面	70,00	40,00	20,00
目錄前後	50,00	30,00	15,00
封底內面	60,00	35,00	20,00
封底外面	100,00	60,00	30,00
普 通	49,00	20,00	10,00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面議，
 鋅版，銅版及木刻均由刊登人自備，
 本刊代為設計製圖不另收費。

本刊內政部登記証民字第八七號
 每月一冊，五日出版，每卷六冊，全年十二冊

中國文藝

第四卷 第四期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五日發行

編 輯	中國文藝社 北京西長安街卅五號
印刷者	武德報社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總發行	華北文化書局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一七號
分銷處	各地文化書局分局

• 本期實價四角 •

全年四元五角 • 半年二元四角

郵 費 在 內



品 牌 田

愛表斯

人生至高幸福

莫如身壯力健

欲獲至上幸福、唯有強化胃腸
 「愛表斯」即此強化胃腸之良藥
 純用維他命B複合體最多之啤
 酒酵母製品
 功能增加胃腸吸收機能、尤進
 全體細胞活力、一經服用、即
 能食慾大進、精神煥發、排除
 百病、藥力雄厚、四時宜服。

